

黃霖編著

文心雕龍彙評



上海古籍出版社

I206.2
H855-2

父心雕龍彙評

霖編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Q076/03

I206.2

H85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心雕龙汇评/黄霖编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6
ISBN 7-5325-4086-3

I. 文... II. 黄... III. 文心雕龙—文学评论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0361 号

文心雕龙汇评

黄霖 编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先锋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插页 8 字数 25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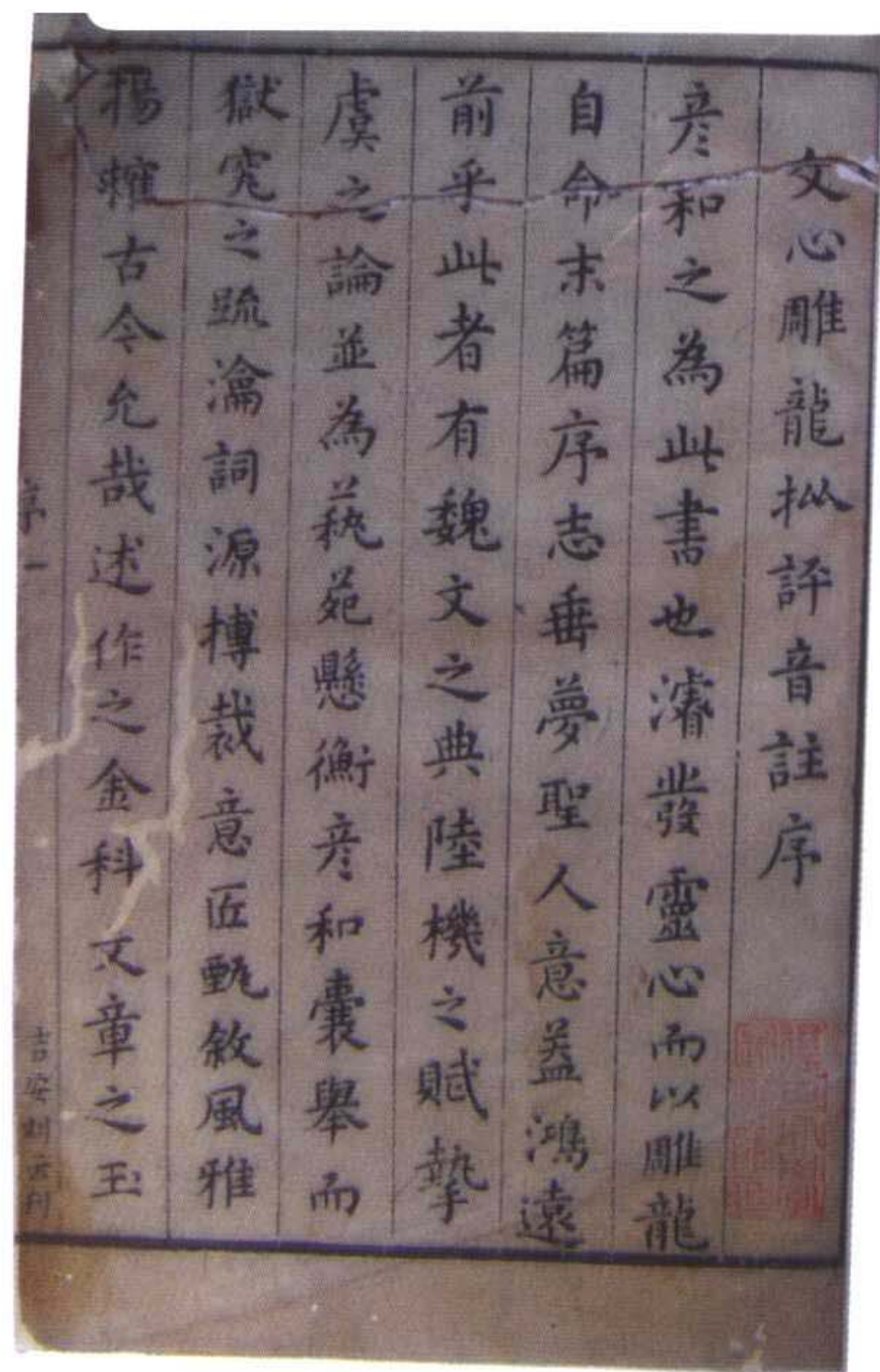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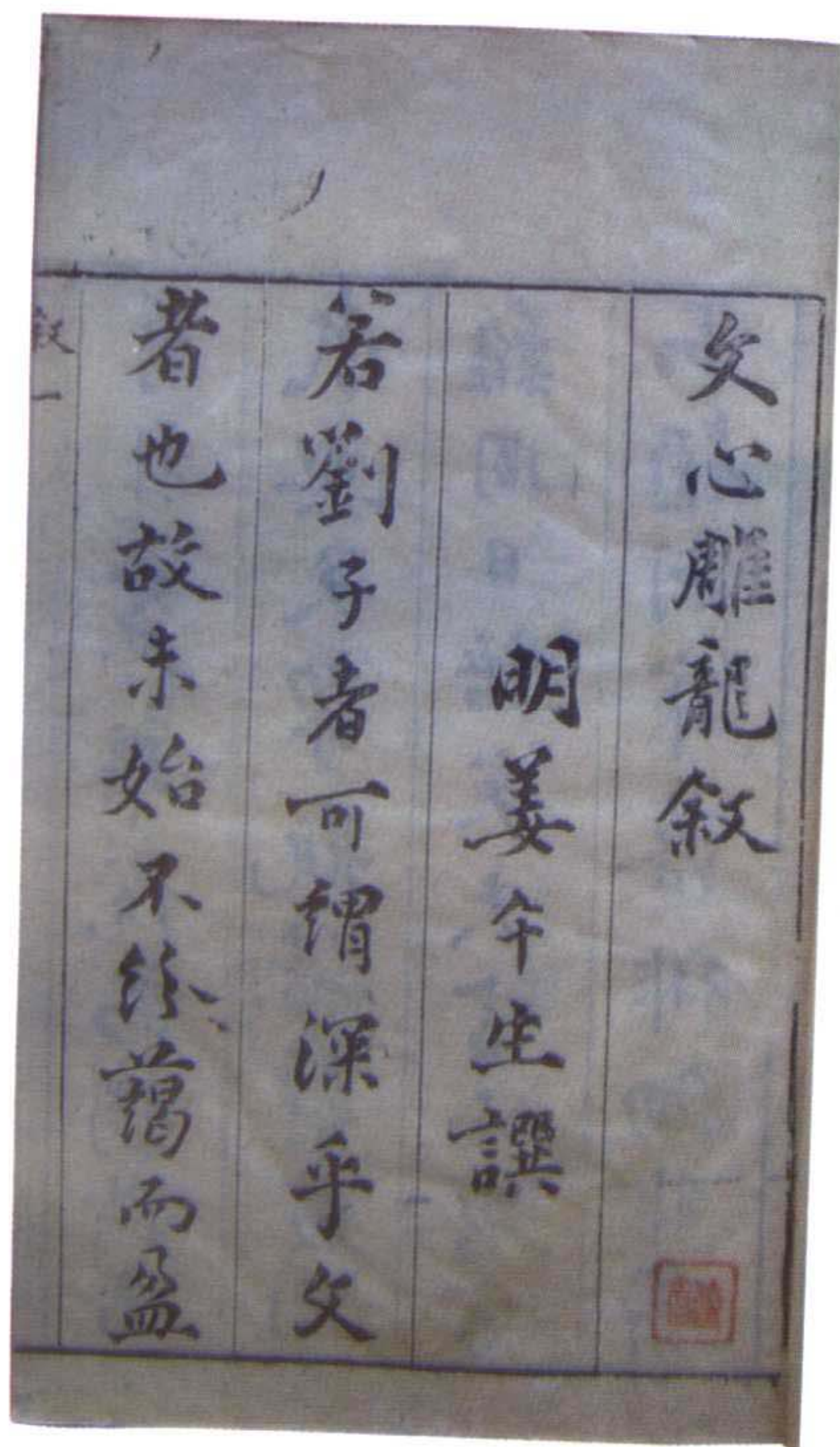
ISBN 7-5325-4086-3

I·1797 定价: 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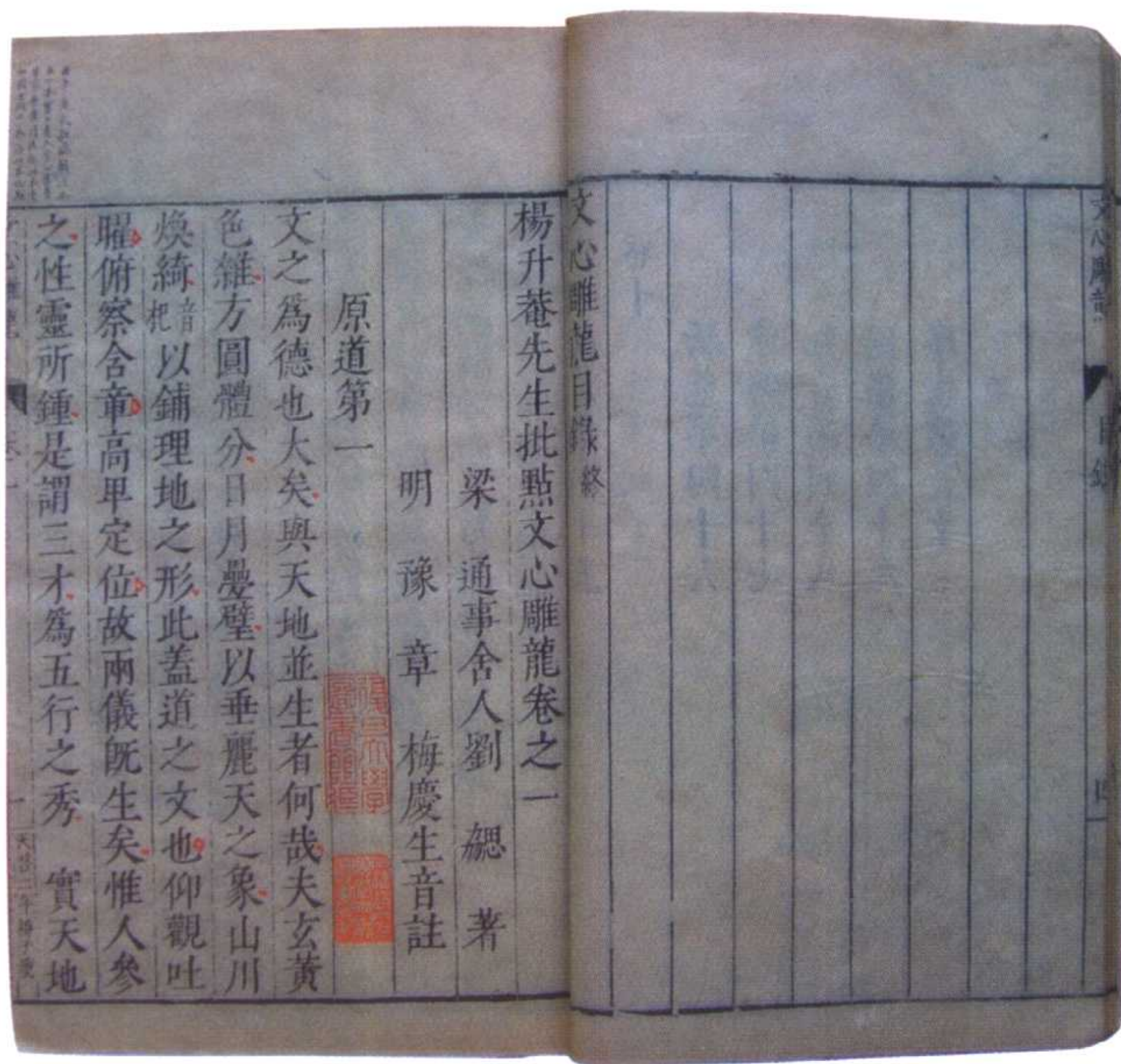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梅庆生万历己酉音注本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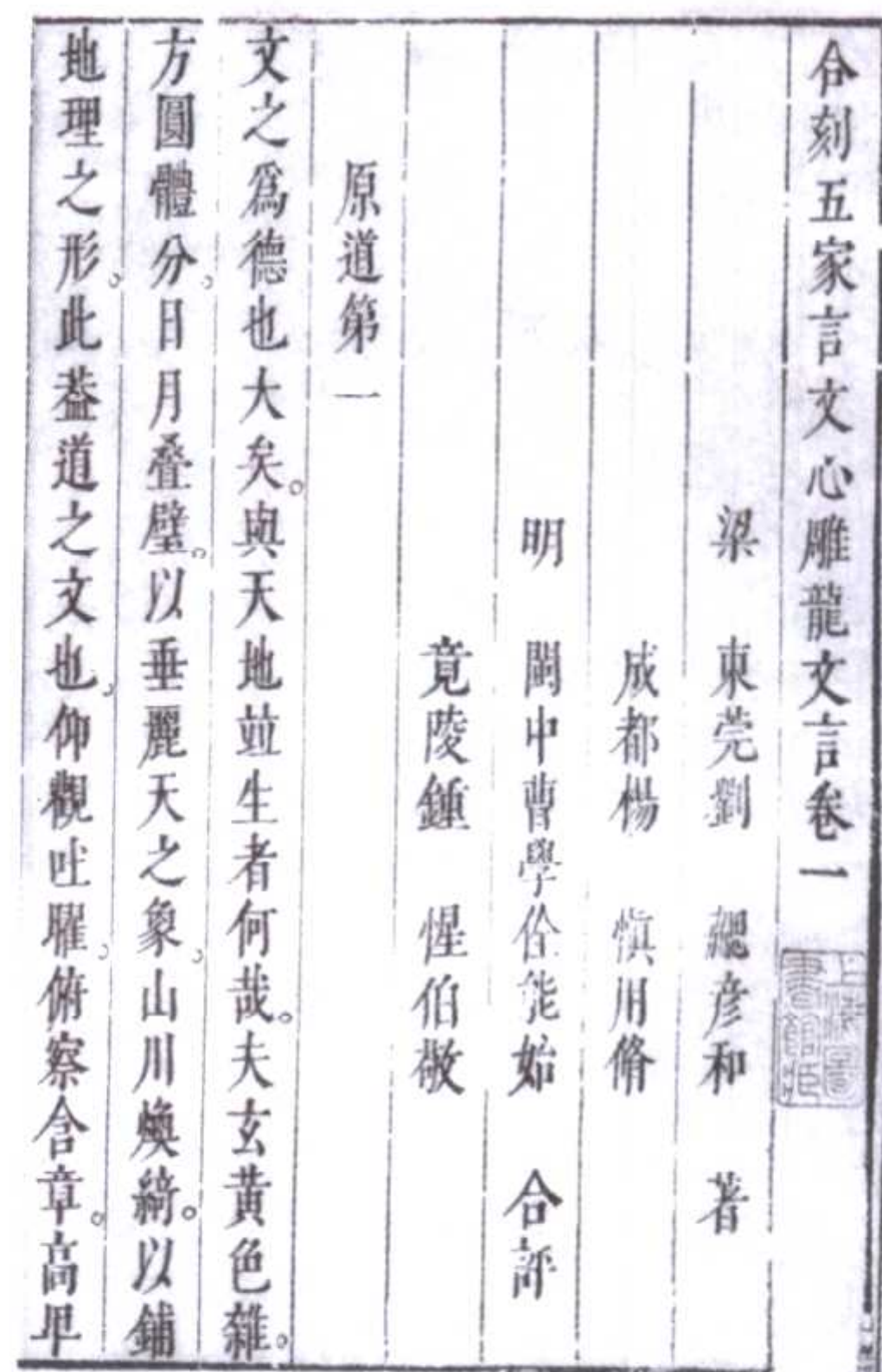
姜午生覆刻梅庆生万历音注本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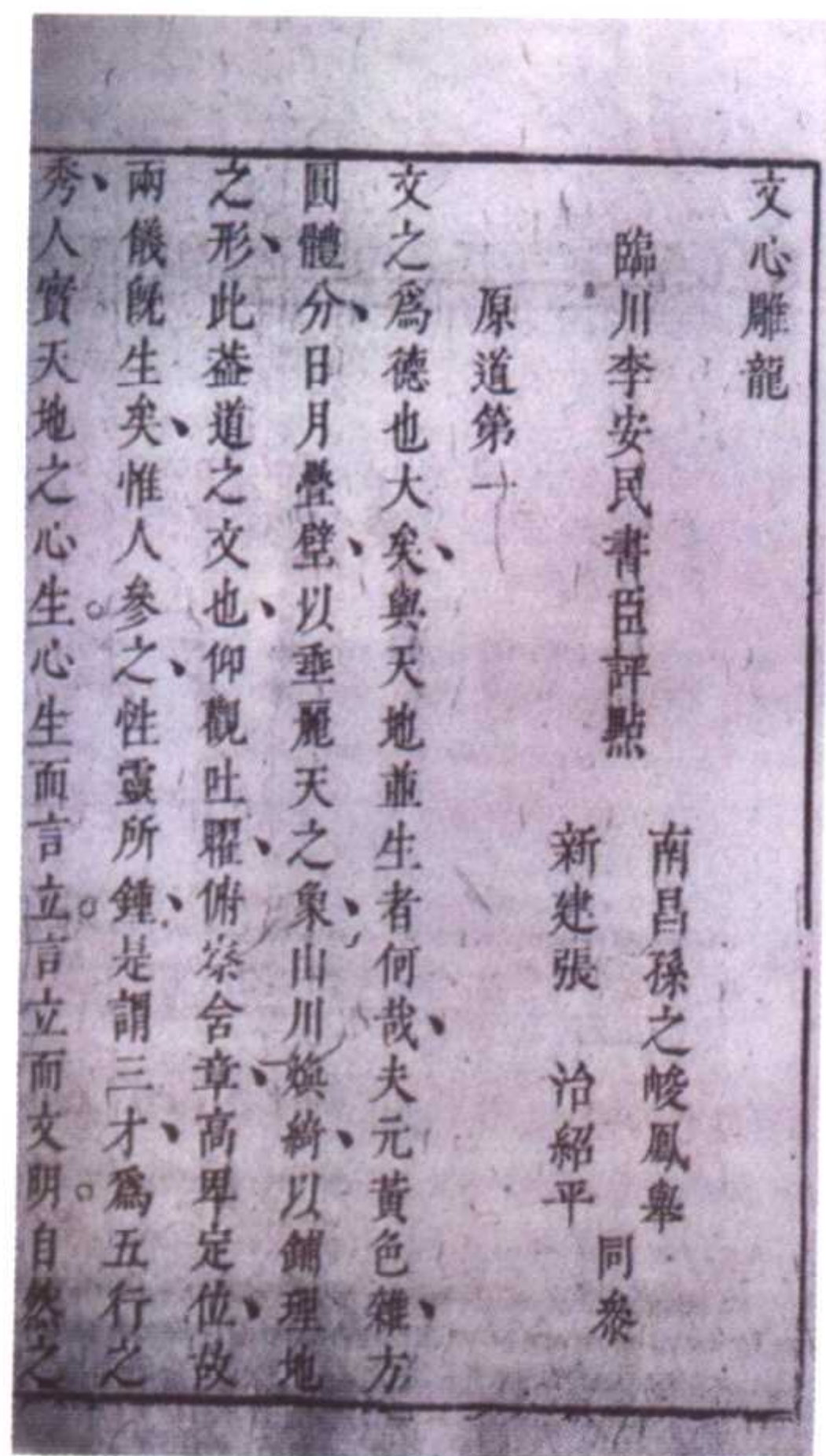
梅庆生天启二年第六次校定后重修本
《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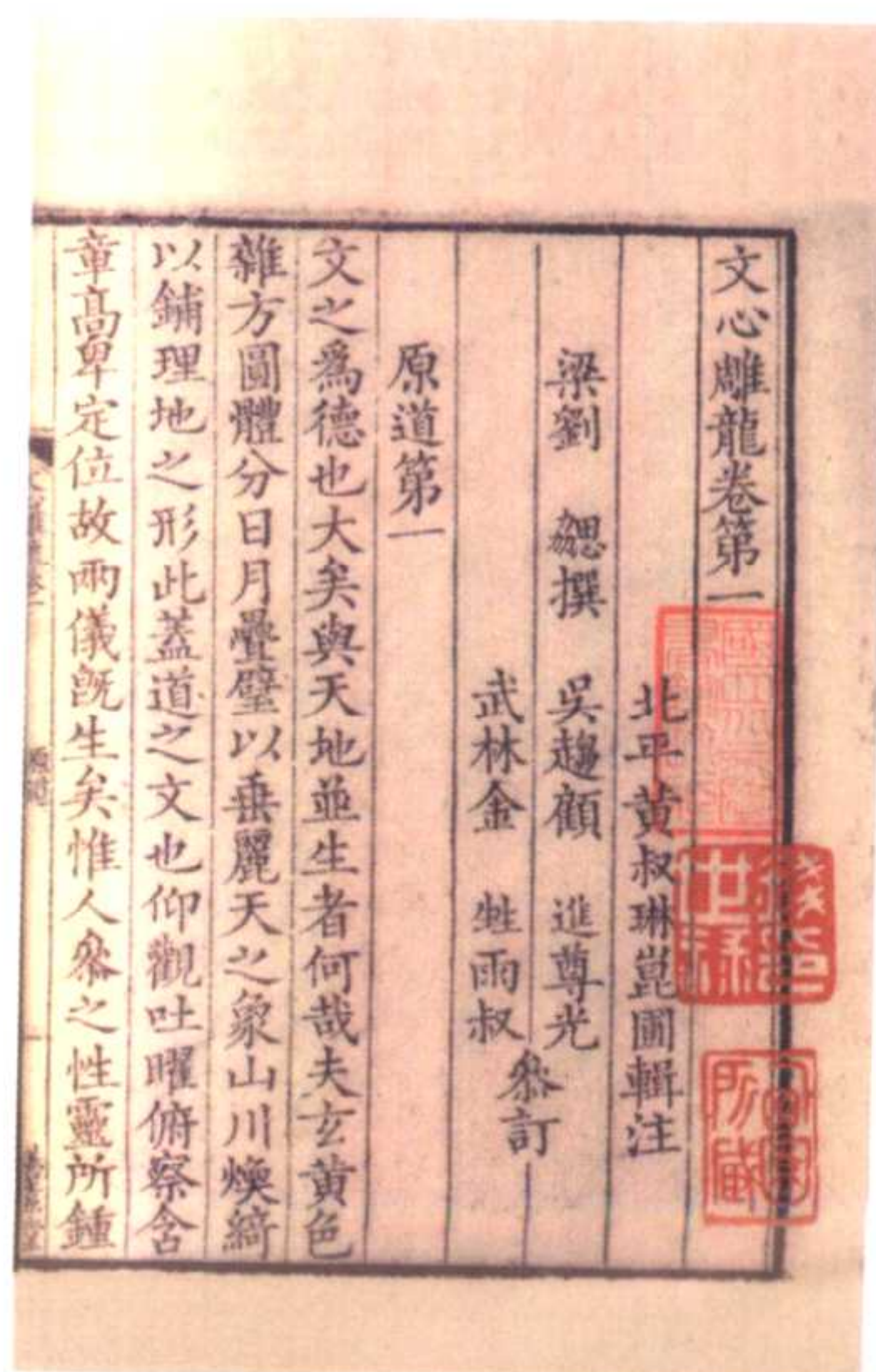
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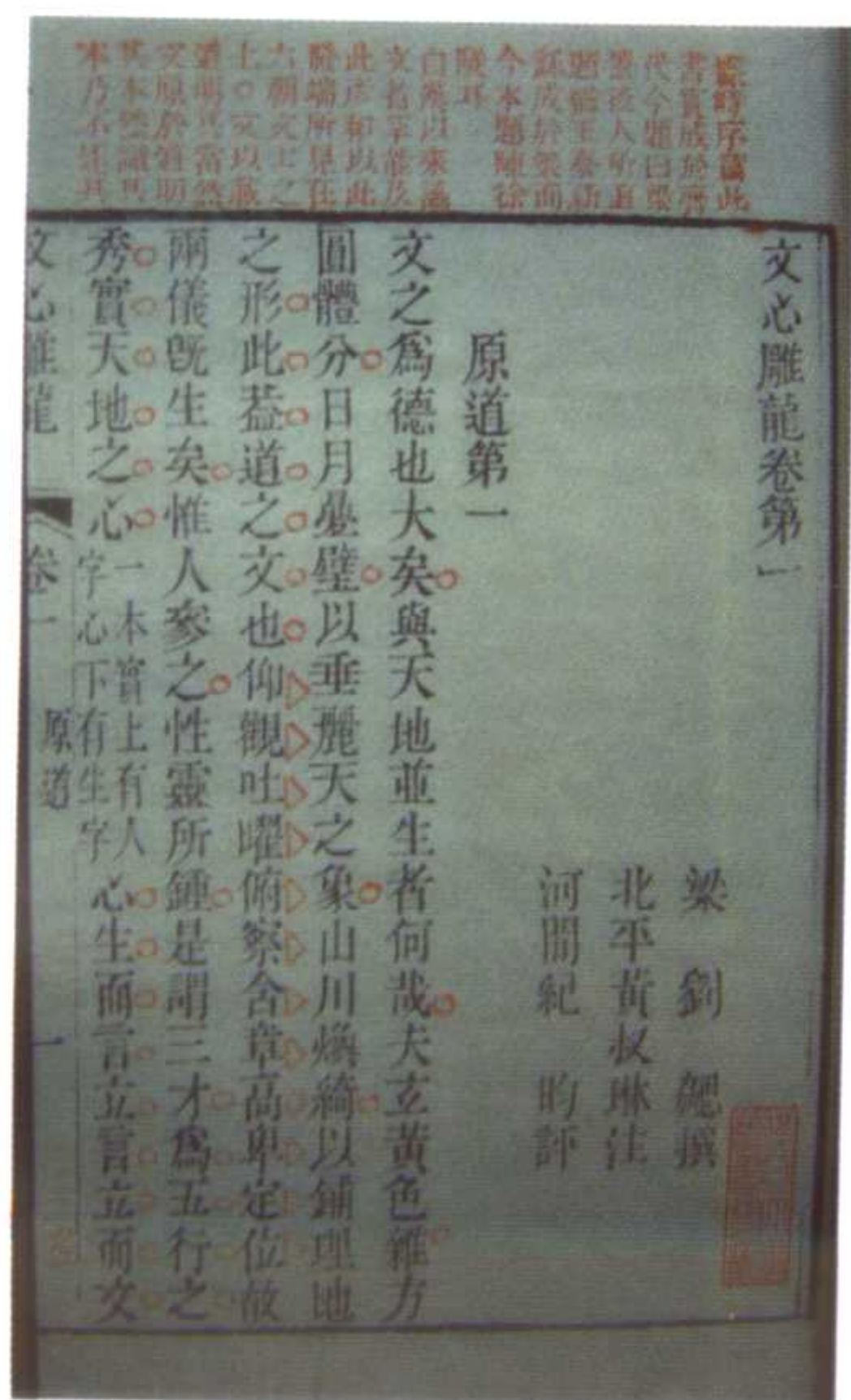
钟惺合刻五家言本《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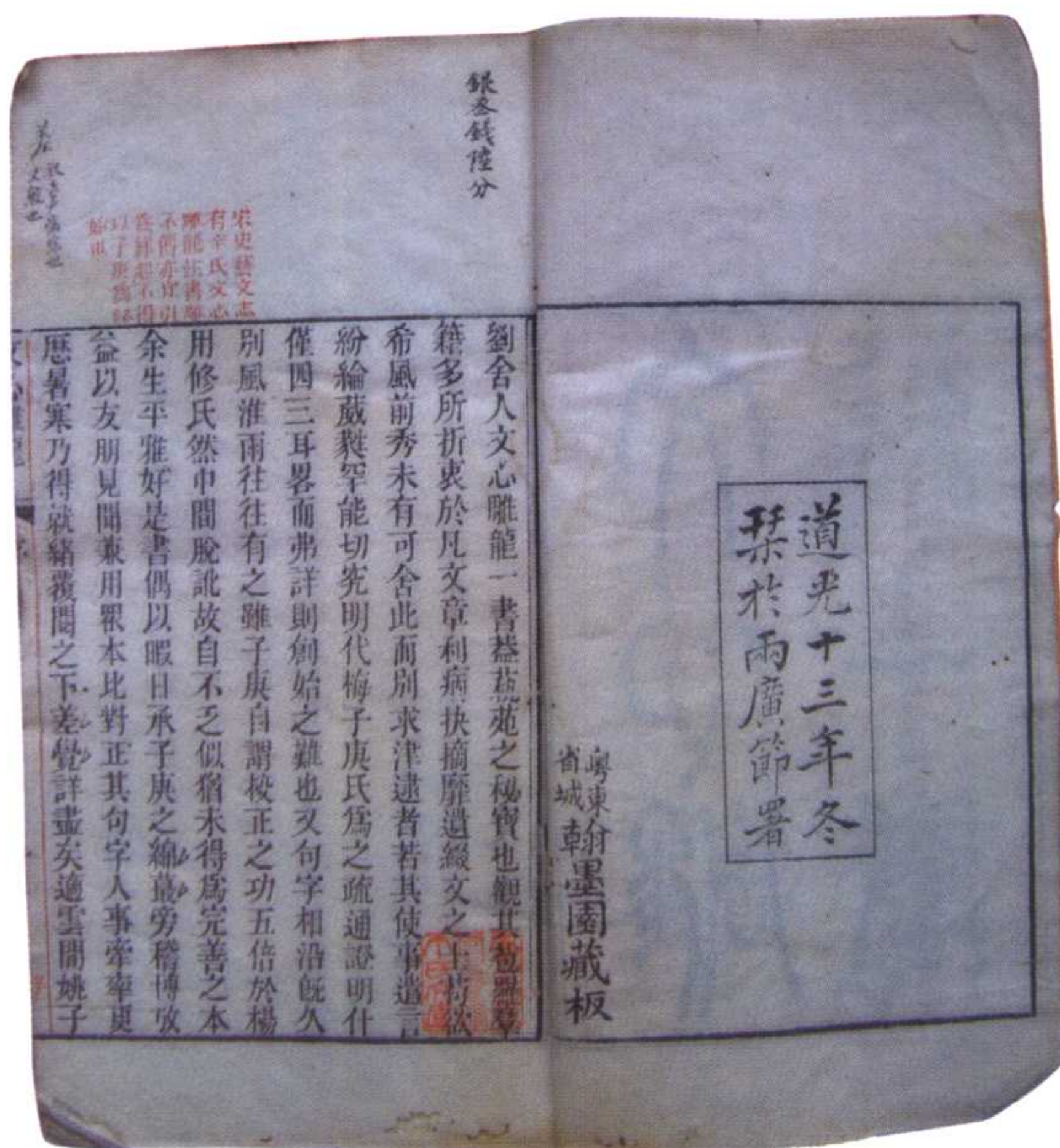
李安民批点本《文心雕龙》



养素堂本黄叔琳辑注《文心雕龙》



芸香堂套印本纪昀评《文心雕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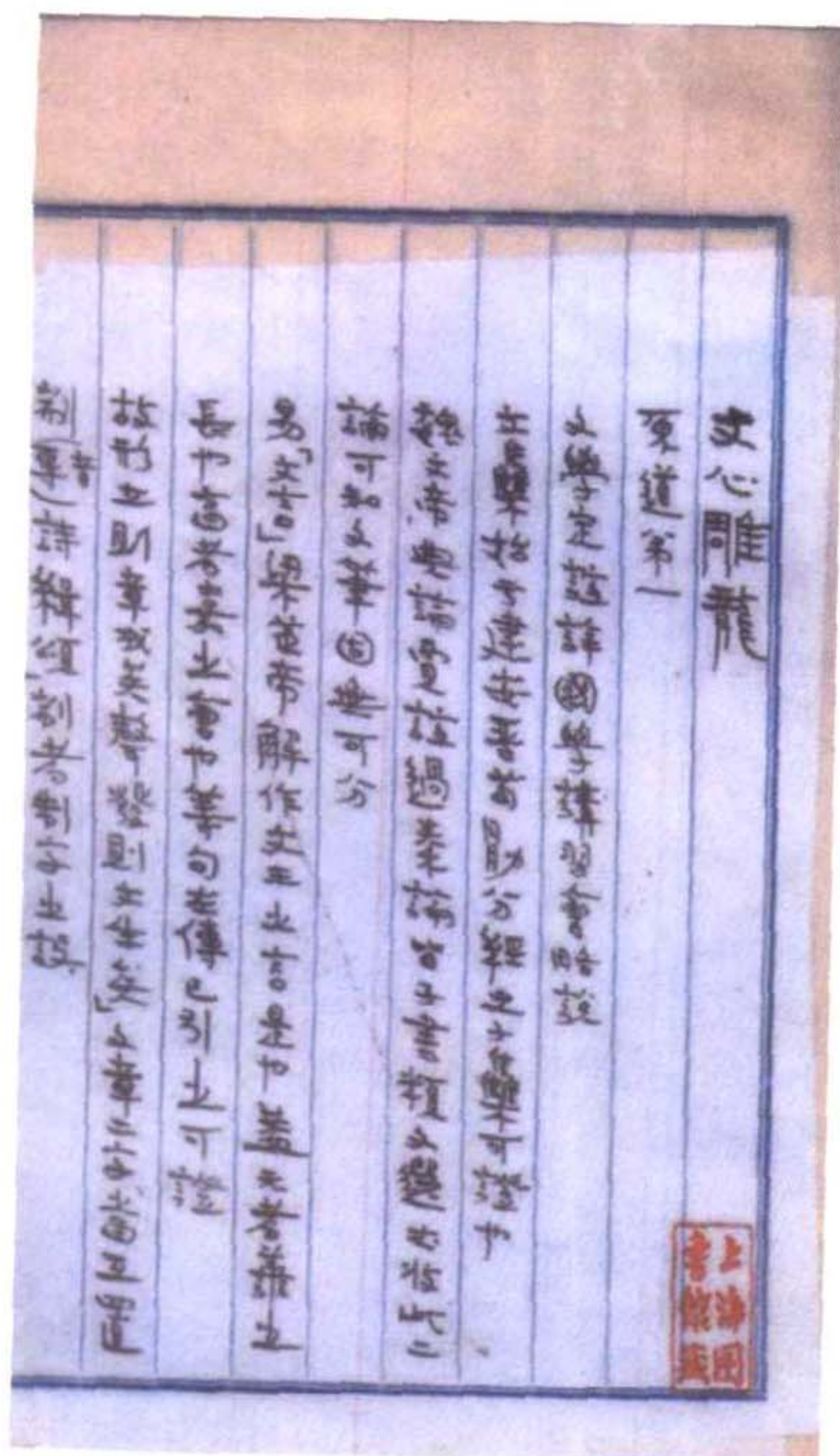
翰墨园套印本纪昀评《文心雕龙》



张松孙辑注本《文心雕龙》



章太炎《文心雕龙札记》纪录稿



章太炎《文学定谊论国学讲习会略说》纪录稿

文心雕龙					共六人	
次	篇目	日期	潜未达蓬五卓			上中下
一	一八	三月十一	○	△	○	上
二	九十八	三月十八	○	△	○	中
三	九十九	三月廿五	○	△	○	下
四	三十、卅八	四月初一	○	△	○	上
五	三十九	四月初八	○	△	○	中

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听课表

文心雕龙私记

此篇劉勰文心雕龍為吾國情辭學之最古者其書
 先辨文體次論情辭末經天時代人才評論諸有心
 得坊間通行黃叔琳評注本注既疏陋評尤迂鄙余
 讀之心竊病焉為於暇日私錄平素所見者以資
 失指然其精微自曰私記蓋以是為一家言云爾

杭縣葉瀚學

叶瀚《文心雕龙私记》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论略

(代前言)

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在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念^①,明确而自觉地将中国古代的文论著作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逐步建立起了一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时至今日,我们溯流探源,不能不觉得大致从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针对班固《离骚序》的批评起^②,到刘勰对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等一一作出评判(《文心雕龙·序志》),再到本世纪初刘师培、黄侃等对于《文心雕龙》作专门的研究,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以“诗文评”为主要批评、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③。当然,中国古代的这种研究,比起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来说,难免显得在态度上不够自觉,在观念上不太明确,在形式上比较稚拙,但它毕竟自有其特色和多彩的内容,且也有其轨迹可寻。它作为一种古典形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也该到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和总结的时候了。

—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研究形态,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形而下”的、在文献学范围的实证性研究;另一类是“形而上”

的、以经史观主导的理论性批评。

在实证性的研究中,当然以目录学方面的著作首先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由于传统的学问往往在目录学中得到敏感而富有代表意义的反映,所谓“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通志·校雠略》),同时也由于有关实证性的古代文评的研究在目录学的著作中相对比较集中,因而它容易成为人们探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入口。彭玉平、吴承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④,正是从这里入手,将中国古代对文学批评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探讨。今随其后,对这一问题略作梳理。

大凡从《文心雕龙》、《诗品》等文论专著问世,《隋书·经籍志》始把它们归入集部之后,传统的目录著作虽然一直把文学批评著作作为集部的一个分支,但随着文评著作的不断丰富、人们认识的深化,其分类和评论也逐步趋于细密和科学。从分类的角度来看,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归入“总集”类的阶段。《汉书·艺文志》时代,主要是一些诗赋作家的个人创作集,所以其《诗赋略》只是按赋、诗两类来著录作品。“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于是继挚虞《流别》之后,“又集总钞”,出现了诸如《文选》、《玉台新咏》等不少“总集”,成为“属辞之士”取法的宝库。这样的创作现实,使《隋书·经籍志》的编者不得不考虑在集部中另辟“总集”一类。但与此同时,编者也注意到又新出了一些如《文心雕龙》、《诗品》“解释评论”性的作品,与创作性的集子有所不同,但由于当时这些论著毕竟数量极少,还难以自立一门,又它们都论及了大量的作品,与“总集”相对比较接近,于是就在“总集”中“并解释评论”,归成一类。目录学上的这一分类现象,正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刚刚破土而还未成气候,但它毕竟标志着从无到有的飞跃。

第二个阶段是分入“文史”类的阶段。至唐代,随着《史通》之类的史评著作的出现和诗格文评之作的日见增多,人们越来越认

识到“解释评论”性的著作与创作性的作品不同,且数量之富也实难再由“总集”来加以牢笼,于是又在总集类中明确地析出“文史”一门。据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唐开元著录 四类 开元经籍”条载,唐开元年间始将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并文史”。至宋代,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如《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辑补)、《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題》等都有“文史”一门。如《新唐书·艺文志》的“文史”类就著录了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刘子玄《史通》、皎然《诗式》、王昌龄《诗格》、范传正《赋诀》、孙邠《文格》等二十七部著作。后来个别的目录学家(如郑樵《通志》)又在“文史”中另析出“诗评”一门,以将诗话、诗格类著作与综论各体文史的论著分开,或者如章如愚的《山堂考索》那样将“文史”分成“文章缘起”、“评文”、“评诗”三类。他们尽管注意到了诗与文的区别,但都忽略了文与史的不同,故在实质上尚未超脱“文史”的范围。这一阶段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理论批评真正从文学创作中分离出来,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第二次飞跃。

第三个阶段是“诗文评”独立的阶段。王重民在《校讎通义通解》中说:“唐宋目录中的文史类,明清又区分为史评类与文评类,指历史与文艺的批评书籍。”明人的一些书目如《国史经籍志》、《澹生堂藏书目》等面对着唐宋以来大量的诗话文评著作,吸取了宋人编目的体例,开始将“诗文评”专门独立了出来,将文学批评与历史批评分家。这实际上标志着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第三次飞跃。后到清代《四库全书》编定,“诗文评”在一般意义上就成了古代文学批评的专称。

古代文学批评著作在古代书目集部的分类中从“总集”—“总集文史”—“诗文评”的渐进,标志着人们对于这门学科的逐步的认可和认识的深化。它说明了文学批评这门学科尽管与文学创作、历史批评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它毕竟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经过几次认识上的分化和飞跃,人们终于抓住了这门学科的特性,

也就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最终成立。

目录学著作的分类,虽然渗透着目录学家对于这门学科的认识,但毕竟不能直接窥见他们对于文论著作的具体批评;而目录著作的提要功能,则使目录学家同时又以文学批评史家的姿态出现,对文学批评著作作出直接而具体的批评。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著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几乎可以说,仅就古代的一些目录学著作,也可简单地勾勒出一个具体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轮廓。这个轮廓大致也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著录概况的阶段。这时一般只是在著录的著作下面以最简略的文字记录其卷数及作者的时代、姓名等,还没有批评性的文字。如《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心雕龙》时只注明:“十卷,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著录《诗品》曰:“《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这只是研究古代文学批评著作的最初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简单评论的阶段。至唐代,书目提要之风渐开。据记载,如规模浩大的《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等,每书都有解题,每卷有小序,体例完备,可惜均佚。宋代有解题的大型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等也都亡佚,今天只能在后人的辑补中略见一斑,查《崇文总目辑释补正》一书,所附“文史类”各书未见提要;而《中兴馆阁书目辑考》所辑原书提要也较简略,如《诗评》下仅释:“自汉以来能诗者一百二十二人,分三品为评。”《翰林论》下释:“凡二十八篇,论为文体要。”都未见评论。由于未睹这些书目的全貌,故无法对它们作出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今从保存完整的私家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来看,或许能看到当时一些解题的大致情况。此书卷二十二“文史类”中有关文学批评著作的解题,有一些仍是停留在著录概况的水平上,如录“《文心雕龙》十卷”曰:“梁通事舍人东莞刘勰彦和撰。勰后为沙门,名慧地。”这比起《隋书·经籍志》来,虽然丰富了若干有关名里、事迹的内容,但毕竟未曾跳出一般地介绍作者概况的范畴。有的解题,也如《中兴馆阁书目》那样,对书的内容有所概括或提示,如“《文章缘起》一卷”解题

道：“梁太常卿任昉彦昇撰，但取秦汉以来，不及六经。”“《诗品》三卷”解题道：“梁记室参军颍川钟嵘仲伟撰，以古今作者为三品而评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再进一步，就对一些著作的文学批评直接发表了批评性的意见，最典型的是关于《文章元妙》的解题：

唐任藩撰。言作诗声病、对偶之类。凡世传诗格，大率相似。余尝书其末云：论诗而若此，岂复有诗矣。唐末诗格污下，其一时名人著论传后乃尔，欲求高尚，岂可得哉！

又，“《唐诗主客图》一卷”解题云：

唐张为撰。所谓主者：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鲍溶、孟郊、武元衡，各有标目，馀有升堂、及门、入室之殊，皆所谓客也。近世诗派之说，殆出于此，要皆有未然者。

这两则解题，不但都对诗论本身的得失作出了批评，而且与整个时代的理论风气联系了起来，虽然比较简单，但可以说已走进了文学批评史的领域。像《直斋书录解题》这样的书目，直至明清时代还有相当的一批。不过，它们虽然涉及了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批评和研究的诸多方面，但总的说来随意性比较大，评论和研究性的文字也比较简单，可以说还没有自觉而明确地进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状态。

第三个阶段是全面研究的阶段。这是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这部书目的“诗文评类”正选著作六十四部，存目著作八十五部，几乎网罗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方面的重要论著。其卷首小序曰：

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棻《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宋明两代,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僞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

这段短论,言简意赅,高屋建瓴,实可视之为一篇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大纲。它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产生、发展和主要形态,批评了宋、明两代文论的短长得失,指出了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以及这门学科的发展反映在目录学上的变化,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基础上,书目对每一部诗文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批评。这些批评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批评的态度上坚持实事求是,反对片面之词,反对过头之论,反对门户之见。如它评钟嵘《诗品》论汉魏以来五言诗人的优劣时说:“皆妙达文理,可与《文心雕龙》并称”,给予极高的评价。但它同时又指出《诗品》“论某人源出某人者,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不是说好好到底,说坏坏到头,顾其一点,不及其余。在论及后人对于《沧浪诗话》的评价时,它严肃地批评了“誉者太过,毁者亦太过”的不良倾向,结合了严羽当时的诗坛风气,正确地评价了“取盛唐为宗,主于妙悟”说的理论意义。在《临汉隐居诗话》、《石林诗话》等解题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尖锐地批评了作者“坚执门户之私,而甘与公议相左”的不正确态度。而难能可贵的是,《总目》即使对于这类批评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全面否定,还是采取了“略其所短,取其所长”的态度,将它们的“门户之私”与“精核之论”区别开来,“分别观之”,从而公允地肯定了它们的价值所在。

二、批评的标准上注意文学特点。《总目》作为“钦定”的官修著作,当然以儒家正统的经史观作为其主导的思想,如其赞扬《文章精义》“论文多原本六经,不屑屑于声律章句”,肯定《岁寒堂诗话》论诗“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可谓不诡于正者”,都

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总目》并不僵化地以封建教条作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而是能尊重文学的特点和创作的规律。像《沧浪诗话》、《二十四诗品》这一类侧重于阐发创作奥秘和艺术风格的著作,同样得到了高度的赞许,认为严羽之论“以救一时之弊者”,司空图“味在酸咸之外”的说法“深解诗理”。相反,假如“所论多作理语”,以理学来论诗评文就不足为训。它批评《馀冬诗话》“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就清楚地表明了《总目》还是以文学性作为批评的主要标准。

三、批评的方法上注意知人论世,重视评论与考证相结合。《总目》中的提要十分注重介绍作者的生活时代、名号爵里、有关事迹,以及著作版本等情况,乃至花不少篇幅进行必要的考证。这就为正确的评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在评《中山诗话》时,《总目》指出,其作者刘攽“以博洽名一世”,故“元祐诸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其考证论议,可取者多,究非江湖末派钩棘字句以空谈说诗者比也”。同时又指出其书有“所载嘲谑之词尤为冗杂”之病,这是与作者性“好诙谐”有关,甚至能具体地指出他因此而被人所弹。这样的评论,使人读来有一种脚踏实地之感。《总目》重视论人,但不因人论文。它认为司马光“德行功业,冠绝一代,非斤斤于词章之末者”,其“品第诸诗,乃极精严”,但同时也指出其《续诗话》也有“不可解”之处。相反,如《优古堂诗话》的作者是一个误国奸臣,“其人本不足取”,但仍肯定其诗话“颇有可采”,“不为无益”,并不一笔抹杀。总之,其批评方法并不死板而走极端,而是往往能虑及多方,照顾全面。

综观《总目》“诗文评”的小序和各篇提要,的确使人感到作者们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进行了全面、系统、认真的研究,已经自觉地把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总目》的“诗文评”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正在走向成熟。

二

在文献学范围研究中,目录学方面的著述固然最具代表性,且数量也最为丰富,但毕竟并未能包括全部。我们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注释、校勘、辨伪、编辑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有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

比较起来,对于文论著作的注释工作做得最早。汉人解经,就涉及到一些现在看来属于文论方面的作品。至《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出,特别是用骈文所写的《文赋》与《文心雕龙》,字义深奥,一般人难以读解,于是对它们的笺注解说明就应运而生。《典论·论文》与《文赋》作为《昭明文选》中的一种,较早地见于《文选》的注本中。可惜最早的《文选》注本《文选音》已佚,今见唐代李善注、五臣注后有不少注本,对疏通《典论·论文》、《文赋》的事义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中李善注尤负盛名。今以《文赋》李善注为例,它不只是对本文的一些字义作了直接的注解和引用了大量的前人说法以笺证,而且在理解作者的创作精神和整篇文意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引申和解说,如在“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下注曰:“《广雅》曰:‘条,科条也。’凡为文之体,先后皆须意别;不能者,则有此累。”这里前一句是引《广雅》以解释“条”字,而后一句则是在理解文意的基础上,作了正面的阐述,实际上也是表达了注者自己的看法。在正文前,注者又引录了有关《文赋》作者生平和创作的背景材料。这都说明了李善的注不是泛泛之作,而是在花工夫、作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工作。

有关文学批评著作的注释,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史上表现得较多且较有代表性。据《宋史·艺文志》载,宋代就有辛处信作《文心雕龙注》十卷。今见《玉海》、《困学纪闻》所引的《文心雕龙》多有注,很可能即是辛注。明清两代,有多种注本,以梅庆生、黄叔琳注最为有名。梅庆生音注本初刻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至天启二

年(1622)又印“第六次校定”的重修本。谢兆申在《刻批点文心雕龙跋》中称赞梅庆生(字子庾)的工作说:“梅子庾氏慨文章之道日猥,盖以是书为程为则,乃肆为订补音注,使彦和之书顿成嘉本。彦和有知,当惊知己于旷代矣。”的确,梅注本为读者扫清了不少阅读的障碍,得到了大家的欢迎,以后的多种本子,如曹学佺批本、何焯批校本、梁杰订正本、抱青阁刻本、顾千里与谭献合校本等都从此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个艰巨的工作毕竟还刚刚开始,尚有不少粗疏之处,故清代乾隆六年(1741)黄叔琳在刊刻他与门客所注的《文心雕龙辑注》的序言中说:“明代梅子庾(原误“庚”)氏为之疏通证明,什仅三四耳,略而勿详,则创始之难也。”黄叔琳自称“承子庾之绵蕞,旁稽博考”而校注是书,其实他们的注主要是抄合了梅庆生及与梅本同年成书(1609)的王惟俭的《文心雕龙训故》而成。王氏《训故》世间流传不多,黄叔琳吸取了他的不少成果,又未在序中注明^⑤,故人们一般只知梅、黄两家。黄注本综合了前人的成果,比较详备,自然成为以后最为流行的本子,但错误尚有不少,《四库总目提要》曾细加指摘,故其《简明目录》曾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文心雕龙辑注》十卷,……虽未能一一精审,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从黄叔琳称梅本“什仅三四”,到《简明目录》称黄本“十得六七”,显然有很大的进步。剩下的,就给近现代《文心雕龙》的注家们留下了广阔的天地。

《文赋》、《文心雕龙》等骈文之作比起《典论·论文》、钟嵘《诗品》及以后的《沧浪诗话》等其他文论著作的注释来,尽管在字义、典故等解释上相对较难,但总的说来这些著作都是论实处多而谈虚处少,一旦字义、故实疏通之后,读者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与此不同的是,《二十四诗品》是一部虚多实少的著作,“其意旨浑涵,猝难索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故尽管“脍炙人口,而注者甚少;盖言《诗品》之言,大是难也”(郑之钟《〈诗品臆说〉序》)。因此,对这样的著作的注释要求更高,即不是一般的作文献学意义上的注释即可,而同时更要求具备相当的文学批评史学方面的功力和眼光。

今从清代问世的《皋兰课业诗品解》、《诗品续解》(杨振纲著)、《二十四诗品浅解》(杨廷芝著)、《诗品臆说》(孙联奎著)和《诗品注释》(无名氏著)等来看,就更明显地具有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意义。这些著作大多并不局限于解释一些字或词,而更着重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阐发章句的含义和原作的精神。因此他们一般都重视捕捉全书的体系和结构,如《二十四诗品浅解》就在他写的小序、凡例、书跋和《流动》篇的附注中反复申述了他所理解的《二十四诗品》的构架。他说:“《诗品》所为,以《雄浑》起,以《流动》结也。然则二十四品,固以《精神》为关键,以《冲淡》、《纤秾》、《缜密》等项为对待,以《自然》、《实境》为流行,浑分两宜,至详且尽,其殆有增之不得、减之不得者与?”(《流动》篇附注)孙联奎则概括《诗品》的特点道:“昔钟嵘创作《诗品》志在沿流溯源,若司空《诗品》意主摹神取象。”(《自序》)而在《流动》篇的附注中又说:“《雄浑》为《流动》之端,《流动》为《雄浑》之符,中间诸品,皆《雄浑》之所生,《流动》之所行也。不求其端而但期流动,其文与诗有不落空滑者几希。一篇文字,亦似小天地,人亦载要其端可矣。”诸如此类的说法是否中的,自可讨论,但他们的这种敢于探索大旨的理论勇气不可忽视。对于每一品,他们又都作了题解,如第一品《雄浑》的题解是:

此非有大才大力大学问不能,文中惟庄马,诗中惟李杜,足以当之。(《皋兰课业诗品解》)

诗文之道,或代圣贤立言,或自抒其怀抱,总要见得到,说得出,务使健不可挠,牢不可破,才可当不朽之一,故先之以雄浑。(杨振纲《诗品续解》)

大力无敌为雄,元气未分曰浑。(杨廷芝《二十四诗品浅解》)

《大风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为人,气象近于雄浑,故其诗亦雄浑。项王为人,则雄肆矣,而《垓下歌》亦适肖之。语无有不肖其人者,观刘、项初见始皇语,一浑,一肆,则知楚汉兴亡已决于此。

语见《史记》。(孙联奎《诗品臆说》)

这里,或直接解释题意,或间接引证作品,或强调此品之境界,或阐释此品之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对“雄浑”作出了解释和评价,对读者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在正文的解释中,他们对每一句的解释也往往不是重在词,而是重在意,特别是对一些费解的句子也往往能引导读者去透过表面,领悟实质。如《雄浑》篇中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句,《二十四诗品浅解》注道:“超以象外,至大不可限制;得其环中,理之圆足,混成无缺,如太极然。”《诗品臆说》则进一步作比喻说明:“譬之用兵,再擒再纵,是超以象外;服德畏威,是得其环中。上句雄、浑俱有。上句已立下句之影。上句是功,下句是效。下句‘得’字已在上句中。”“人画山水亭屋,未画山水主人,然知亭屋之中必有主人也。是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表圣《诗品》大段‘超以象外’者也,读者本此读之可也。”有时,他们对全篇进行串讲,概括大意,既能正确地阐发原意,又能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如《二十四诗品浅解》解说《悲慨》时曰:

大风卷水,声不可闻。林木为摧,感且益慨。起手似有“北风”、“雨雪”之意。三句言正当极苦之时,若欲死然。招憩以遣忧也,招憩而不来可若何?百岁,非一日也。流而不反,荏苒以至于今。感叹之情何极。富贵热场,忽若冷灰,心滋戚矣。大道之丧,日甚一日,悲悯之念,何日可忘;是亦若为雄才而不得志于时,亦束手而无策。则壮士于此,拂剑而慷慨不平,浩然弥哀不容已矣。萧萧落叶,漏雨苍苔,亦何时不悲,何时不慨,何时不悲慨交集哉!

这正不啻是一篇抒情散文。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一些解释在文学思想上能有所生发,说得相当精彩,如《诗品臆说》在注解《形容》篇“离形得似,庶几斯人”时说:

形容处断不可使类土木形骸。《卫风》之咏硕人也,曰:“手如柔夷”云云,犹是以物比物,未见其神。至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则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直把个绝世美人,活活

的请出来在书本上滉漾。千载而下,犹如亲其笑貌。此可谓离形得似者矣。似,神似,非形似也。庶几斯人,言形容非斯人莫与归也。

这实际上是一段有关描写人物形象的短论,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并不多见。在这里,注释者已经近乎是“借题发挥”,与其说是对原本的忠实解说,还不如说是在直接发表自己的文学见解了。与此同时,这些注本还常常研究原本的表达形式,指示其运笔方法,以帮助读者理解全文的脉络和旨意,如《二十四诗品浅解》指出《雄浑》篇首两句是“分起”;次两句分别“承次句”和“承首句”;又次四句是“逆写”;末四句“顺写”作结。注者认为,此“先后顺逆,亦循乎理势之自然,不得任意倒置”。这些注解,实际上已属评点,完全是一种对于文学批评著作的批评。总之,像这类注释,已经不完全是文献学意义上的工作,而是明显地渗透着文学批评史的思维。它们是文献学意义上的研究与文学批评史研究相结合的成果。

在文献学研究范围内与注释工作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校勘。校勘工作也是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大凡古人在出版这类文论著作时不作注者尚多,不作校者较少。更何况有许多版本学家并不为了出版而对一些重要著作的校勘仍然充满着热情,常常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工作。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著作中,《文心雕龙》比起钟嵘《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专著来,无疑是最受校勘学家所关注的一部书。关于这部书在宋代以前的校勘情况不明。至明代,学者们已普遍感到“《雕龙》苦无善本,漶漫不可读”(万历四十年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卷首曹学佺序),故自杨慎、朱谋玮而下,校家纷起,至万历年间,已有三十馀家^⑥。梅庆生综合诸家,用力甚勤。因此梅本之所以流传较广,不仅仅以它的注释胜,而且也在于它以考校长。几乎与此同时,闽县徐爌及其子延寿、孙钟震三代校勘《文心雕龙》,从万历辛丑(1601)至崇祯己卯(1639),历经数十年,“诣力专精,良堪钦仰”(傅增湘《徐兴公校〈文心雕龙〉跋》)。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曾

被梅氏所吸取。后清代乾隆年间,黄叔琳又以梅本为底本,“兼用众本比对,正其字句”(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序》),成为一部较为通行的本子。今天我们在检讨《文心雕龙》的校勘史时,还应该注意这些校勘学家在校勘《文心雕龙》时,都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他们不是为了校勘而校勘,而是在充分认识《文心雕龙》的文论价值的基础上,为了使这部名著的理论批评能更好地被人认识和指导现实的创作。如朱谋玮在谈他穷三十年之力校雠此书的目的时就说,这是为了做“刘氏之忠臣,艺苑之功臣”(梅庆生六次校定本录朱谋玮跋);顾起元在称赞梅庆生“手自校雠,博稽精考,补遗刊衍,汰彼骈讹”的同时,就认定《文心雕龙》是“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同上);黄叔琳在他《文心雕龙辑注序》的开头就说了他对这部书的认识和校注的原由:“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遗言,纷纶葳蕤,罕能切究。……虽子庾自谓校正之功五倍于杨用修氏,然中间脱讹,故自不乏,似犹未得为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书,偶以暇日,承子庾之绵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见闻,兼用众本比对,正其句字。人事牵率,更历寒暑,乃得就绪,覆阅之下,差觉详尽矣。”这些都说明了他们校勘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文心雕龙》这部文论名著走出“湮漫不可读”的局面而成为“完善之本”,让人们充分地认识这一“艺苑之秘宝”的价值,更好地发挥其“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的作用。换句话说,他们的校勘工作,也正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当然,从现在看来,如梅、黄诸本还仍然存在着不少疏漏^⑦,但毕竟在几代人的努力下,逐步地减少着在传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错误,为人们能读通、理解和研究《文心雕龙》基本铺平了道路,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史上功不可没。

校注工作之外,辨伪也是文献学范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文论著作的辨伪工作稍后才开始。当诗文评的专著在南北朝

时代刚刚出世时,尚无作伪的必要,故也无辨伪的前提。至唐代,一方面由于前代有的著作渐渐逸失,如梁代任昉所作《文章始》一卷,在《隋书·经籍志》中已有录无书,称已亡佚,另一方面由于诗格诗话类著作蜂起,难免就鱼龙混杂,于是伪作之风也吹进了诗文评的领域中来。至宋、明两代,有增无减。这样,辨伪也就自然地成了研究文学批评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见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就作了不少辨伪性的文字。它对题魏文帝作的《诗格》、李峤作的《评诗格》、贾岛作的《二南密旨》、白居易作的《文苑诗格》与《金针诗格》、梅尧臣作的《续金针诗格》等,都作了辨正,如对《诗格》一卷辨曰:“题魏文帝,而所述诗或在沈约后,其为假托明甚。”这正是一语中的,对人们少走弯路,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曹丕的文学批评就大有裨益。后来的《四库总目提要》在这方面作了更为全面、详细的工作,尽管个别地方因受到资料限制等原因而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⑧,但大多数意见都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使得以后的研究少走了不少弯路。

此外,有关文学批评著作的选辑、汇编、集刊等编辑工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史的一个方面。早在梁代,张率曾著《文衡》十五卷。此书虽佚,但据隋末唐初虞世南所编《北堂书钞》卷第一百《论文》所辑,就知《文衡》曾辑《左传》至陆机《文赋》、葛洪《抱朴子》等论文语录数则。后来的一些类书,也多辑录文论的材料,如唐初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卷二十二《人部六》中的《质文》条,就辑有《礼记》、《左传》、《庄子》以下许多有关文质的议论,其中如魏代阮瑀与应瑒的《文质论》就保存在此。至宋代《太平御览》的《文部》,有十多卷辑录了论文的材料,其卷五百八十五以下几卷,论及了文、诗、赋等各种文体,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卷五百九十九,辑录了有关“品量文章”、“叹赏”、“改定”、“诋诃”等方面的内容,更与“文学批评”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工作,越到后来,当诗话文论弄得人们眼花缭乱的时候,更需要有人出来加以选择、整理和综合。这种选择、整理和综合的工作,实际上也渗透着编选者的批评精神。如

到北宋后期,诗话之作风起云涌,蔚为大观,于是就出现了诗话的汇辑之作。《宋史·艺文志》文史类所著录的佚名的《唐宋名贤诗话》,当为汇辑诗话的最早作品。稍后还有《古今诗话》、《诗事》、《诗谈》等作。这类汇编大都早已散佚。今从所存的若干佚文来看,它们只是将前人的说诗之语摘抄成编而已,所录的范围甚广,包括别集、小说、笔记、正史、野史、类书、地志之类。在形式上未作分类,故“只可浏览,不便检索”;在内容上主要是“以资闲谈”,文学批评的意识不强。后阮阅在宣和五年(1123)编《诗总》,创分门别类之体,便于查检,但在四十六门中“评论”、“诗病”、“正讹”、“琢句”、“句法”等评诗论辞的内容只占很小的比例,故难怪郭绍虞在《宋诗话考》中仍把它归入“闲谈之资料”一类。差不多与此同时,宣和三年(1121)进士计有功编有《唐诗纪事》八十一卷,网罗了唐代诗人近一千一百五十家,按人立目,中间约以时代为序,编录了大量有关唐诗的资料,首创了汇编专代诗话的新体例。它的编纂目的,同样只是为了保存一代诗歌的文献资料,故尽管间有若干理论性的意见,从“闲谈之资料”走向了“学术之资料”,但主要还是着眼于汇集文学史的资料,对于文学批评仍然未曾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宣和六年(1124)进士方深道所编《集诸家老杜诗评》,汇辑了诸家评论杜诗之语,开创了专人诗话的体例,但由于它“琐碎冗杂”、“别无新义”,很难显出编家自己的批评眼光,故一时也难以流传,不为世重。

从文学批评研究史的角度上来看,至南宋《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出,方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编成于绍兴十八年(1148),后集编成于乾道三年(1167)。此书汇集前人的论诗评文之语就较具文学批评史学的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所录之语以论评为主而不以记事为重,故《四库总目提要》说:“(阮)阅书(《诗总》)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二、因以论人论诗为目的,故其形式也以人立目,以时为序,不取《诗总》以事分门的做法;三、不

仅照录前人的论评，而且多附“苕溪渔隐曰”之语，发表自己的见解。如前集卷四十九录唐子西《语录》说“作诗当学杜子美”云云后，加“苕溪渔隐曰”：

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

这类见解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胡仔具有文学批评史的思维，故《宋诗话考》在比较《苕溪渔隐丛话》与《诗总》时说：“阮书仅有排比之劳，胡著则有撰著之功，难易迥殊，效用亦大有径庭。”

与《苕溪渔隐丛话》齐名的是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四库总目提要》说：“仔书作于高宗时，所录北宋人语为多；庆之书作于度宗时，所录南宋人语较备。二书相辅，宋人论诗之概，亦略具矣。”对于《诗人玉屑》的评价，可见是书卷首编者的友人黄昇写于淳祐甲辰（1244）的序：

诗之有评，犹医之有方也。评不精，何益于诗；方不灵，何益于医。然惟善医者能审其方之灵，善诗者能识其评之精，夫岂易言哉！诗话之编多矣，《总龟》最为疏驳，其可取者惟《苕溪丛话》；然贪多务得，不泛则冗，求其有益于诗者，如披沙简金，闷闷而后得之，故观者或不能终卷。友人魏菊庄，诗家之良医师也，乃出新意，别为是编。自有诗话以来，至于近世之评论，博观约取，科别其条，凡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载。其格律之明，可准而式，其鉴裁之公，可研而核；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既而又取《三百篇》、《骚》、《选》而下，及宋朝诸公之诗，名胜之所品题，有补于诗道者，尽择其精而录之。盖始焉束以法度之严，所以正其趋向，终焉极夫古今之变，所以富其见闻。是犹仓公、华佗，按病处方，虽庸医得之，犹可籍怪已疾，而况医之善者哉！

这篇序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在高度重视“诗之有评”的基础上，把“识其评之精”作为编者追求的目标，可见其文学批评史意识的自觉性；二、由于批评史学意识的自觉和受南宋以来张戒、姜夔、严羽等诗学理论的影响，更重视“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的诗学理论与方法的总结，“故是书十一卷以上，分论诗法、诗体、诗格以及学诗宗旨各问题，其体例虽略同于《诗话总龟》之‘琢句’、‘艺术’、‘用字’、‘押韵’、‘效法’、‘用事’、‘诗病’、‘苦吟’诸目而更为严正，不落小说家言。十二卷以下品藻古今人物，其分目以人以时为主，又多与《渔隐丛话》相类，而更加精严，不涉考证，不及琐事。故能兼有二书之长而无其弊。”在总结每一诗学理论或方法时，编者是经过了研究和思考的，故每一门的编排都有条理，并非是随手摘抄而成的，如卷五“初学蹊径”门下，又分列“初学”、“学古”、“悟入”、“去陋”、“忌俗”等三十七目，层层递进，思路井然。三、比起“贪多务得”的《苕溪渔隐丛话》来，更加注意“博观约取”，“尽择其精而录之”，因而此书尽管没有加上编者按语，直接发表一些诗学见解，但它通过一定的选择、综合和编排，仍然显示了编者具有相当的文学理论批评的眼光和功力。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

两宋时期，诗话汇编本的各种体例大致已备^⑨，明清两代就是在这基础上不断地有所丰富和发展，出现了诸如《唐音癸签》（明·胡震亨编著）、《历代诗话》（清·吴景旭编著）、《李杜诗话》（清·潘德舆编著）、《诗法火传》（清·马上巘编著）等值得重视的辑集。除此之外，从明代开始又出现了一种汇集前人整本诗话文评著作的文论丛书。现存最早的诗话丛书是杨成玉编的《诗话》十卷。此书刊于弘治庚戌（1490）以前，收欧阳修《六一诗话》等宋人诗话十种。后又有署名陈继儒编的《古今诗话》八卷，摘录诗论八十余种。至清代，刊刻文论丛书之风大盛，较著者有顾振龙的《诗法指南》、何文焕的《历代诗话》、朱琰的《诗触》、雪北山樵的《花薰阁诗述》、王启原的《谈艺珠丛》、许印芳的《诗法萃编》等。何文焕在《历代诗话

序》中说,诗话之作,自汉魏而降,作者渐夥,遂成“一家言”,“洵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充分地认识它们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价值。在《凡例》中又说了之所以汇刊丛书,是“因前贤小品,每易散遗,故汇为一编”,汇刊的价值是在于“惟原本可佳,编类则失之矣”。这恐怕也是编刊丛书者们的共同思想。这也说明了他们编刊丛书虽然也从中透露了一定的文论观点和旨趣所在,但主要还是志在流通,为研究者提供一种较为完备的第一手材料,而不重在学术上的评价。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印的诗话多无序跋,不作论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何文焕在其《历代诗话》后附有一篇《历代诗话考索》,实际上就是对他所收的一些诗话著作的批评。其篇后附识云:

前代诗话,皆先哲名言,小子后生何敢妄议?虽然,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有之,考故实,索谬讹,读书者之本分也,遂成《考索》凡百有一条。

很清楚,他的《考索》就是对前人诗话发表“异辞”,有所议论。其所议之处,并不仅仅在“考故实,索谬讹”,也有一些是就文学观点乃至文学批评的态度、方法等而言的。如就《四溟诗话》而直接发表赋诗当重真情说曰:“余尝论赋诗须称地位,少壮而言衰病,饱暖而说困厄,平安而发感慨,皆不祥也。四溟山人亦云:‘学子美者摹拟太甚,殊失性情。’”又如指斥《全唐诗话》的“附会”批评云:“尤公记王安石《终南山诗》,云或谓维讥时,此等附会大可恨。李邕侯赋杨柳,苏长公咏柏,赖明皇神宗不受时相谗,亦几殆矣。”于此可见,何文焕还是有一种文学批评史学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汇刊的一些诗话的。但总的说来,他的这些批评还显得较零乱,有很大的随意性。至清末王启原在编刊《谈艺珠丛》时,头脑也比较清醒,其《自叙》对历代诗话所作的批评也颇有见解和条理:

逮夫尼山示教,数称诗而永以咏叹,后世才俊,稍加议述,及六代乃遂有专书,唐以后作者益繁,而不能尽见于世。今所传,不皆可采,然其至者,略具于是,足以观矣。……盖自梁刘

劉有《明詩》之篇，鍾嶸品詩，遂詳派別；唐人好談類格，而表聖之品，獨能入微；宋之詩入議宗，白石、滄浪知求興象；明則自麓堂而后，皆知以抉別法微為歸。故梁知其宗，唐別其詣，宋或微中，而明深造也。兩宋后，篇家雜說，稍飾以篇制，率被以詩話之名，沿流而作，未知紀極，終于無當。微言五季以上為書，或不盡精詣，而曼衍者鮮矣，以故搜摭較廣，而宋以降特嚴。其指歸之既殊，則亦或著稱于時，而今搜采有不之及者，雖使世訾其闕可也。

但他未對所錄的各部詩話一一作出认真的分析和评价。在匯刊文論叢書時，真正從文學批評史學的角度上作系統、全面、认真的學術性的评价，則直到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清詩話》時才有。可惜的是，這時作提要者郭紹虞則並非是當年編刊者丁福保^⑩，而當1983年郭紹虞自己編選《清詩話續編》時，卻又未能繼之而作全面的提要，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遺憾。

與詩話相比，文話、詞話、賦話之類的匯編叢刊就相對少得多了。有之，編輯者一般也乏批評史學的眼光，倒是晚明以後興起的輯選錄一些評點之作的“輯評”類書籍值得我們重視。如凌濛初家族就在这方面作出了較大的貢獻。凌濛初的父亲迪知、叔父遇知、弟瀛初等都注意出版輯評方面的工作。如凌稚隆（遇知，字稚隆）的《史記評林》一百三十卷就十分可觀。此書輯錄了楊慎《史記題評》，唐順之《史記選要》、王鏊《史記評抄》、茅坤《史記評抄》、王慎中《史記評抄》等16種《史記》評本的批語，又選錄了87種歷代論及《史記》的著作的有關論點，規模宏大。這正如其《史記評林凡例》所說：“諸名家讀史總評散見各集，茲刻輯錄于前，一展卷可得大旨云。”凌濛初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更多，其七卷本《合評選詩》就很有代表性。它裒集了沈約、謝靈運、鍾嶸、劉勰到鍾惺、譚元春等45家對於《文選》的有關言論與批評，用朱墨套印的方式，將評語輯錄在正文的書眉，成為一部批評《文選》的重要之作。當然，它的輯錄還是有一定的標準的，《四庫總目提要》說它“所采惟鍾、譚為

多，圈点则一依郭正域本，其宗旨可以概见也”。这实际上说明了凌濛初的辑评也就是对于众家批评的一种批评。

三

在理论性的批评中，首先令人注意的当然是有关诗话、文话、序跋、杂著、专论等批评性文字。这些文字，数量多而分散，要对它们钩稽、梳理，作史的分析，一时间还是有相当难度的。大致说来，从王逸对班固的屈原论提出批评开始，有的评单篇论文，有的论整本专著，有的就文而论，有的就人而评，大都三言二语，就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罕有系统、深入的论述。《文心雕龙·序志》对“近代之论文”作了较为全面的审视，且也作了较为精当的评价，在古代文论中还是不多见的：

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珣《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刘勰之后，如唐代陆龟蒙的《酬谢袭美先辈》长诗在通观魏晋南北朝文学时，也对当时文学评论展开了述评，特别是对陆机的《文赋》与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了高度的评价：

吾祖（指陆机）仗才力，革车蒙虎皮。手持一白旄，直向文场麾。轻若脱钳钛，豁如抽庾屝。精钢不足利，騷裹何劳追。大可罩山岳，微堪析毫厘。十体免负赘，百家咸起痿。争人鬼神奥，不容天地私。一篇迈华藻，万古无孑遗。

刻鹄尚未已，雕龙奋而为。刘生吐英辩，上下穷高卑。下臻宋与齐，上指轩从羲。岂但标八索，殆将包两仪。人谣洞野

老，骚怨明湘纍。立本以致诘，驱宏来抵牾。清如朔雪严，缓若春烟羸。或欲开户牖，或将饰纓綈。虽非倚天剑，亦是囊中锥。皆由内史意，致得东莞词。

这指出了《文赋》文词华美，目光锐利，气魄宏大，~~辨析入微~~，对文场具有指导意义；而《文心雕龙》则纵论上古至宋齐文学，~~眼界开阔~~，议论精锐，犹如囊中之锥，很有价值。这篇诗作，实际上具有魏晋南朝文学批评史的意义。这类评论在后世虽然并不很多，但还是往往可以看到，如胡应麟在《诗薮》中针对“近人见宋世诗评最盛，以为唐无诗话”而著录了“唐人诗话入宋者”20种之后，又对流传于明者作了如下的评价：

唐人诗话今传者绝少，孟棻《本事诗》，小说家流也。惟殷璠、高武颇有论断。张为《主客图》，义例迂僻，良堪喷饭。然其所论，亦自有意，特创为主客之说，与钟嵘谓源出某某者，同一谬悠耳。无名氏有《续本事诗》，今不传。卢瓌有《抒情集》，亦《本事诗》类也。（外编卷三，又见杂编卷二）

可以看出，这类评论是在对某一时期的诗文理论批评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后作出的，但这种评论毕竟还是扫描式的，缺乏有深度的分析。也有的对前人诗论文评作了系统的研究之后，只是标举了几句名言或作十分简略的概括。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开头就分“语关系”、“语赋”、“语诗”、“语文”、“总论”等五个方面，标举了自司马相如、扬雄、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至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谢榛、何良俊等四十馀家的论文之语，认为这些是文论中的“隋珠崑玉”，“撷而观之，其于艺文思过半矣”。与此相类，甚至有的连最简略的概括、评论语也没有，只是摘录前人的论文之语来加以标举，如《艺概》中不少纲领性的观点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的。这虽然也表明了论者对于前人文论的某种态度和观点，但毕竟比较间接。这种摘句式的评论也常见于就某一理论问题而综合前人的观点，如《岁寒堂诗话》以“情”论诗来强调“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时说：

《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子建、李、杜皆情意有馀，汹涌而后发者也。刘勰云：“因情造文，不为文造情。”若他人之诗，皆为文造情耳。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三人之论，其实一也。

这实际上是结合了作家作品的研究，肯定了前人文论中情理说。再如《升庵诗话》在论“四言诗”时，引用了刘勰、钟嵘、刘潜夫、叶水心等人的论说后，作了如下的总结：“合数公之说论之，所谓易者，易成也；所谓难者，难工也。”这也可以说是对前人文论研究后所作的结论。当然，在古代的诗话、文话、序跋、杂著中，更多、更有代表性的是对前人的诗论文评作出直接的肯定或否定性的批评，或表示不同的意见和作某种引申发挥。如宋代孙光宪在《白莲集序》中评《文心雕龙》曰：“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这是对全书的评价。《岁寒堂诗话》称“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这就是对钟嵘某一具体意见的肯定；而《碧溪诗话》说钟嵘评陶潜诗“但称其‘风华清美，岂直为田家语’”，则是对钟嵘论陶的否定。《升庵诗话》说：“宋人诗话称戴石屏‘春水渡旁渡，夕阳山外山’以为奇句。余观唐韩君平‘夕阳山向背，春草水东西’意同而语尤工。”这就是对前人的诗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在同一书中杨慎又说：“刘勰云：‘铅黛所以饰貌，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予尝戏云：‘美人未尝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这段话针对刘勰论质与文的关系时比较侧重在内在的本质而说得更加辩证，且引申到才与学的问题。在古代诗话中，清初贺裳的《载酒诗话》等较为注意对前人诗论著作与诗论问题的批评，如“宋人论事失核”、“宋人议论拘执”、“《野客丛谈》”、“《瀛奎律髓》”、“刘须溪”、“高秀英”、“荅

溪渔隐”、“《升庵诗话》”、“顾华玉论诗”、“《艺苑卮言》”、“谢榛《诗家直说》”、“袁石公论诗”、“《诗归》”、“谭评苏诗”等一看标题就很清楚。他的批评往往能抓住要害，一言中的，且又比较平允，不作绝对的肯定或否定。如曰“须溪评诗极佳，然亦有过当处。”“谢茂榛论诗，不顾性情义理，专重音响，所谓习制氏之铿锵，非关作乐之本意也。其纠摘细碎，诚有善者，亦多苛僻。”“钟氏《诗归》失不掩得，得亦不掩失。得者如五丁开蜀道，失者则钟鼓之享鸛鷀。大率以深心而成僻见，僻见而涉支离，误认浅陋为高深，读之使人怏怏耳。”在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又往往详细举证，加以分析，故具说服力。但或许是受了诗话体例的限制，所论还缺乏一种批评史学的整体观念。古代论者各人在发表肯定或否定等不同意见时，往往会集中在某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展开辩论，例如严羽的“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两句话，就引发了后人不息的论争，今就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所提到的来看，就有黄道周、朱彝尊、毛奇龄等三十馀家参与了这场辩论。可以说，双方辩论的意见有的还表现得相当激烈。但通过辩论，大家不但更加了解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严羽及其《沧浪诗话》，而且对作家的才与学，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等重大理论问题有着不断深入的认识，推动了古代文学批评学的发展。应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学者们对于文学批评的问题还是关心的，对不少专著和理论问题作了批评和研究，但遗憾的是专心致志于此的学者毕竟比较少见，故没有出现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文评著作的专著，所有的评论大都散见于诗话、别集、杂著之中。到清代，情况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似乎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来：

一、出现了如毛先舒《竟陵诗解驳议》、冯班《严氏纠谬》一类就某一文评专著所发表的专论。《严氏纠谬》一卷，力图以学问匡正《沧浪诗话》以禅喻诗的疏误和批判“似是而非，惑人为最”的“兴趣说”，以救正明代七子以来诗尊盛唐的时风。它的观点是否正确自可讨论，但毕竟以这样的批评形式和批评勇气而出了名。在《诗

辩坻》中的《竟陵诗解驳议》一文,可能因批评对象本身并没有《沧浪诗话》那样出名而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它倒是一篇较好的文学批评史学方面的专论。毛先舒其人还是很有批评史头脑的人。他在《诗辩坻》的《总论》中有一篇《三弊篇》,也是专论“古今谈诗家”的“持论”的。《竟陵诗解驳议》是批评钟惺《诗归》一书的专论,长达7000字。钟惺的《诗归》作为竟陵派的代表作,在明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竟陵诗解驳议》先将竟陵派放在文学批评史发展的背景上,分析了这一诗派之所以能风行的六点原由及其弊病,然后再对《诗归》作具体的批评。它先摘录了三十八条,认为“是其立说善者”,并没有全盘否定;然后又摘录了三十三条“其立说谬者”,一一加以分析;最后又表示了对当前诗歌创作和批评风气的担忧,点明了他写本文的目的。整篇文章结构完整,有分析,有深度,应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史上的一篇比较像样的专论。

二、出现了如章学诚论诗话的专论《文史通义·诗话》。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出现过对整个文评著作的综论性文章,但诗话作为最有代表意义的文评著作,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专论,也应该说是文学批评学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在章学诚之前,将“诗话”或“谈诗家”作为一个整体来批评的文字不是没有,但这种批评往往只是就某一问题(如起源、弊病等),或就某一些人的某些理论、观点发表三言两语随感式的意见,而章学诚的《诗话》则是一篇完整的专论。它从诗话的起源论起,论及了诗话的分类、流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流弊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所下的结论也颇中肯,所以历来受到论者的重视。

三、出现了如《鲁岩所学集》(张宗泰著)这样集中了近四十篇有关诗话文评专论的别集。这些专论虽然多以序跋的形式出现,但集中了这么多的数量,在以往的别集中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足以说明作者对探讨这一学问的重视。且他的题跋,也往往与一般的目录版本学家所作不同,还是比较注意从文学批评方面着眼。如其《跋〈榕城诗话〉》云:“《提要》谓‘董浦论诗意欲追步渔洋,而渔

洋善于摘录名句,董浦则未之能’,是诚有然矣。然窃以为董浦学博而才雄,其作诗以驰骋笔墨为能事,故其所取之诗亦多与己性情相近,往往长篇大幅、数十韵之古诗多见编录,颇有戾于诗话之体。”《跋岁寒堂诗话》云:“戒名不甚著,诗也不多见,而其持论,乃远出诸家评诗之上。”《跋南濠诗话》在总体上批评作者“悖之甚”,“可谓无是非之公”的同时,又指出:“惟其中有一条云:‘诗之不工,以不用心之致。’又谓:‘作诗必情与景会,景与情合,始可与言诗。’颇得作诗之旨。”可见他还是颇具文学批评史家的眼光与气度。但毋庸讳言,他的这些专论,仍然不能给人以一种把文学批评(或诗话)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来作系统研究的印象。实际上,不但他如此,章学诚、毛先舒、冯班等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比之以前,其文学批评学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但还未达到完全自觉的地步。

据上所述,诗话、文话、序跋、杂著等理论性的批评,在总体上还是显得比较零散,甚至还不如某些目录学著作那样网罗全面,提要系统,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对于文评学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是在这类论著中发表得最为充分。比如关于文学批评的起源、分类、标准、流变、价值及批评的方法、态度等都有不少论述。而这些问题在其他样式的研究中恰恰是较少顾及的。这里先看讨论得比较热闹的有关文评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围绕着诗话起源的问题而展开的。作为勒成专著的诗话之作,有人认为钟嵘《诗品》是“诗话之源”(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也有人认为皎然《诗式》、张为《诗人主客图》是“诗话诗派之所由滥觞”(余成教《石园诗话》),或者认为《六一诗话》才正式用了“诗话”之名,故司马光继而作《续诗话》。这些我们暂且都不论。由于追流溯源,有人就把诗话(实际上也就是文学批评)的源头推到了遥远的三代^①,也有人认为起于稍晚的春秋战国时期^②,又有人降而至汉代^③,甚至有人认为发端于南朝宋代的《世说新语》^④。这些意见,或从内容着眼,或从形式考虑,或主于议论,或重于记事,都有某种合理的因

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形成和发展打开了思路,具有积极的意义。再如关于文学批评的价值与功用问题,在这类著作中也多有讨论,并不简单地认为“诗话兴而诗亡”^⑮。“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文心雕龙·序志》)大凡早期的文论著作多强调自己的批评是为创作服务的,到何文焕序《历代诗话》时还认为诗话是“骚人之利器,艺苑之轮扁”。那么怎样的文论著作才是“骚人之利器”呢?有人强调只有能把握住“诗家三昧”即诗的艺术特征的诗话才是上乘之作,否则“杂出蔓辞,殊不强人意”(王铎《麓堂诗话序》)。而有的则比较侧重在遣词造句、使事用典等具体的写作方面,如《彦周诗话》开头就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许彦周的这段话,兼顾了“文”与“史”的两个方面,还照顾到大量的记事性诗话的资料价值的问题。不过在中国古代,在传统的经史观主导下,理论家们还是十分强调为“诗教”服务的功能。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论及诗话除了“论诗论文”之外,还兼具“传记”、“小学”(训诂)、“杂家”(笔记)的作用,而归根到底则“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有的论者还说得十分尖锐,如沈洵在肯定《韵语阳秋》“有益名教,若悖理伤道者,则反复评论,折衷取予,以示劝戒”后说:“振六义于古诗既亡之后,发奥蹟于灵均未睹之先,又岂若世之评诗者,徒揣其句语之工拙,格律之高下,而屑屑于月露风云、花木虫鱼形状之间而已哉!”这显然是把宣扬诗教放在首位的。总之,他们已各有侧重地论及了文学批评具有阐发艺术理论和指导写作的价值之外,还谈到了它的社会作用和资料价值等各个方面。诸如此类,在诗话、文话、序跋、杂记类的论述中,较多地接触到了有关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尽管比较分散,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四

在理论性的批评中,最为直接且富有民族特点的样式是评点。

前述《二十四诗品浅解》、《诗品臆说》等著作，实际上已介于注、评之间，古代对于《文选》、钟嵘《诗品》、《沧浪诗话》等著作进行校注时，也间或有评点笺释之语，另外如清代贺裳的《载酒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等也有批本。在小说戏曲评点方面，如金圣叹对袁无涯本《水浒》评点的批评，毛纶、毛宗岗父子对所谓李卓吾评点《三国》的批评，张竹坡对崇祯本《金瓶梅》评点的批评，周昂对于金批《西厢》的批评，都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特别是文龙在批《金瓶梅》时，针对张竹坡的评点方法与态度，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看法。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是接受了金圣叹“经我手眼批过，便是圣叹之《西厢》，而非王实父之《西厢》”的观点，自称其评点是“穷愁著书”，“我自作我的《金瓶梅》”（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来阐释、批评作品的。金、张的批评确是一种明显的再创造，但他们的阐释难免有不少地方偏离了作品的本意。这在文龙看来就是失“真”。他特别不满张竹坡为了与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评点唱反调而故意“痛恶月娘”、“偏袒春梅”、“深许玉楼”。在第十八回批中说：

批此书者，每深许玉楼而痛恶月娘，不解是何故？夫批书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也。

在文龙看来，“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难就难在“真”和“细”两个字上（第二十九回评）。而要达到这个境界，批书者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平时需有才学识的全面修养；二、临批时要心入书中，悉心体会；又要能置身事外，保持距离；既要进行主客观的交流，又要保持主客观的平衡；三、要准情度理，坚持原则，决不可“故示翻新”，“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或“爱其人其人无一是，恶其人其人无一是”；四、要有一种公正的批评态度和良好

的批评情绪,所谓“心要平,气要和”。以上所谈,实际上关系到文学批评中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六经注我”式的阐释性批评;另一种是“我注六经”式的还原式的批评。可惜的是,不能起金圣叹、张竹坡于地下,来与文龙一辩。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还是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它们各有存在的合理性。

文龙等评点对于前人的批评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批评,但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史上,最为集中,也最有代表意义的无疑是有关《文心雕龙》的评点。

今存最早对《文心雕龙》作评点的是杨慎(1488—1559)。明代闵绳初在《文心雕龙引》中说:“若夫握五色管,点缀五色文,则吾明升庵杨先生实始基之。”明代的另一位《文心雕龙》的序作者顾起元也说:“升庵先生酷嗜其文,咀啜菁藻,爰以五色之管,标举胜义,读者快焉。”所谓“握五色管,点缀五色文”,即用五种颜色来加以圈点。杨慎在《与张禹山书》中对自己的这一工作曾有这样的说明:

批点《文心雕龙》,颇得刘舍人精意。此本亦古,有一二误字,已正之。其用色:或红,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自为一例,正不必说破,说破又宋人矣。盖立意一定,时有出入者,是乖其例。人名用斜角,地名用长圈。然亦有不然者,如董狐对司马,有苗对无棣,虽系人名地名,而俚偶之切,又当用青笔圈之,此岂区区宋人之所能尽,高明必契鄙言耳。

杨慎批点的原本早佚,好在明末的一些校刻评注本大都还不同程度地保存了它的风貌。大致看来,他的五色圈点主要是关系到文章的用语章句之妙。这正如明代徐燊在其校本的题记中说:“杨用修批评圈点,用硃黄杂色为记,又自秘其窍,不烦说破,以示后人,大都于其整严新巧处而注意也。”因此,这种五色圈点既并不十分明确,所谓“义隐未标”(曹学佺《文心雕龙序》),又主要还是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加以批评的。这种批评,尽管也关系到对其文论思想的正确认识,也可以说是对于文论著作的一种研究,但毕竟不是对于《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学批评的直接批评。

杨慎从文学理论批评的角度上对于《文心雕龙》的批评主要见于他的少量的批语中。

在现存的徐燊校本、梅本、凌本等评校本中,保存的杨批仅十馀则,数量极少。这些批语,有的还是停留在对《文心雕龙》的用词造句的点评上,如《辨骚》篇“童蒙者拾其香草”句下批曰:“‘拾其香草’,尤奇句。”在《论说》篇的“经无论字”下,指出“《书》有‘论道经邦’,已有‘论’字矣”^{①6}。但有的则是在这类批评的基础上对刘勰的批评有所补充和发挥,如评《辨骚》篇的“《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两句曰:“‘耀艳深华’四字,尤尽二篇妙处,故重圈之。皮日休评《楚辞》‘幽秀古艳’,亦与此相表里。予稍易之云:《招魂》耀艳而深华,《招隐》幽秀而古朗。”这里将皮日休语稍易一字而将《招魂》、《招隐》两篇分而论之,就评得更是恰到好处。这实际上就是对《文心雕龙》的个别观点作了较为婉转的修正。也有时,他就运用刘勰的观点去进一步评价具体的作品,如在《情采》篇刘勰论“为情而造文”和“为文而造情”之后,批曰:“屈原《楚辞》,有疾痛而自呻吟也;东方朔以下拟《楚辞》,强呻吟而无疾痛者也。”杨慎在《文心雕龙》的批评中,对于众说纷纭的“风骨”的解释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在《风骨》的篇名下批曰:

此分风骨之异,论文之极妙者。

在“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句下又批曰:

引“文明以健”,尤明切。明即风也,健即骨也。诗有格有调。格犹骨也,调犹风也。

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一本此批在标题下。

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来说明了“风”与“骨”的涵义,即文章外在风貌的生动明艳和内在品格的劲健高美。这一说法,对于正确理解刘勰笔下的“风骨”不无参考价值。杨慎在批语中,有时就借题发挥,直接表明了自己论诗重情的观点。如《明诗》篇在解释“诗”的概念时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

训，有符焉尔。”杨慎于此进一步说：“《仪礼》：‘诗附之。’又云：‘诗怀之。’皆训为持。此‘诗者持也’本此。千古诗训字，独此得之。宋人说诗，梦寐不到此，盖宋人元不知诗为何物也。”接着又说：“宋之腐儒，不知诗，作诗话、诗谈、诗格、诗评，无一可采，误人无限。与其观宋人之书，何不观此？至言不出，俗言胜也。然可语此，世亦无几人，唯吾禹山可也。”这实际上就在表明自己对于“诗”及宋人诗话的看法，与《升庵诗话》卷四所论“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是一致的。至于从批评的方法上看，杨慎除了直接地批评得失、阐发涵义之外，还较注意比较。例如他将《文心雕龙》与同时代的《诗品》作了比较。在《明诗》篇中就有两则这样的批语：

此评古之诗直到齐梁，胜钟嵘《诗品》多矣。

评《古诗十九首》得其髓者。钟嵘评《十九首》云：“文温以丽，意悲以远，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与此互相发。

《文心雕龙》可能成书于齐末，前一则虽然说得并不十分准确，但其精神在于肯定《文心雕龙》所批评的诗歌的时间跨度大，比较了两书的短长，这无疑是正确的。后一则在比较中认为两书各有千秋，态度是比较客观、平允的，并不如后来者胡应麟等认为两者不能相比^①。杨慎的这种比较，不但在同一文学批评的范围内进行，而且将视野扩展到其他艺术领域。在《风骨》篇的“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句下，他又写下了如下的评语：“此论发自刘子，前无古人。徐季海移以评书，张彦远移以评画，同此理也。”这种影响比较，不但肯定了刘勰理论的原创性，而且揭示了诗与书、画具有相同的艺术规则。总之，杨慎的批语尽管简略，但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学史上还是很有价值的。

杨慎之后，晚明有许多文坛名家如陶望龄、陶主敬、陈仁锡、曹学佺、叶绍恭、钟惺等人分别对《文心雕龙》进行了评点。这些人的评点，除了叶绍恭主要用篇末总评的形式稍作发挥之外，一般都继承了杨慎的评点风格，用三言两语作眉批或夹批，对《文心雕龙》的

行文或理论批评作出评价。这些评点，一般发明不多。如钟惺评本，只有个别地方通过批评《文心雕龙》而发表了自己有关文学与文学创作的看法，如《原道》篇批“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道：“文章直以天地发原，岂词人小技？”批《神思》篇“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时道：“文章能事于此，思过半矣。”不过这些见解比较一般化，较有理论特色的是《隐秀》篇批“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时道：“隐秀二字，将文章家一种幽冷之趣道出。”这可使人们相信这部与钟惺观点有些接近的评本可能不是伪作。在钟批中，大量的批评是指出刘勰所论历代作家、各种文体及表现手法的准确性。如《明诗》篇在正文“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处批曰：“评品历代诗人，无不曲当。”在《乐府》篇正文“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处批道：“分别乐心、乐体，何等精微。”在《颂赞》篇“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处批道：“颂之精微，数语道尽。”一句话，正如在《书记》篇中的批语曰：“种种体裁，莫不曲为画出，而此特妙。”应该说，这样的批点意义不大。在钟批中稍有意思的是，他也比较注意批评了《文心雕龙》本身的文采。如《祝盟》篇“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处批道：“二词之妙，可采入逸诗。”在《诏策》篇批“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处道：“采色耀日，称之雕龙非过。”如此等等，看法都比较肤浅。其他如陈仁锡、叶绍恭等人的批评也大都如此，缺乏精见。比较起来，曹学佺（1574—1647）的评点最有文学批评史学的眼光。曹氏本身能诗，有《石仓十二代诗选》等不少编著。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七《谈艺七》有一则“曹能始”曾给予高度评价：“明万历中年以后，迄启、禛间，无诗。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学佺诗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时名士如吴兆、徐桂、林古度辈皆附之，然海内宗之者尚少。钱牧斋所折服，惟临川汤先生义仍与先生二人而已。”他的评点是在认真校勘、深入研究《文心雕龙》的基础上作出的，故能对《文心雕龙》的整个构架和体系有所探索和概括。在

其评本的序言中说：

《雕龙》上廿五篇，詮次文体；下廿五篇，驱引笔术；而古今短长，时错综焉。其《原道》以心，即运思于神也；其《征圣》以情，即体性于习也；《宗经》紬纬，存乎风雅；《詮赋》及餘，穷乎变通。良工苦心，可得而言。

他以《原道》、《征圣》、《宗经》为纲，力图勾画出五十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一定的识力。他的批评的独特性，尤突出地表现在抓住了两个字：一个是“心”字，另一个是“风”字。他说：“此书以心为主，以风为用，故于六艺首见之，而末则归之以文，所谓丽而不淫，即雕龙也。”（《宗经》篇评）关于“此书以心为主”的观点又见之于《原道》、《乐府》等篇的评点。如《原道》篇开头，刘勰在谈文章的根本时，从天、地谈到人，认为人是“天地之心”；又从人谈到“心生而言立”云云；显然“人”之有“心”是文学创作的枢机，也是使文章与天地间动植山泉等万品“无识之物，郁然有彩”区别的关键。因此，曹学佺在这里指出道：“先提起心字，而后及有心、无心之别。”使人一开始就对“心”字引起注意。在《乐府》篇“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句下，他又评曰：“先心后器，先诗后声，此极得论乐府之体。”我们结合《文心雕龙》的书名和《序志》篇刘勰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以及文学创作的根本特点来看，曹氏抓住一个“心”字确为抓住了要害。再看他论“风”：

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风骨》篇评）

古今一风也。通变之术，亦主风矣。（《通变》篇评）

势亦主风，射矢、曲湍之喻，往往见之。（《定势》篇评）

声律以风状，知风则律调矣。（《声律》篇评）

外听，风声也；内听，风骨也。（同上）

时序者，风之递降也。观风可以知时，如薰风主夏，朔风主冬之类。（《时序》篇评）

诸如此类,他在具体的评点中多处论及了“以风为用”。这里所说的“风”显然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指作家作品所呈现的风貌;另一种是指时代的风貌。但从其序言来看,他所理解的“风”则具有更深广的意义。他说:

夫云霞焕绮,泉石吹籁,此形声之至也;然无风则不行。风者,化感之本原,性情之符契。诗贵自然,自然者,风也。辞达而已,达者,风也。纬非经匹,以其深瑕;歌同赋异,流于侈靡;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诸家诡术,不应贤王之求。以至词命动民,有取于巽;谐隐自喻,适用于时;岂非风振则本举,风微则末坠乎!故《风骨》一篇,归之于气,气属风也。文理数尽,乃尚《通变》,变亦风也。刚柔乘利而《定势》,繁简趋时而《铨裁》,律调则标清而务远,位失则飘寓而不安,风刺道丧,比兴之义已消;物色动摇,形似之工犹接。盖均一风也:裴兰转蕙,足以披襟;伐木折屋,令人丧胆。倏焉而起,不知所自;倏焉而止,不知所终。善御之人,行乎八极;知音之士,程于尺幅。《文心》不云乎:“深于风者,其情必显。”《文心》之深得文理也,正与休文之好易合;而《文心》之所以能易也,则有风以使之者矣。

在这里,他用更明确和系统的语言说明了“风”不仅是外部的表现,而且也是诗歌创作与发展的动力,乃至是贯串各个方面的灵魂。它与内部的情志相生相成,所谓“以心为主,以风为用”。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一部《文心雕龙》的要义。曹学佺的这种批评,有时不免使人有牵强之感,但显然不是运用了流行的观点信手批点而成,而是经过了精心研究、独立思考之后所下的结论。他的批评,使人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文学批评史学的独立意识。

至清代,又有黄叔琳、纪昀、李安民及清谨轩抄本等评点。李安民的评点都作旁批,篇篇都有;清谨轩本则是篇评,且为选本。它们的评语都比较简略,如李安民评《原道》篇有四处:

“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旁批:“自然之文,至文也。”

“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旁批:“只从唐虞说起,在尔时为

卓见。”

“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旁批：“书只论文，故专就文上说，然终肤浅。”

“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批：“一语简要。”

再看清谨轩本的评语风貌：

《原道》篇：原文之由于道，振古圣绪，独见其源。

《诠赋》篇：较之《文赋》，更博，更腴，诚丽笔也。

《风骨》篇：六朝之文，莫要于骨，莫妙于风，兼而论之，得指归矣。

《时序》篇：古今人才，不能出其范围。论世论人，两获其隽。

《才略》篇：古今论文之家，殊无此典博妍秀之作。

这类批语，有的从文章作法上着眼，也有的是从文学批评学的角度上着墨的，其中自有他们的真知灼见，但总体上看，他们的这些评点少有警策之处，又加上其人不显，故其书流传不广，至今都已很难觅见。与此相反，受知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显官黄叔琳（1672—1756）的《文心雕龙辑注》一直声名赫赫，成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之前最为通行的本子。其实，黄本的校、注、评多出自其门客之手，其校、注主要袭取了梅庆生、王惟俭、何焯的成果^⑧，而其评点也乏真知灼见，相反错误倒不少，仅被纪昀指摘的就有十余条之多。如《乐府》篇就有两处：一处是正文“暨后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下，黄评曰：“声诗始判。”纪驳曰：“声诗自古本判，不始于此。此评似是而非。”另一处是正文“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下，黄评曰：“唐人用乐府古题，及自立新题者，皆所谓‘无诏伶人’也。”纪驳曰：“唐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诗也。此评未确。”因此，黄叔琳《辑注》本的名与实是有距离的，难怪黄叔琳本人也“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聂松岩题记）。不过，《辑注》本毕竟综合了前人的一些成果，给一般读者带来了方便，这也就不难理解它之所以比较流行的原由了。

在《文心雕龙》的评点史上,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无疑是纪昀。纪昀(1742—1805)其人,可说是我国古代最具文学批评史学思想的人。我师朱东润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就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指出了这一点:“自古论者对于文学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纪氏者。”“晓岚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最大者在其对于此科,独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累累如贯珠,其语见于嘉庆丙辰、壬戌两科会试策问。”今转引嘉庆丙辰会试策问如下:

齐梁绮靡,去李杜远甚,而杜甫以阴铿比李白,又自称“颇学阴何”,其故何也?苏黄为元祐大宗,元好问论诗绝句,指为“沧海横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于美刺无关,而论者谓之上乘;元白讽谕,源出变雅,有益劝惩,而论者谓之落言詮,涉理路;然欤否欤?《击壤》流为濂洛风雅,是不入诗格者也,然据理而谈,亦无以难之;《昌谷集》流为铁崖乐府,是破坏诗律者也,然嗜奇者众,亦不废之;何以救其弊欤?北地、信阳以摹拟汉唐,流为肤滥,然因此禁学汉唐,是尽徇古人之规矩也;公安、竟陵以“革甲新意”,流为纤佻,然因此恶生新意,是徇天下之性灵也,又何以酌其中欤?

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是文学批评史的问题。以此策士,确属创格,难怪“壬戌三场会试,四千人中除一卷外,于此条无置答者”。这足以说明纪昀的文学批评史学的思想在中国古代还是曲高和寡,卓立不群。至于纪昀在文学批评学方面的实绩,除了作为总纂官的《四库总目提要》之外,即还有《文心雕龙》、《史通》、《瀛奎律髓》、《玉台新咏》及李商隐、苏轼、陈师道等人诗歌的评点。这些评点中不少是对于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对于史学著作的批评,但《文心雕龙》的评点,则是正宗的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

《原道》篇是《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的一篇文章。刘勰自己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序志》)曹学佺抓住了一个“心”字,纪昀则抓住了一个“道”。纪昀在篇名下批曰:

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

文士之上。

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纪昀作为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文学侍臣，打出卫“道”的旗帜是不难理解的。问题是我们对于刘勰提出的“道”以及纪昀所理解的“道”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在六朝文士偏重表现形式的时代，强调文原于道，的确有“截断众流”的积极意义。而更重要的是，纪昀所肯定而加以阐发的乃是刘勰所提倡的“自然之道”。所以纪昀在这一篇中紧接着批道：“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以自然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在《隐秀》篇，纪昀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道：

纯任自然，彦和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论。

围绕着追求“自然”的艺术境界，纪昀从创作的心态、文章的组织，乃至用词、声律等作了多方面的阐发：

意在游心虚静，则腴理自解，兴象自生，所谓自然之文也。
(《神思》篇评)

自篇首至“自然之势”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势。

自“绘事图色”以下，言势无定格，各因其宜，当随其自然而取之。(《定势》篇评)

此又深入一层，言宫商虽和，又有自然、勉强之分。(《声律》篇评)

胸富卷轴，触手纷纶，自然瑰丽，方为巨作。若寻检而成，格格然着于句中，状同镶嵌，则不如竟用易字。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沈休文三易之说，未可非也。若才本肤浅，而务于炫博以文拙，则风更下矣。(《练字》篇评)

于此可见，纪昀是以“自然”为宗旨来论《文心雕龙》的，这不能不说是抓到了《文心雕龙》的痒处的。

纪昀之所以重视刘勰的“自然之道”，一方面是从文学的特点出发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把刘勰放在自汉至六朝文学及文论发展的背景上考察而必然得出的结论。换句话说，纪昀评《文心雕

龙》的另一个特点即是注意从时势的实际出发。他曾在《情采》篇的评中正面解释了刘勰标举“自然之道”的目的说：“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在许多篇章的批评中，纪昀揭示了《文心雕龙》救时补弊的意义，如《诠赋》篇评道：“篇末侧注小赋一边言之，救俗之意也。舍人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药。”《杂文》篇评曰：“仍归重理一边，见救弊之本旨。”在《通变》篇中又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这些都指出了刘勰立论的基础。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纪昀结合时势来论文评，既肯定了刘勰的立论在沧海横流之时能“截断众流”，又能指出即使刘勰也不能免俗，不能不受到时风的影响。如《诏策》篇评指出：“彦和之意，似以魏晋为盛轨，盖习于当时之所尚。”在《正纬》篇篇名下评曰：“此在后世为不足辩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康成千古通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的确，不论是如刘勰般的“文士”，还是郑玄那样的所谓“通儒”，谁都不免会受到时风的影响，谁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局限。就是从文章的角度来看，纪昀也指出刘勰仍“不脱六代俳偶之习也”（《宗经》篇评）。纪昀的这种批评能从历史出发，是实事求是的。

纪昀基于否定六朝绮靡的文风而肯定了刘勰的文论，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因此完全否定六朝的文学。特别是从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理论风行之后，人们往往将六朝文学一笔抹煞，尤其是对声律、骈偶、夸饰等常常归之于形式主义而全盘否定。其实，文学作为用语言来表现美的一种样式，其语言形式的美同样不可忽视。纪昀在评论刘勰的文论时对这一点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他一方面强调文章内容的充实与真实是“论文之本”（《祝盟》篇评），“诗之本源”即在于“持人情性”（《明诗》篇评）；但另一方面也并不简单地排斥语言形式的美。这在《声律》篇的评点中表现得十分明确。他就在标题下作批，指出声律之不可废，且批评了钟嵘“直寻”说的片面性：“齐梁文格卑靡，此学独有千古，钟记室以私憾排之，未为公论也。”与此相同，在《丽辞》篇标题处又评道：“骈偶于

文家为下格,然其体则千古不能废。其在六代,犹为时尚,故别作一篇论之。”这说明了纪昀与刘勰一样,都是在强调文学的思想内容时,也十分注意文学的艺术特性的。这在《夸饰》篇的评点中,同样也有清楚的表述:“文质相扶,点染在所不免。若字字摭实,有同史笔,实有难于措笔之时。彦和不废夸饰,但欲去泰去甚,持平之论也。”这都说明了纪昀对于文学的艺术特点和形式美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对于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态度与方法,纪昀也是比较注意的。他一贯主张作“持平”之论(参见《书徐节妇传后》、《壬戌会试录序》等)。在整个《文心雕龙》评点中,他一方面批评了刘勰,以及杨慎、曹学佺、黄叔琳等人的许多问题,同时也注意吸取他们的不少长处,例如曹、黄等善将《文心雕龙》与《诗品》、《史通》等作比较,在肯定刘勰的观点时好将其意义扩大化而以此来评价后来的作家作品,这些批评方法纪昀都作了继承和发展。他高度肯定了刘勰作批评时能发“通人之论”(《征圣》篇评),说“甘苦之言”(《练字》篇评),以及能作巧妙的比喻(《声律》篇评)等,但他也不时指出刘勰在批评中存在的一些态度与方法上的问题。这主要是:一、附会。第一篇《原道》正文“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处,纪昀就指出:“此解《文言》,不免附会。”《诏策》篇“命之为文,制性之本”处也批道:“‘制性之本’,句似精奥而实附会。”二、强作分析。《宗经》篇道:“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这种以六经为各种文体的源头的说法,尽管后人也有附和,但毕竟比较勉强,故纪昀批道:“此亦强为分析,似钟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三、装点门面。此与不可说而强说不同,乃是不必说而多说。刘勰作《征圣》篇,纪昀就认为“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于第一段文字处又接着批道:“此一段证实《征圣》,然无紧要。”四、矫枉过正。《乐府》篇曰:“《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

雁》群篇，靡而非典。”纪昀认为这里对两类作品一扬一抑都失过分，故批道：“《桂华》，安世房中歌之一也，尚未至于不经，此论过当。《赤雁》等篇，亦不得目之曰靡，论亦过高。盖深恶涂饰，故矫枉过正。”诸如此类，都说明真正做到如刘勰在《知音》篇中所说的“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还是十分困难的。

除了《文心雕龙》等评点之外，纪昀在《四库总目提要》以及《纪文达公遗集》中还发表许多文评学方面的意见，其数量之多、见解之精，无疑在中国古代是首屈一指的。他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遗产还有待于进一步加以挖掘和研究。

当回顾了中国古代研究文学批评的历史过程之后，再对照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文论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从而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努力的方向。首先我们看到，现代的研究并没有脱离传统，不存在什么“断层”的现象。这个传统包括观点和方法两个方面。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我们不难找到《四库总目提要》的影子。在以后汗牛充栋的文论著作中，引用古人观点的实例触处可见。至于一般的传统的研究方法，也一直在沿用。特别如对《文赋》、《诗品》、《文心雕龙》等名著的校注笺证及文论著作的类编选注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现代的研究确实有一个飞跃。这关键是吸取了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思想，从而完全自觉地把“文学批评”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鼓起了一大批学者的研究热情，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的视野，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在思维方法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注重思辩性和系统性。这就使现代的研究成果不但在表现形态上与古代大不相同，而且在评论分析方面也显得更为细致而深入。现在，我们面对现实，又回首过去，就不难发现近一百年来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一种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原始材料不作系统清理与考辨，简单地搬用某种外来的理论去比附古人，夸夸其谈，大言欺人。这就难以得到

正确的结论,也无助于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因此,传统的研究方法还不能彻底抛弃,有的薄弱的环节恰恰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只有这样,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在二十一世纪才能有望更上一层楼。

-
- ① 如1922年5月《青年进步》53期发表了《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一文,1924年11月《南风》1卷3期发表了《中国文学批评》一文,至1927年出版了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 ② 王逸《楚辞章句序》在肯定屈原作品的怨刺精神时说:“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这里的“论者”就是指在《离骚序》中说屈原“露才扬己”云云的班固。王逸的文章,是比较明确的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后至曹丕《典论》出,曾有卞兰作《赞述太子赋》,评论其文“逸句烂然,沈思泉涌”云云,但这并非是专门对其中《论文》一篇的评论。对《典论·论文》的最早评价,今见陆厥《与沈约书》,称“魏文属理,深以清浊为言”。但早于此文则有陆云(262—303)《与兄平原书》第八评《文赋》之言。陆云《与兄平原书》评《文赋》说:“兄文自为雄,非累日精拔,卒不可得言。《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这也是较早的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
- ③ 中国古代也有对于小说戏曲批评的批评,如金圣叹对于袁无涯本《水浒传》“李卓吾”的评点,毛纶、毛宗岗对于《三国志演义》“李卓吾”的评点,张竹坡对于崇祯本《金瓶梅》的批语以及文龙对于张竹坡的批语等都发表过评论,但总的说来在小说戏曲领域内对于“批评的批评”并不太多,故本文主要还是就对“诗文评”的研究加以探讨。
- ④ 见1997年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本段论述多参考、吸取了他们的成果。
- ⑤ 詹锓《〈文心雕龙〉板本叙录》云:“黄叔琳的序中只提到是在梅庆生音注本的基础上加工的,而没有提到《文心雕龙训故》,只在原校姓氏表上最后加了王惟俭的姓名。其实所谓‘黄叔琳注’,有多少是黄氏或其门客注的呢?”但我们当注意到黄叔琳在篇注中还是提到过王惟俭注的,故《四库总目提要》有这样一段话:“明梅庆生注,粗具梗概,多所未备。叔琳因其旧本,重为删补,以成此编。……惟《宗经》篇末附注,极论梅本之外误,谓宜从王惟俭本;而篇中所载,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
- ⑥ 梅庆生本列原校姓氏有杨慎、朱谋玮等三十二家,实际上尚有遗漏,如王惟俭本《文心雕龙训故》,他就未见。

- ⑦ 参见《四库总目提要》、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序录》等。
- ⑧ 如关于唐代王昌龄的《诗格》，《总目》就认为是出于依托（见司空图《诗品》、《吟窗杂录》的提要）。对此后人多有不同意见，参见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及李珍华、傅璇琮《谈王昌龄的〈诗格〉》（见《文学遗产》1988年第六期）等。
- ⑨ 在南宋、元初还出现了《竹庄诗话》、《诗林广记》一类以诗系话，选集与诗评相结合的辑集。这类书的重心还是在作品，以后也是在向选诗的方向发展，故在文学批评史学方面的意义不大。
- ⑩ 丁福保编刊《历代诗话续编》时，曾于目录下附有简单的提要，但这都是摘编《四库总目提要》而成。
- ⑪ 如何文焕就在《历代诗话序》中说：“诗话于何昉乎？《虞书》纪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
- ⑫ 如姜曾《三家诗话序》说：“吴札观乐，不废美讥；子夏序诗，并论哀乐：即诗话之滥觞也。”秦大士《龙性堂诗话序》说：“诗话之由来尚矣。‘思无邪’，孔子之诗话也。‘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之诗话也。”
- ⑬ 如陆圻《诗辩坻序》说：“然则辨诗者何昉乎？语有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辨之始也。”其“《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一语，乃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评《诗经》之语，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 ⑭ 如方世举《兰丛诗话序》说：“晋谢太傅问兄子玄：‘诗以何句为佳？’玄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语，太傅举‘猗猗定命，远猷辰告’二语，盖各道其将相襟怀也。然已开诗话之端。”
- ⑮ “诗话兴而诗亡”语见钟廷英《全宋诗话序》。有这种观点的如元代赵文《青山集·郭氏诗话序》说：“诗话盛而诗愈不古。”明代李东阳《麓堂诗话》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杨慎批点《文心雕龙·明诗》说：“宋之腐儒不知诗，作诗话、诗谈、诗格、诗评，无一可采，误人无限。”清代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少，宋人诗劣于唐而诗话乃多。”
- ⑯ 后纪昀在此纠正杨慎的这一说法曰：“观此，知《古文尚书》梁时尚不行于世，故不引‘论道经邦’之文。然《周礼》却有‘论’字。”
- ⑰ 胡应麟《诗薮·内编·古体中》：“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钟氏体裁虽具，不出二书范围。至品或上中倒置，词则雅俚错陈，非萧、刘比也。”
- ⑱ 参见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附录二《序跋》及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的《〈文心雕龙〉版本叙录》。

1999年5月初稿

2003年7月修改

目 录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学论略(代前言)	1
《文心雕龙》评本提要	1
凡例	10

文心雕龙

原道第一	13
征圣第二	16
宗经第三	18
正纬第四	21
辨骚第五	24
明诗第六	27
乐府第七	31
诠赋第八	35
颂赞第九	38
祝盟第十	41
铭箴第十一	44
诔碑第十二	47
哀吊第十三	50
杂文第十四	52

诸隐第十五	55
史传第十六	58
诸子第十七	63
论说第十八	66
诏策第十九	70
檄移第二十	73
封禅第二十一	76
章表第二十二	79
奏启第二十三	82
议对第二十四	85
书记第二十五	89
神思第二十六	94
体性第二十七	97
风骨第二十八	99
通变第二十九	102
定势第三十	105
情采第三十一	108
熔裁第三十二	111
声律第三十三	113
章句第三十四	115
丽辞第三十五	118
比兴第三十六	120
夸饰第三十七	123
事类第三十八	125
练字第三十九	129
隐秀第四十	132
指瑕第四十一	135
养气第四十二	137
附会第四十三	140

总术第四十四·····	142
时序第四十五·····	144
物色第四十六·····	149
才略第四十七·····	152
知音第四十八·····	157
程器第四十九·····	160
序志第五十·····	162

附录

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纪录稿两种(整理稿)·····	章太炎·····167
一、文心雕龙札记·····	167
二、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	171
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	周兴陆·····177
文心雕龙私记(整理稿)·····	叶 瀚·····189
读《文心雕龙私记》·····	黄 霖·····193
文心雕龙札记(影印件)·····	章太炎·····197
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影印件)·····	章太炎·····213
文心雕龙私记(影印件)·····	叶 瀚·····231

后记·····	253

《文心雕龙》评本提要

一、梅庆生万历己酉音注本《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署“梁通事舍人刘勰著，明豫章梅庆生音注”，故称“梅庆生音注本”。梅庆生，字子庾，豫章人，另有《水经注笺》等著作。卷首有顾起元序、刘勰传、杨慎与张禹山书、梅氏识语、《凡例》八则及校讎音注姓氏等。据顾起元序所署，知刻于万历己酉三十七年（1609）。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据明钱允治跋云“刻于南昌”，而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据徐燊跋称“刻于南京”。实徐跋云“此本吾辛丑年较讎甚详。梅子庾刻于金陵”两语在时间上并不连续，辛丑为万历二十年，梅氏尚未刻印此书。今见梅氏天启二年六次校定本才为“金陵聚锦堂梓”。其己酉初刊本第一叶板口下方有“吉安刘云刊”五字。钱氏跋历数自至正至万历各本刻印的时间与地点，云“万历己酉刻于南昌”，言之凿凿，故梅本似初刊于南昌为是。其书《凡例》的前二则，谈及杨慎评点的情况：

一、《雕龙》五十篇，杨用修间有批评。一篇之上，或总批，或另批。今总批附本篇之末，另批则入本段之中，俱用双行小字，以便观者。

一、圈点，杨用修原用红黄绿青白五色笔。今刻本不能为五色，因作五种区别以代之。……

杨慎(1488—1559)是最早的《文心雕龙》评点者。他的评点除见之于几种梅注本之外,还保存在徐渤校本、凌本等评校本中。其五色圈点,颇难揣摩,而其批语,虽仅存十馀则,但颇有价值。这些批语,或是对用词造句的点评,或是对具体篇章的评价,也有对某些范畴的分析,如对众说纷纭“风骨”的解释,自有独到的见解。这些批语,表明了他论诗重情的特点。

二、梅庆生天启二年第六次校定后重修本《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梅庆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初刊《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后,不断进行校刊,天启二年(1622)刊第六次校定本。据王欣夫《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云:“其书即以初刻原板剜改,故印本字口已略有漫漶,如《原道》第一,初版‘人实天地之心生’句,此本剜去人字、生字,留有空阙是也。……至扉页题‘金陵聚锦堂梓’字样,当由金陵书坊得其板重印所加,非梅本所有。”此本卷首除有顾起元序外,增曹学佺序,卷末有谢兆申跋及梅庆生识语各一则。各篇眉端间有曹学佺批语。曹氏批语,亦见闵绳初刻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

曹学佺(1574—1647),字能始,号石仓,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能诗,有《石仓十二代诗选》、《石仓集》等不少编著。南明时官至礼部尚书,清兵入闽时自缢死。曹氏颇具文学批评史的眼光,对《文心雕龙》的整体构架和内在体系有所探索和概括,认为“此书以心为主,以风为用”,其见解多经精心研究、独立思考所得。

三、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卷首有曹学佺序、杨升庵《与张禹山书》,次吴兴闵绳初《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引》,评杨慎用五色批点曰:

若夫握五色管,点缀五色文,则吾明升庵杨先生实始之。

先生起成都,探奇摘艳,渔四部,弋七略,胸中具一大武库。凡

经目所涉猎，手所指点，若暗室而赐之烛，闭关而提之钥也！
又次吴兴凌云《凡例》及刘舍人本传和《文心雕龙》校讎姓氏。其《凡例》第一、二则，表明了本书刊印批语的特色云：

一、杨用修批点，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别，则阅之易混，宁能味其旨趣？今复存五色，非曰炫华，实有益于观者。

一、五色，今红绿青依旧；独黄者太多，易以紫；白色乏采，易以黄色，改之特便观览耳。若用修下笔，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

正文黑色，有杨慎、曹学佺等各家评语。

四、题归有光辑诸子汇函本《文心雕龙》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诸子汇函》丛书卷二十四选《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辨骚》、《情采》、《风骨》五篇，皆有眉批。题“昆山归有光熙甫搜辑，长洲文震孟文起参阅”。《丛书举要》附注云：“此书成于书贾之手，题名归有光，恐系托名。”今核该书所引眉批，往往将曹学佺所论归之于杨慎名下，错误颇多，恐据劣本所致。然此书所刊眉批，除杨慎、曹学佺之外，选有陈白沙、丁后溪、陶主敬、陶石簠等多人之论，评点眼光，也注意在《文心雕龙》本身的文采，如《征圣》篇选陶主敬批语云：“简言博文，明理隐义，文家要旨，该括精切。”陶石簠批曰：“论文之用，良工苦心。”陈白沙批曰：“由博而反约之也。”

五、陈仁锡评奇赏汇编本《刘子文心雕龙》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陈仁锡选编《奇赏斋古文汇编》二百三十六卷，序作于崇祯甲戌（1634），其卷之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为《刘子文心雕龙》，前有余海序。两卷分别题“史官陈仁锡明卿父评选”与“古吴陈仁锡明卿父评选”，实选四十七篇，未选《隐秀》、《指瑕》、《总术》三篇。所入选者，亦多有删节，顶有眉批。

陈仁锡(1581—1636),字明卿,号芝台,苏州府长洲人。天启二年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喜著书、编书、评书。所评《文心雕龙》,每篇文字不多,重在点明文章筋节,角度较广,然所见不深。

六、梁杰订正本《文心雕龙》 上海图书馆藏

题“梁东莞刘勰彦和著,明成都杨慎用修评点,闽中曹学佺能始参评,武林梁杰廷玉订正”。卷首有曹学佺序,与正文中的杨慎、曹学佺批语,均间有删节。

七、钟惺评本《文心雕龙》 日本内阁文库藏

卷首有曹学佺序,半叶六行,行十二字。次目录。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五字,题“梁东莞刘勰著,明竟陵钟惺评”。五十篇均有眉批,偶有旁批、夹批与校注。其批语不同于合刻五家言本。其版式虽与秘书十八种本略同,但《宗经》、《事类》二篇也不缺批语。

钟惺(1574—1624)为晚明诗文名家,现存有多种诗文,乃至小说评点本,其真伪难辨。然梅庆生音注本所列校讎姓氏中,也有钟惺。其《隐秀》篇钟批“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时道:“隐秀二字,将文章家一种幽冷之趣道出。”这与钟惺的观点也较接近。在钟批中,大量的批评是指出刘勰所论历代作家、各种文体及表现手法的准确性,也比较注意批评了《文心雕龙》本身的文采。

八、钟惺评合刻五家言本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

所谓“五家言”,即道言(《文子》)、德言(刘昼《新论》)、术言(《鬼谷子》)、辨言(《公孙龙子》)、文言(《文心雕龙》),故《文心雕龙》正文前题“合刻五家言文心雕龙文言卷之一”、“梁东莞刘勰彦和著,明成都杨慎用修、闽中曹学佺能始、竟陵钟惺伯敬合评”。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卷首附刘舍人本传。此本一般为眉批,偶有篇末评。多录曹学佺评语,偶杂杨慎、梅庆生、孙无挠、朱郁仪、俞羨长等批校语,

与内阁文库本钟惺评《文心雕龙》和秘书十八种本不同。

九、黄澍、叶绍泰汉魏别解本《文心雕龙》 上海图书馆藏

《汉魏别解》十六卷，四十六种，署“古杭黄澍仲霖、樵李叶绍泰来甫同选”。卷首有黄澍、叶绍泰及叶从兄叶绍袁序，知选编此书乃受“倾动天下”的陈仁锡《奇赏斋古文汇编》的影响，刻于崇祯十一年（1638）。据叶绍泰《汉魏别解凡例八则》云，选录诸家，“皆录全文，不加剪裁”；有关批语，则有所选择：“月旦新旧如林，岂能悉载？今泛冗无当者一概黜去，止取精核，以备参观。”《文心雕龙》列于卷之十四“梁文”下，共选《原道》、《征圣》、《宗经》、《正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诸子》、《诏策》、《檄移》、《封禅》、《奏启》、《议对》、《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比兴》、《事类》、《养气》、《时序》、《物色》、《知音》、《序志》三十二篇。篇末多有叶氏总评。眉端主要选取陈仁锡的批语，间或有杨慎、曹学佺、陶主敬、黄同德及叶绍泰所批。

叶绍泰选文与批评的总的原则，似与“举业”有关。其《凡例》第一则即云：“汉魏之间，作者无虑数百家，今所据采，仅什之二，盖高文巨篇，足资讽习，如徒纪事物，无关举业者不录。”故其批评亦强调刘子之所以能“成一家之书者”，在于“精研五经”，主张文章“典雅”而“有裨于郊庙”，反对“夸浮”。他在肯定与生发刘勰的文学观点时，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如论通变“惟其人，不惟其时”，以及论文章之“势”时，都不泛泛而谈。

十、叶绍泰（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本《文心雕龙》 中国科学院情报中心藏

崇祯十五年，叶绍泰又刊“增定”本，另增四十七种。全书卷首有钟越序。《文心雕龙》列卷四十三，所选篇目大减，仅选《宗经》、

《辨骚》、《明诗》、《乐府》、《诠赋》、《史传》、《神思》、《体性》、《风骨》、《情采》、《夸饰》、《时序》十二篇，然有些篇目为原来所未选。篇末也附叶绍泰总评。其评语除《神思》篇与前评相同外，其余皆不同。

十一、清谨轩蓝格抄本《文心雕龙》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此本系用蓝格纸抄，楷书，版心下有“清谨轩”三字，杨明照据其避讳，断定“抄于圣祖康熙之世”。书前有《文心雕龙叙目》一篇，称“总著《文心》十卷，总论文章之始末，古今之妍媸，其文虽拘于声偶，不离六朝之体，要为宏博精当，鲜丽琢润者矣”。正文共收四十一篇，缺《通变》、《定势》、《铨裁》、《指瑕》、《附会》、《总术》、《知音》、《程器》、《序志》九篇。每篇末有简略评语，对《文心雕龙》一书作多方面的肯定，如《原道》篇云：“原文之由于道，振古圣绪，独见其源。”《诠赋》篇云：“较之《文赋》，更博，更腴，诚丽笔也。”《时序》篇云：“古今人才，不能出其范围。论世论人，两获其隩。”《才略》篇云：“古今论文之家，殊无此典博妍秀之作。”个别批语，颇有见地，如《风骨》篇云：“六朝之文，莫要于骨，莫妙于风，兼而论之，得指归矣。”能将文学批评与时代潮流结合起来考虑。

十二、李安民批点本《文心雕龙》 江西省图书馆藏

首载《序》文一篇，因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均未著录，故将全文抄录于下：

《文心雕龙》五十篇，萧梁刘勰彦和撰。按史，彦和撰录既成，举以示沈休文。休文大重之，称为深得文理。黄涪翁云：学文者不可不读《文心雕龙》。其为先哲所珍赏如此！

自著作繁多，体制各别，操觚家每恨昧其源流，乖于矩度，为有识所笑，使陈是书于几案，反复玩味，当不翅得所师授，于以驰骤古今，而考其异同得失，不亦可昭晰无疑、优游有馀矣乎！

是书专行益寡，惟前明杨用修稍加品鹭，顾颇病其简略。

又第四十篇脱误不完，余广为搜辑补之。暇余点次，庶几别其眉目，抉其英华，至于瑕瑜互见；亦谬以己意参论其间，令览者知所决择。近因友人怂恿，取付剞劂，极知浅陋，无所发明，然汲古之思，尚冀少进，知言者幸有以箴余之阙焉。

时乾隆四年嘉平月上浣临川李安民书臣氏题。

《序》后附《梁书本传》，次《文心雕龙总目》，正文卷首题“文心雕龙”，下署“临川李安民书臣评点，南昌孙之峻凤举、新建张治绍平同参”。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李评均为旁批。

李评除一般肯定《文心雕龙》的卓见特识，如云“品鹭诸家，语语谛审”（《诠赋》）之外，能多联系前后文学史上的现象来阐释刘勰的观点，如评《乐府》篇“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时说：“唐人诗尚知正声，一变为宋词，再变为元曲，而古乐府尽亡矣，可叹！”《风骨》篇评“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时说：“南宋以后属文者，都不解此。”他也能注意揭示文学观点的前后承传性，如《神思》篇评“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时说：“少陵所谓‘意匠惨淡经营中’。”《指瑕》篇评“若排人美辞，以为己国，宝玉大弓，终非其有”时说：“释皎然斥为钝贼，自非苛论。刘子已先发之矣。”而更可注意者，他也能直率地指出刘勰批评的失当，如《征圣》篇评曰：“后有《宗经》篇，此似可以不作。”《章表》篇评“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时说：“《出师表》冠绝千古，四字未足尽之。”《比兴》篇评“兴则环譬以托讽”时说：“彦和于兴字尚少理会，故其言甚略。”诸如此类，在《文心雕龙》的批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十三、养素堂本黄叔琳辑注《文心雕龙》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乾隆六年（1741）姚培谦刊。卷首有黄叔琳乾隆三年自序、例言六则，并附南史刘勰传及原校姓氏。卷末有姚培谦跋。正文前题“梁刘勰撰，北平黄叔琳昆圃辑注，吴趋顾进尊光、武林金铉雨叔

参订”。黄氏评语均置于眉端。

黄叔琳(1672—1756)字昆圃,顺天大兴县(今北京大兴县)人,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授编修,历任浙江巡抚、山东按察使等,受知于康、雍、乾三朝。一生著述甚富。《文心雕龙辑注》虽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之前最为通行的本子,但其校、注、评多出自其门客之手,其校、注不少袭取了梅庆生、王惟俭、何焯的成果,《四库总目提要》斥为“多不得其根柢”。其《凡例》云“升庵批点,但标辞藻,而略其论文之大旨。今于其论文之大旨处,提要钩元,用○○;于其辞藻纤浓新隽处,或全句,或连字用、、;于其区别名目处,用△△,以志精择。”故其论文观点主要以标记出之,眉评则并不太多,而错误却不少,仅被纪昀指摘的就有十馀条之多。黄叔琳“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聂松岩题记)。不过,《辑注》本毕竟综合了前人的一些成果,“较之梅注,则详备多矣”(《四库总目提要》),其批语也有见地处,如《宗经》篇批“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曰:“承学之徒,辄轻言西汉而后无文章,直至韩退之始起八代之衰耳。亦思八代中固有具如许眼力,能为如许评论者乎!”

十四、张松孙辑注本《文心雕龙》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乾隆五十六年(1791)刊。题“梁刘勰撰,长洲张松孙鹤坪辑注;明杨慎批点,男智莹乐水校”。卷首有张氏自序、凡例八则,附《梁书刘勰传》、杨慎与张禹山书、梅氏识语、原校姓氏。此书是梅庆生音注本与黄叔琳辑注本的合刊删节本。其《凡例》第一则云:“是书四十九篇,杨用修间有评语,今照梅本全录,总批附本篇之后,另批入本段之中。俱双行小字,而加‘杨批’二字以识之。”然个别文字间有不同。

十五、朱墨套印卢坤两广节署本纪昀评《文心雕龙》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原刻为芸香堂朱墨套印本,题“梁刘勰撰,北平黄叔琳注,河间

纪昀评”。卷首有黄叔琳《文心雕龙序》，附《南史》本传，卷末有吴兰修跋。跋云：“右《文心雕龙》十卷，黄昆圃侍郎本，纪文达公所评也。……此为黄侍郎手校，而门下客补注。时侍郎官山东布政使，不暇推勘，而遽刻之，寻自悔也。今按文达举正凡二十馀事，其称引参错者，不与焉。固知通儒不出此矣。道光癸巳（1833）冬，官保卢涿州夫子命余校刻《史通削繁》既讫，复刊此本。”黄评黑字，纪批红墨，刻印精良，后有多种翻刻本，以翰墨园本较通行。

纪昀（1742—1805），字晓岚，号石云，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主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在《文心雕龙》评点史上，他用力最勤，成就也最大。他论《文心雕龙》是以“自然之道”为中心，否定六朝绮靡的文风，但也并不简单地排斥当时对于语言形式美的创造。对于杨慎、曹学佺、黄叔琳等人的评论，既注意吸取他们的长处，也能批评他们的不足。就是对《文心雕龙》本身，也能实事求是地指出它具有附会、强作分析、装点门面、矫枉过正等问题，主张当以“持平”的态度论文学。他的批语，又兼校考，言简意赅，识见精到，将《文心雕龙》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十六、百瞻楼传录顾广圻、谭献合校本《文心雕龙》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底本为明陈长卿覆刻梅庆生天启二年校定本《杨升庵先生批评文心雕龙》。卷首有“华阳郑氏百瞻楼珍藏图籍”印，目录下有“华阳郑言”印。目录后有三行识语：“此篇假万松兰亭斋抄迻顾千里、谭复堂两先生评校本。顾用朱笔，谭用墨笔。百瞻楼丙寅夏季标识。”据谭献《复堂日记》卷五云：“顾千里传校《文心雕龙》十卷，盖出黄尧圃，尧圃则据元刻本、弘治活字本、嘉靖汪一元刻本，朱墨合施，足为是书第一善本。……予就顾校，择要录入鄂刻卷中。”可见此本乃是以黄丕烈校本为基础的，顾广圻与谭献合校本的过录本。所有批语均为眉批。所谓谭批，实多抄录黄叔琳本批语。

凡 例

一、明清两代，评点《文心雕龙》成一时风尚，其中也不乏名家之作，然时至今日，不少已成孤本秘籍。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所附资料繁富而未及评点；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虽附批语而仅辑四家（杨慎、曹学佺、黄叔琳与纪昀）。今继武前贤，不揣愚鲁，将多年来收罗所得的各家批语汇成一帙，以供《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爱好者参考。

一、本辑所据的版本有：

梅庆生万历己酉音注本《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梅庆生天启二年第六次校定后重修本《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

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

题归有光辑诸子汇函本《文心雕龙》

陈仁锡评奇赏汇编本《刘子文心雕龙》

梁杰订正本《文心雕龙》

题钟惺评本《文心雕龙》

题钟惺合刻五家言本《文心雕龙》

黄澍、叶绍泰汉魏别解本《文心雕龙》

叶绍泰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本《刘子文心雕龙》

清谨轩蓝格抄本《文心雕龙》

李安民批点本《文心雕龙》

养素堂本黄叔琳辑注《文心雕龙》

张松孙辑注本《文心雕龙》

卢坤刊芸香堂本朱墨套印纪昀评《文心雕龙》

百瞻楼传录顾广圻、谭献合校本《文心雕龙》

另用多种本子参校,于此一概从略。

一、所谓《文心雕龙》的评点,本有评批,有圈点。考虑到汇辑、排印技术上的困难与实际的参考价值,今只录批语,不收圈点。

一、所录评家,凡数量较多者,姓名用简称,如:

杨,即杨慎;

梅,即梅庆生;

曹,即曹学佺;

陈,即陈仁锡;

钟,即钟惺;

叶,即叶绍泰;

叶增,即叶绍泰增定本批语;

清,即清谨轩;

李,即李安民;

黄,即黄叔琳;

纪,即纪昀。

个别本子上出现的只有少量批语的评家,则用全称,如:陈白沙、朱郁仪、谢耳伯、陶主敬、陶石簪等。

一、有的评家可能是他人托名,在今未曾考明之前,一律沿用旧名。

一、关于评语的形式,凡眉批简称“眉”,夹批简称“夹”,旁批简称“旁”,篇题下或篇末后的批语均简称“评”。

由于杨慎评点的原本未见,其在今梅庆生本、凌刻本、合刻五家言本等有关本子上的位置多不一致,或作眉批,或作夹批,

或在篇末,很难把握,故在不一致或不明确处一律略称“评”。

一、有关评家的校注语,一般不录。但有的校注语与评点语很难分清,故个别的也酌情录入。

一、个别文字漫漶不清,又无他本可校,则一般仍保留原状,不敢妄改。

一、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有的本子尚未闻见;在汇辑过程中也可能有不少疏误,敬请方家一并指正。

文心雕龙

梁通事舍人刘勰著 (谭眉)顾千里曰：所题非也。《时序》篇：“皇齐御宝。”是此书作于齐也。

原道第一

(纪眉)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钟眉)文章直

从天地发原，岂词人小技？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 (曹眉)先提起“心”字，而后及有心无心之别。心生而言立，言

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纪眉）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李旁）自然之文，至文也。

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陈眉）诏乐亦在此。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丁后溪眉）回顾生姿。（纪眉）此

解《文言》，不免附会。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韞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黄眉）解《易》者未发此义。（纪眉）何晏《论语注》引孔安国之说，谓河图即八卦，与此“孕乎八卦”语相合，知五十

五点之伪图，彦和未见也。“洛书配九宫”，北齐卢辨注《大戴礼》已有是语，则其说起于南北朝，故彦和亦云然。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迫。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李旁）只从唐虞说起，在尔时为卓见。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

（陶主敬眉）谈文挾《易》、《书》、《诗》之粹。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缙。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

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李旁）书只论文，故专就文上说，然终肤浅。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梅眉）“玄”一作“元”。（曹眉）
“元”作“玄”者，宋讳也。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李旁）一语简要。（纪眉）此即载道之说。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元圣，炳耀

仁孝。（曹眉）“仁孝”二字，亦有斟酌。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曹评）其原道以心，即运思于神也。沈休文谓其深得文理，大抵理非深入不能跃然。惟彦和

义炳而采流，故取重于休文也。

(清评)原文之由于道，振固圣绪，独见其源。

征圣第二

(纪眉)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李旁)后有《宗经》篇，此似可以不作。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文辞矣。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陶主敬眉)政化出得大。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此事迹贵文之征也。(陶主敬眉)事迹修身，俱圣人实用。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曹眉)四句，文之妙的。(陈眉)端丽。
(纪眉)此一段证实征圣，然无紧要。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陶主敬眉)简言博文，明理隐义，文家要旨，该括精切。(钟眉)至文妙处，四语括尽。故

《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绎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

(黄眉)繁简隐显皆本乎经，后来文家偏有所

尚，互相排击，殆未寻其源欤！

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纪眉)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陶石荛眉)论文之用，良工苦心。(纪评)通人之论。作文如此，乃无死句；论文如此，乃

为神解。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颜阖以为：“仲尼饰羽而画，(杨评)颜阖事见《庄子》。徒事华辞。”虽欲訾圣，弗可得已。

(陈白沙眉)由博而返约之也。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

(陈眉)可阻(?)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

成采。

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

心在。

(杨评)奇句也。诸赞例皆蛇足，如此麟角，固不一二。(曹眉)杨批亦未必然。(陈眉)奇句。

(李旁)秀杰之句。

(曹评)其征圣以情，即体性于习也。可谓云霞焕绮、泉石吹籁之文。

(清评)摭采文料，足备考证。

宗经第三

(纪眉)本经术以为文，亦非六代文士所知。大谢喜用经语，不过割剥字句耳。

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暖，条流纷糅，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咸耀。于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

(杨眉)观音官。《尚书大传》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

《吕刑》可以观诚，《洪範》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谢耳伯旁)五经，即五礼：吉、凶、军、宾、嘉也。

(梅旁)五经
即五常。

义既挺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而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

(孙无挠眉)按：《易·系辞》曰：“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照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摘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钟眉)五经肯綮，俱为道出。五石六鹤，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纪评)四语括尽两经。然此上疑脱数句。此圣文之

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馀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曹)文[久]用疑作运用。(按：凌本“久”作“文”。)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

根：（陈眉）汉唐以来文章，诸体俱括之《五经》。读者作先河后海观可也。（李旁）文章流别，统于《五经》，何必别寻宗派。（纪眉）此亦

强为分析，似钟嵘之论诗，动曰源出某某。

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

不淫。（曹眉）此书以心为主，以风为用，故于六义首见之，而末则归之以文。所谓“丽而不淫”，即雕龙也。（李旁）扬子所谓“事辞

称则经”，此足发之。

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黄眉）承学之徒，辄轻言西汉而后无文章，直至韩退之始起八代之衰耳。亦思八代中固有具如许眼力，能为如许评论者乎！（纪眉）此自善论文耳。

如以其文论之，则不脱六代俳偶之习也。此评不允。

赞曰：三极彝训，道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

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

之祖。

(叶评)学不明经,终为臆说。刘子精研《五经》,既撮其要,又钩其玄,所以能成其一家之书者,有所本也。

(叶评增)五经为群言之祖,后世杂体繁兴,穷高树帜,极远扬鑣,亦云盛矣。然皆不能度越寰外,且踵事既久,流弊不还,或艳或侈,去经益遥,欲返淳懿,何繇稟式也。仰山铸铜,煮海为盐,亦惟宗之于经而已。

(清评)论经学大本,非徒以浮靡见长。

正纬第四

(纪眉)此在后世为不足辩论之事,而在当日则为特识。康成千古通儒,尚不免以纬注经,无论文士也。

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範》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复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晰,

而《钩》、《讖》葳蕤。(陈眉)语皆纒险。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讖,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箴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钟眉)贬驳极矣,并后世

封禅之非,俱可想见。(曹评)贬驳极当。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

原夫图箴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纪眉)此驳分明。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起哀平,东序秘宝,朱紫乱矣。

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李旁)光武之信讖,未为明达。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讖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

(陈眉)便是有宋
天书之渊源。

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鍾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纪眉)至今引用不废，为此故也。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赞曰：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

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采其雕蔚。

(叶评)纬书纪前圣则甚显浅，撰后事则甚诡诞，是知为畸士所造，附托古人，虽辞富膏腴，然启奸回之心，乱《六经》之旨，火之可也。

(清评)纬虽非圣，要亦古之记说流也，似不得概没之。

辨骚第五

(纪评)《离骚》乃《楚辞》之一篇,统名《楚辞》为《骚》,相沿之误也。(纪眉)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

自《风》、《雅》寢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

(曹眉)诗亡之后,屈平直接其绪,故彦和“正纬”以“辨骚”也。此非刘子之言也,《国风》、《小雅》、《离骚》兼之。

汉人已言之矣。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曹眉)此非刘子之言也。《国风》、《小雅》、

《离骚》兼之,汉人已言之矣。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皜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鹭,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

(梅夹)四家即汉武、淮南、宣帝、扬雄。(曹眉)四家当是王逸非汉武。(佚眉)

或以汉武、淮南、宣帝、扬雄。不知汉武、何得典当，是王逸非汉武。

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禹汤之祇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陈眉）如此则熟读《离骚》，岂一痛饮美酒颓然者事。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恕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娥女，诡异之辞也；（李旁）抑扬皆当。康回倾地，夷羿弹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曹眉）摘其夸

诞，此爱而知恶也，彦和欲扶风雅之切如此。

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钟眉）深得屈原之心。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

（杨评）“耀艳深华”四字，尤尽二篇妙处，故重圈之。皮日休评《楚辞》“幽秀古艳”，亦与此相表里。予稍易之云：《招魂》耀艳而深华，《招隐》

幽秀而古朗。(李旁)杨用修云：四字尤尽二篇妙处。

《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自《九怀》以下，遽蹶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钟眉)数语尽文章能事。(曹眉)“山水循声而得貌，节候披文而见时”，此极真之文也。若纬书只伪感矣，乌能真！

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杨夹)“拾其香草”，尤奇句。(李旁)杨云“奇句”。

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轡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黄眉)酌奇玩

华而失坠真实者，李昌谷之歌诗也，故曰：“少加以理，则可奴仆命《骚》。”

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

矣。(陈眉)结得衰飒。

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缙毫。

(叶评增)风雅云亡,楚《骚》继作。知屈子者,汉惟淮南王安。淮南以后,梁惟彦和,谓其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词家之前,去圣未远,后世作者,莫不躐其迹,而屈宋逸步,杳然难追。以此读《骚》,可谓莫逆者矣。

(清评)议论渊当,不徒以文采为奇。

明诗第六

(杨评)此评古之诗直至齐梁,胜钟嵘《诗品》多矣。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叶眉)宗旨先圣,则立言自胜。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杨眉)《仪礼》:“诗附

之。”又云:“诗怀之。”皆训为持。此“诗者持也”本此。千古诗训字,独此得之。宋人说诗,梦寐不到此,盖宋人元不知诗为何物也。(钟眉)训诗字,妙绝千古。(李旁)杨云:“宋人说诗,梦寐不到此。”(纪眉)此虽习见之语,其实诗之本原,莫逾于斯;后人纷纷高论,皆是枝叶功夫。“大舜”九

句是发乎情,“诗者”七句是止乎礼义。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曹眉)诗以自然为宗,即此之谓。昔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

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曹眉)达者，自然也。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败德，五子咸怨：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子夏监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与言诗。自王泽殄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曹眉)此即自然也。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皇灭典，亦造仙诗。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纪眉)观此，则以苏李为伪，不始于东坡矣。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纪眉)此与钟嵘之说，亦大同小异。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也。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纪眉)“直而不野”，括尽汉人佳处。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杨评)评《古诗十九首》得其髓者。(李旁)杨云：“评《古诗十九首》得其髓者。”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杨评)钟嵘评《十九首》云“文温以丽，意悲以远，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与此互相

发宋之腐儒，不知诗，作诗话、诗谈、诗格、诗评，无一可采，误人无限。与其观宋人之书，何不观此。至言不出，俗言胜也。然可语此，世亦无几人，唯

吾禺山
可也。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钟眉）评品历代诗人，无不曲当。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曹眉）此四句，彦和寓伤时之意。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黄眉）的似建安。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李旁）汉魏诗所以非后代可及。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曹眉）正始之弊，何晏之流，正是纬以乱经者，故特纠之。嵇、阮、应璩，犹存风雅之意，所以补救万一。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辞谲义贞，亦魏之遗直也。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杨眉）“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此千古不易之言，彦和已阐之矣。（陈眉）字句韵妙。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李旁）诗至东晋以后，衰靡极矣。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隽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曹眉）此与前对同。（黄眉）谢客为之倡。（纪眉）齐梁以后，此风又变，惟以涂饰相尚，侧艳相矜而诗弊极焉。此近世之所竞也。

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纪眉）此论却局于六朝习径，未得本源。夫雅润清丽，岂诗之极则哉！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陈眉）三百篇以至江左，如共侧弃而哦。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曹眉）彦和不易言诗，乃深于诗者。“其易也将至”，则近于自然矣。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于图讖；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赞曰：民生而志，咏歌所含。兴发皇世，风流《二南》。

神理共契，政序相参。英华弥缙，万代永耽。

（叶评）自三百篇而下，能诗者数百家，变体易韵，浸以浮滥。彦和力维风雅，取诗家而差等之，合于持训之义矣。

(叶评增)是时七言未广,沈宋近体未兴,故仅以四言、五言、三六杂言,铺观列代,篇制既殊,体格亦异,而总以自然为宗,与夫子删诗之旨合。钟嵘《诗品》,《沧浪诗话》,其亦效此而作与?

乐府第七

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及皇时。自《咸》、《英》以降,亦无得而论矣。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娥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朱郁仪眉)《吕览》所谓“殷整西也”。音声推移,亦不一概矣。匹夫庶妇,讴吟土风,诗官采言,乐胥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觐风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夫乐本心术,故响浹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纪眉)“务塞淫滥”四字为一篇之纲领。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纪眉)八字贯下十馀行,非单品秦汉。秦燔《乐经》,汉初绍复,制氏纪其铿锵,

叔孙定其容典，于是《武德》兴乎高祖，《四时》广于孝文，虽摹《韶》、《夏》，而颇袭秦旧，(陈眉)秦旧亦是灭不得。

中和之响，阒其不还。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

(杨眉)乐声之亡，千古心恨。(钟眉)乐府之亡，千古心恨。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

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

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纪眉)《桂华》，安世房中歌之一也，尚未

至于不经，此论过当。《赤雁》等篇，亦不得目之曰靡，论亦过高。盖深恶涂饰，故矫枉过正。

河间荐雅而罕

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颂，诗效

《鹿鸣》，迺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

此。暨后汉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

旷。(陈眉)亦是一代真乐。(黄眉)声诗始判。(纪眉)声诗自古本判，不始于此。此评似是而非。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杂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后人验其铜尺。和乐之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

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钟眉)分别乐心、乐体，何等精微。(曹眉)先心后器，

先诗后声，此极得论乐府之体。(李旁)唐人诗尚知正声，一变而为宋词，再变为元曲，而古乐府尽亡矣，可叹！

乐体在声，瞽

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黄眉）语语透宗。（纪眉）此

乃析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

“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

若夫艳歌婉变，怨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黄眉）声诗虽别，亦必无诗淫而声雅者。固知郑声既淫，则诗不待言矣。然俗听飞驰，职竞

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

跃；（陈眉）人诗声俱郑，自此阶矣！（曹眉）此非声之罪也，辞之罪也。凡

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纪眉）此论以声被词，意

亦斥当时之弃古词。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

宜减之”，明贵约也。（纪眉）此乐府多不可读之根，后人不知其增损，遂乃妄解。观高

祖之咏《大风》，孝武之叹《来迟》，歌童被声，莫敢

不协。（曹眉）降及唐宋，绝句诗馀，凡被之管弦者，莫不皆然。子建、士衡，咸有佳

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

也。（黄眉）唐人用乐府古题及自立新题者，皆所谓“无诏伶人”。（纪眉）唐伶人所歌，皆当时之诗也。此评未确。

至于轩、岐《鼓吹》，汉世《饶》、《挽》，虽戎丧殊事，而并总入乐府，缪袭所改，亦有可算焉。（纪眉）观此，

知《玉台》之杂编，必非孝穆之本。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赞曰：八音摘文，树辞为体。讴吟垌野，金石

云陞。

《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岂惟观乐，于焉识礼。

(叶评)乐府之诗，歌功咏德，三代以来，多取之民间；至后世则文士润色以成，一代之乐，求其志感丝篁，气变金石，不可得矣。然能调器正文，则庶有裨于郊庙之章耳。

(叶评增)有声之诗，谓之乐府。若《郊祀》、《安世》及《铙歌》等曲是也。魏晋以后，歌咏杂兴，其体非一。唐世述作，犹有风雅之遗。一变而宋词，再变而元曲，古乐府尽亡矣。国朝文治之盛，凡山水之音，明堂之响，前辈如献吉、仲默、元美、于鳞诸公，谱律谐声，垂数十年犹不敢轻议乐府。今才知搦管，便依题摹仿，灾梨崇纸，比比皆然，是果能被管弦否耶？古道沦亡，予与博雅君子，有厚望焉。

(清评)流派别于诗，而有诗之奥者，乐府也。览此已明。

论 赋 第 八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纪眉)“铺采摘文”，尽赋之体；“体物写志”，尽赋之旨。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瞍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曹眉)同义则重风骨，异体则流华靡，此是一篇之案。总其归途，实相枝干。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芳之赋《狐裘》，结言逗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曹眉)招字句亦佳。(钟眉)招字句亦佳。(按：凌本、钟批本“拓宇”作“招字”。)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曹眉)陆贾有《感春赋》。贾谊振其绪，枚、马播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

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序，亦归馀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钟眉）语大得体，穷小尽变，竟可作一篇赋读。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至于草区

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陈眉）赋亦多识耳。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斯又小制之区畛，奇巧之机要也。（纪眉）分别体裁，经纬秩然。虽义可并存，而

体不相假。盖齐梁之际小赋为多，故判其区畛，以明本末。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李旁）品鹭诸家，语语谛审。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梅眉）即应上《礼》、《智》二赋，《风》、《钓》二赋。枚乘《菟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纪评）《鹏》赋为谈理之始。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贍；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

（陈眉）十赋八家，一语破的。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

亦魏、晋之赋首也。

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曹眉)末重风骨为是。(纪眉)篇末侧注小赋一边言之，

救俗之意也。洞见症结，针对当时以发药。(李旁)后人作赋之通病。

赞曰：赋自诗出，分歧异派。

(纪眉)此“分歧异派”，非指赋与诗分，乃指“京

殿”一段、“草区”一段言之，而其语仍侧注小赋一边。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抑滞必扬，言旷无隘。风归丽则，辞翦萑稗。

(叶评)登高作赋，大夫之才，由来尚矣。其目物造端，弘敷理体，或经以一纪，或炼之十年，成文之劳，乃如是乎。

(叶评增)古人虽博雅，然熔裁为易，而编辑甚难。经一纪以炼之十年，鸿文固不能速构也。今

者类书丛集，恣人蒐猎。而赋家日就贫俭。乃知赋必须才，非徒储学。

(清评)较《文赋》更博更腴，诚丽笔也。

颂 赞 第 九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尝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曹评)颂亦本于风雅，故挚虞云：

“杂以风雅而不失旨趣。”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鞞，(陈眉)可入正颂。直言不咏，短辞以讽，丘明、子顺，并谓为诵，斯则野诵之变体，浸被乎人事矣。(纪眉)此颂之渐变。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乃覃及细物矣。(曹眉)即野颂之意。

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

容；沿世并作，相继于时矣。(纪眉)此颂体之初成。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駟》、《那》，虽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

(陈眉)如此序，即赋也。马融之《广成》、《上林》，(李旁)以前大半因袭《文章流别》。

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又崔瑗《文学》，蔡邕《樊渠》，并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

(纪眉)此后世通行之格。挚虞品藻，颇为精核。至云“杂以风雅”，而不变旨趣，(李旁)仲洽已有微辞，未足为譬。徒张虚论，有似黄白之伪说矣。及魏晋杂颂，鲜有出辙。陈思所缀，以《皇子》为标；陆机积篇，惟《功臣》最显。其褒贬杂居，固末代之讹体也。

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钟眉)颂之精微，数语道尽。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黄眉)陆士龙云：“颂优游以彬蔚。”不及此之切合颂体。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钟眉)妙于观世，不独引证之切。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

肱，以唱言为赞，即古之遗语也。(曹眉)一语足见古人相沿之妙。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杨评)挚虞著有《文章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

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发源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乎！(纪眉)《东方赞》稍衍其文，亦变格也。

赞曰：容体底颂，勋业垂赞。镂影摘声，文理有烂。

年积愈远，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辞作玩。

(叶评)颂取典雅，而后人竞为夸浮，欲以增美释回，不知其沦于谀也。彦和明大体，究细条，可为褒德显容之式。

(清评)剖析独至，乃可论断翰墨之林。

祝盟第十

(纪眉)此篇独崇实而不论文,是其识高于文士处。非不论文,论文之本也。

天地定位,祀遍群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风,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报兴焉! 牺盛惟馨,本于明德,祝史陈信,资乎文辞。

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钟眉)二词极妙,可采入逸诗。(曹眉)文

字最醒,皆如此类。

则上皇祝文,爰在兹矣! (纪眉)祝之缘起。

舜之祠田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矣。至于商履,圣敬日跻,玄牡告天,以万方罪己,即郊禋之词也;素车祷旱,以六事责躬,则雩祭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辞。是以“庶物咸生”,陈于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于迎日之拜;“夙兴夜处”,言于祔庙之祝;“多福无疆”,布于少牢之馈;宜社类禘,莫不有文:所以寅虔于神祇,严恭于宗庙也。

自春秋以下,黷祀谄祭,祝币史辞,靡神不至。至于张老贺室,致祷于歌哭之美。蒯聩临战,获祐

于筋骨之请：虽造次颠沛，必于祝矣。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者也。（陈眉）认真甚谬。（纪眉）《招魂》似

非祝辞。汉之群祀，肃其百礼，既总硕儒之义，亦参方士之术。所以秘祝移过，异于成汤之心；偃子驱疫，同乎越巫之祝：礼失之渐也。（陈眉）序述带规箴。（李旁）汉文诏祀官

无有所祈，固得大体。（纪眉）祝之流弊。

至如黄帝有祝邪之文，东方朔有骂鬼之书，于是后之谴咒，务于善骂。（黄眉）祝又音昼，《诗·大雅》“侯诅侯祝”是也。俗作咒，非。故诅

骂亦祝之一体。（纪眉）《诅楚文》之类是也。唯陈思《诰咎》，裁以正义矣。

若乃礼之祭祀，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伸而作也。（曹眉）善骂犹可，兼赞愈非。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祝所读，固祝之文者也。（纪眉）祝之派别。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纪眉）此虽老生之常谈，然执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所谓三岁

小儿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也。班固之祀涿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

盟者，明也。驛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诅盟不及，

时有要誓，结言而退。周衰屡盟，以及要劫，始之以曹沫，终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设黄龙之诅；汉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义存则克终，道废则渝始，（钟眉）理明治道，岂独文心之妙。崇替在人，祝何预焉？若夫臧洪歃辞，气截云蜺；刘琨铁誓，精贯霏霜；（李旁）读二君盟词，至今犹凛凛有生气。而无补于汉晋，反为仇讎。故知信不由衷，盟无益也。（曹眉）此非臧、刘之罪。（黄眉）二盟义炳千古，不宜以成败论之。（纪眉）此论纒缪，北平先生讥之是也。

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存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纪眉）宕出题外，正是鞭紧题中。

赞曰：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

季代弥饰，绚言朱蓝，神之来格，所贵无惭。

（叶评）周官司盟，此敬信之失也。诗云“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宜革之为快。

(清评)盟誓非词人所急,而源委秩如,足可观览。

铭箴第十一

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筭簏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

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纪眉)欹器不言有铭,此句未详。或六

朝所据之书,今不尽见耳。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

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陈眉)二句概铭义。盖臧武

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鼎,周勒肃慎之栝矢,令德之事

也;吕望铭功于昆吾,仲山镂绩于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于景钟,孔悝表勤于卫鼎,称伐之类

也。(钟眉)点缀古今,如飞花扑面。若乃飞廉有石棺之锡,灵公有

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吁可怪矣!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详观

众例,铭义见矣。(黄眉)李习之论铭,谓“盘之辞可迁于鼎,鼎之辞可迁于山,山之辞可迁于碑,惟时之所

纪,而不必专切于是物”。其说甚高,然与观器正名之义乖矣,但不得直赋是物尔。(纪眉)处处可移,不免马络;字字比附,亦成滞相。斟酌于不即不

离之间，则两
义兼得矣。

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杂器，准籀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駰品物，赞多戒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李旁）此弊人尤易犯。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唯张载《剑阁》，其才清采。迅足駉駉，后发前至，勒铭岷汉，得其宜矣。

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钟眉）一语尽箴之义。斯文之兴，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周之辛甲，百官箴阙，唯《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于后羿，楚子训民于在勤。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鞏鉴有征，信所谓追清风于前古，攀辛甲于后代者也。至于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文多而事寡；潘尼《乘

與》，义正而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于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

夫箴诵于官，铭题于器，名目虽异，而警戒实同。（陈眉）深得箴铭心法。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黄眉）陆士龙云：“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亦同斯旨。（纪眉）四语分明。（李旁）此

准之作者，王拙立见。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后代，（纪眉）此为当时惟趋词赋而发，亦补明评文不及近代之故。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焉。

赞曰：铭实器表，箴惟德轨。有佩于言，无鉴于水。

秉兹贞厉，警乎立履。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叶评）武王刀剑诸铭，辞义奇奥，后世文士不能及也。汉蔡邕、晋张载、宋鲍照，其庶几乎！

（清评）综核之义，殆无隐色矣。

诔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词靡闻。周虽有诔，未被于士。又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其在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愁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纪眉）诔之传者始于是，故标为古式。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纪眉）此诔体之始变，然其文出《烈女传》，未必果真出柳下妇也。

暨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他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改盼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繁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至如崔駰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工在简

要。陈思叨名，而体实繁缓。

(纪眉)所讥者烦秽、繁缓，所取者伦序、简要、新切。

评文之中已全见大意。《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

若夫殷臣咏汤，追褒玄鸟之祚；(纪眉)诔汤之说未详。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至于序述哀情，则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淫雨杳冥”。始序致感，遂为后式，影而效者，弥取于工矣。

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陈眉)如是人也，方始可诔。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覩；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黄同德眉)如此作诔，可令死者反世。此其旨也。

碑者，埤也。上古帝王，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

(纪眉)此变质而文之始，故别论之。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黄眉)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孙何纠之，拔俗之识也。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钟眉)文章生面，当于此二

语求之。(李旁)碑以中郎为最，所见甚卓。

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

创，有摹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于碑；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裁矣。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

(纪眉)东坡文章盖世，而碑非所长，足验此言之信。

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

(梅眉)“光”当作“先”。(曹眉)光

字妙。是以勒石赞助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赞曰：写远追虚，碑诔以立。铭德纂行，光采允集。

观风似面，听辞如泣。

(杨眉)“观风”二句，即“论其人也，暖乎若可

覩；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意。(陈眉)诔至此，写照手也。

石墨镌华，颓影岂戢。

(叶评)文家惟哀楚之辞易于形容，然求所云“观风似面，听辞如泣”，则文深乎情者易工也。

(清评)寻名考体，作者即不得易言临文也。

哀吊第十三

赋宪之谥，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

暨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降及后汉，汝阳主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履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云，仙而不哀；（纪眉）此后世祭文之通病。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至于苏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情华，而未极其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惻怛。及潘岳继作，实锤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李旁）难在此。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纪眉）四字精妙，凡文皆然。《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

原夫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

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慙，观文而属心则体奢。奢体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钟眉)论之甚易，然为之实难。(李旁)所谓不知情生文、文生情也。

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民亡，故同吊也。及晋筑鹿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纪眉)史赵、苏秦乃一时说词，不得列之吊类。虐民构敌，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以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迫而慰之，并名为吊。

自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骚》，故辞韵沈隄。班彪、蔡邕，并敏于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胡、阮之吊夷齐，褒而无间；仲宣所制，讥呵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祢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序巧而文繁。(陈眉)数人文章，知己非吹索也。降斯以下，未有可称者矣。

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末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纪眉）四语正变分明，而分寸不苟。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剖析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赞曰：辞之所哀，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恻。

虽有通才，迷方失控。千载可伤，寓言以送。

（叶评）历辨诸家之误，剖枝析节，极其细密，彦和深明体格，尽文章之类者也。

（清评）论必该至，乃足见其澜丽。

杂文第十四

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辩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纪眉）《卜居》、《渔父》已先是对问，但未标对问之名耳。然宋玉此文载于《新序》，其标曰“对问”，似亦萧统所题。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及枚乘摘艳，首

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扬雄覃思文阁，业深综述，碎文琐语，（杨评）四字佳。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凡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

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駰《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问》，密而兼雅；崔寔《答讥》，整而微质；（杨评）八篇皆见于史，惟崔寔《客（答）讥》一篇不传。蔡邕《释海》，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陈眉）属篇亦有高下。（黄眉）凡此数子，总难

免屋下架屋之讥。七体如子厚《晋问》，对问则退之《进学解》，体制仍前，而词义超越矣。（李旁）诸篇递相规仿，无出拔者。若昌黎《进学解》，可

谓后发先至矣。

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疏；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纪眉）词高理疏，才士之华藻；意荣文悴，老手之颓唐。惟能文者有此病。此论入微。

斯类甚众，无所取才矣。原夫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体之大要也。（钟眉）原情论体，深得其宜。

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

《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馀家。或文丽而义暌，或理粹而辞驳。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畋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词洞魂识，（陈眉）长卿赋亦如是。（杨眉）“体”当作“髓”。（曹眉）“骨体”亦佳。

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唯《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纪眉）仍归重意理一边，见救弊之本旨，所谓“与其不逊也宁固”。

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施之颦矣。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珰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赡。足使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类聚有贯，故不曲述也。

赞曰：伟矣前修，学坚才饱。负文余力，飞靡弄巧。

枝辞攢映，嚙若参昂。慕顰之心，于焉只搅。

(叶评)杂文之类，乃文士有所郁结，聊设答问，以写意耳。何至踵事增华，影从枝附，使观者厌倦，甚无谓也。

(清评)此体兴于汉魏，亦互相祖述，未启疆域者也。

谐谑第十五

芮良夫之诗云：“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昔华元弃甲，城者发睥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又蚕蟹鄙谚，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载于礼典，(陈眉)数歌千古读之，新奇可喜。故知谐辞讪言，亦无弃矣。

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

（钟眉）褒贬处，不迫不宽。（纪眉）文家有必不可作之题，自有必不可作之体格，虽高手无所施其

巧，抑或愈工而愈入恶趣，皆所谓“本体不雅”者也。

于是东方、枚皋，铺糟啜醢，无所匡正，而诋嫚媒弄，故其自称为赋，乃亦俳也；“见视如倡”，亦有悔矣。至魏人因俳说以著笑书，薛综凭宴会而发嘲调，虽扑笑衽席，而无益时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丑妇之属，束皙卖饼之类，尤而效之，盖以百数。（陈眉）便是婢仆诗之由。魏晋滑稽，盛相驱扇，遂乃应璩之鼻，方于盗削卵；张华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亏德音，岂非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欤？

譏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智井而称麦麴；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珮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弭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

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赋末。

昔楚庄、齐威，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尤巧辞述。(陈眉)谏亦谏之一。隐固有道矣。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衒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已兆其体。至魏文、陈思，约而密之。高贵乡公，博举品物，虽有小巧，用乖远大。观夫古之为隐，理周要务，岂为童稚之戏谑，搏髀而怵笑哉！然文辞之有谐谑，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若效而不已，则髡、朔之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赞曰：古之嘲隐，振危释急。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会义适时，颇益讽诫。空戏滑稽，德音大坏。

(清评)史迁有《滑稽传》，此亦何妨与之并妙。

史传第十六

(曹眉)论史处,彦和正而子玄偏。
(纪眉)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
行。此篇文句特烦,而约略依稀,无甚
高论,特敷衍以足数耳。学者欲析源
流,有刘子玄之书在。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 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绌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曹眉)此即《春秋》之始。 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纪眉)叙《春秋》一段,其文太繁。 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

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钟眉) 诠释精透。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勳。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陈眉) 史之金科。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爰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杨眉) 薛统，字公理，仲长统亦字公理。

字公理。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

(钟眉) 正论，足服班、史之心。
(纪眉) 独抽此条，未免挂漏。

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

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陈眉）亦驳得是。（李旁）女后固不应立纪，然欲以伪子嗣孝惠，亦

为大
谬。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陈眉）亦可备史。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璨《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

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匱，绌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论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钟眉）千古作

史之难，都为拈出。（陈眉）史家切病。（黄眉）萧茂挺所以欲复编年体也。（李旁）甚矣，史才之难。

故张衡摘史、

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杨眉）作史之

难正在此。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陈眉）子长多艳爱奇也，不奇不读。 传闻而欲

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

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黄眉）古史之失。（李旁）升天坠渊，权归史笔。在圣人时，已有史

不阙文之叹，何况后代！然则朱墨易稿，至再至三，其间是非颠倒、贤否混淆者多矣，可尽信哉！

此讹滥之本源，

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屯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

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钟眉）二语得其深义。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羸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叶评增）史至陈寿，犹有班、马之法。独恨后汉芜蔓，蔡邕不存，为蔚宗所染秽耳。夫汉固不可追矣，宋史冗杂，犹以脱脱标目。有心力者，自当奋笔一浣除之。

（清评）独论大体，又非散文之可轩轻。

诸子第十七

(纪眉)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调入，故不能有所发挥。

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曹眉)彦和以子自居，末《序志》内见之。(钟眉)

一语破的。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昔风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盖上古遗语，而战代所记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谘询，馀文遗事，录为《鬻子》。子曰肇始，莫先于兹。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则鬻惟文友，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

(杨眉)总论诸子，得其髓者，可见彦和洞达今古。(钟眉)观此则，志在自立，师友何与？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于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

以驰术，饜禄而馀荣矣。

暨于暴秦烈火，势炎昆冈，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陈眉）秦火时，人知有经，不知有子，故得免。想作书者，亦未敢悬之国门。逮汉成留思，子政讎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杀青所编，百有八十馀家矣。迄至魏晋，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璣语必录，类聚而求，亦充箱照轸矣。

然繁辞虽积，而本体易总，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李旁）群言淆乱□诸圣。其纯粹者人矩，踳驳者出规。

（曹眉）诸子亦当辨其纯驳。《礼记·月令》，取乎吕氏之《纪》；三年问丧，写乎《荀子》之书：此纯粹之类也。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谈，《淮南》有倾天折地之说，此踳驳之类也。（陈眉）寄言亦未为踳驳。是以世疾诸子，混洞虚诞。按《归藏》之经，大明迂怪，乃称羿毙十日，嫦娥奔月。殷《易》如兹，况诸子乎！

至如商、韩，六虱五蠹，弃孝废仁，轘药之祸，非虚至也。（钟眉）以车裂鞅曰轘，韩非仰药而死。公孙之白马、孤犊，辞巧理拙；魏牟比之鸱鸟，非妄贬也。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然洽闻之士，宜撮纲要；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极睇参差，亦学家之壮观也。

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繚，术通而文钝；鹖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眇眇，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泛采而文丽：斯则得百氏之华采，而辞气之大略也。

(陈眉)令人好子，有能如是一句道破者乎！
(李旁)孟、荀并称，自唐以前皆然。宋人诋

荀，未免太过。

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寔《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或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

(钟眉)分别精甚。

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朱郁仪眉)“虽明乎坦途”，引《秋水》语。此远近之渐变也。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钟眉)数语严然以子自居。(纪眉)隐然自

寓。

赞曰：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

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

(叶评)子家之书，虽多踳驳，而中有奇理，宋儒所未究也。迩来好子者众，然皆□其险语，拾其逸句，至其深奇之理，尤当研究，必有妙语出于寻常万万者也。

(清评)论道之说实繁，得此以总一群类。

论说第十八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

(杨评)按《书》云“论道经邦”，已有“论”

字矣。(纪评)观此，知《古文尚书》梁时尚不行于世，故不引“论道经邦”之文。然《周礼》却有“论”字。(李旁)杨云：按《书》云“论道经邦”，已有“论”

字矣。《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眉）论之妙如此，可轻发一论乎。 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纪眉）“物论”二字相连，以此为论名，似误。

同年钱辛楣云。

不韦《春秋》，六论昭列。至石渠论艺，白虎通讲，述圣通经，论家之正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尤《三将》，（杨旁）论。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详观兰石之《才性》，（杨旁）以下俱论。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无》，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如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辩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锐思于几神之区；夷甫、裴頠，交辩于有无之域；并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滞有者，全系于形用；贵无者，专守于寂寥。（李旁）二者相

较，与其尚无也，无宁尚有。

徒锐偏解，莫诣正理；动极神源，其般

若之绝境乎？逮江左群谈，惟玄是务；虽有日新，而多抽前绪矣。至如张衡《讥世》，（杨旁）论。颇似俳说；孔融《孝廉》，（杨旁）论。但谈嘲戏；曹植《辨道》，体同书抄。言不持正，论如其已。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李旁）难哉！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辞辨者，反义而取通；（钟眉）即所谓强词夺理

也，而说得更透。（纪眉）彦和论文多主理，故其书历久独存。（李旁）不得不让苏端明独步。

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君延之注《尧典》，（杨评）君延，注疏作近君。十馀万字；朱文公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纪眉）训诂依文敷义，究与论不同科，此段可删。

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悻；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

亦其美也。

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从横参谋，长短角势；
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李旁）形容苏、张诸人人妙。一人
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至汉定秦、楚，辩
士弭节。酈君既毙于齐镬，蒯子几入乎汉鼎；虽复
陆贾籍甚，张释傅会，杜钦文辩，楼护唇舌，颉颃万
乘之阶，抵戏公卿之席，并顺风以托势，莫能逆波
而溯洄矣。

夫说贵抚会，弛张相随，不专缓颊，亦在刀笔。
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顺情人机，动言
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至于邹阳之说吴、梁，喻巧而理至，故虽危而无咎
矣；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
也。

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
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谄敌，则唯忠与信。披肝
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纪眉）树义甚伟。（李旁）

终归于正
经才是。而陆氏直称“说炜晔以谄诳”，何哉？

赞曰：理形于言，叙理成论。词深人天，致远

方寸。

阴阳莫忒，鬼神靡遁。说尔飞钳，呼吸沮劝。

(清评)此体后人靡盛，得此为之源流，亦可不惑群构矣。

诏策第十九

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宸，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纪眉)“制性之本”句，似精奥而实附会。其在三代，事兼诰誓。誓以训戎，诰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锡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

也。

《诗》云“畏此简书”，《易》称“君子以制数度”，《礼》称“明神之诏”，《书》称“敕天之命”，并本经典以立名目。远诏近命，习秦制也。《记》称“丝纶”，所以应接群后。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王言之大，动人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陇右多文士，光武加意于书辞：（陈眉）天子与文士争巧拙，文叔不及高帝在此。岂直取美当时，亦敬慎来叶矣。

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纪眉）“浮新”之评，似乎未确。武帝崇儒，选言弘奥。（李旁）文、景前诏，亦多宏奥者。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劝戒渊雅，垂范后代。及制诏严助，即云厌承明庐，盖宠才之恩也。孝宣玺书，责博于陈遂，亦故旧之厚也。逮光武拨乱，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诏赐邓禹，称司徒为尧；敕责侯霸，称黄钺一下。若斯之类，实乖宪章。（纪眉）此书体例主于论文，若兼论

所诏之是非，政恐累幅不尽。（李旁）在光武原无乖于理，若代草创，宜知避耳。

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诰，符采炳耀，弗可加已。（李旁）奈多惭笔何。（纪眉）标举二文，以

文论耳。自魏晋诰策，职在中书。刘放、张华，并管斯

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诏，辞义多伟。至于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蔽乎！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纪眉）彦和之意，似以魏晋为盛轨，盖习于当时之所尚。观“自斯以后”二语，其旨可知。

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钟眉）采色耀目，称之雕龙非过。（李旁）诏策之体裁略备于此。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陈眉）诏敕各项体裁尽于此篇，当制者须知之，以矫时弊。

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敕宪，此其事也。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纪眉）以下连类而附之。

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极。汉高祖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矣。

教者，效也，出言而民效也。契敷五教，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后所述，乃事绪

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约，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辞中，教之善也。

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自天”，明命为重也；《周礼》曰“师氏诏王”，明诏为轻也。今诏重而命轻者，古今之变也。

赞曰：皇王施令，寅严宗诰。我有丝言，兆民伊好。

辉音峻举，鸿风远蹈。腾义飞辞，涣其大号。

(清评)彤庭大蒙，凡视草石宜知之。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

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猷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缺；晋厉伐秦，责箕、郤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露布者，盖露板不封，播诸视听也。

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故分阃推毂，奉辞伐罪，非唯致果为毅，亦且厉辞为武。

（钟眉）铮铮较

较，掷地当
作金声。

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

（陈眉）二
句得檄文

之诀，其讨
武璽者乎！

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尺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意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

(李旁)何必为
阿瞞回护。

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矣,敢撓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锺会檄蜀,征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譎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纪眉)此一段语扼要领。

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陈眉)益得檄义。
(纪眉)四语尤精。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

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

赞曰:三驱弛网,九伐先话。(钟旁)隼语。鞶鉴吉

凶，蓍龟成败。

摧压鲸鲵，抵落蜂蛰。移风易俗，草偃风迈。

(叶评)古者威让文告，或称先王，或援帝命，辞气雍容，一以理胜。后世诬过，其虐多至万言，欲以先声夺人。不知既失其实，何以动敌人之听，恐反增其愤耳。

(清评)世就扰攘，则讽谕之笔等绩干戈。

封禅第二十一

(曹盾)封禅，纬之流也。然天人兼焉，古今杂焉，故必树骨于训典而不流声乎虚妄。

(钟盾)封禅，纬之流也。□纬而不驳。封禅者，封旧禅矣，然推尊勋德，其微义亦见。

(纪盾)自唐以前，不知封禅之非，故封禅为大典礼，而封禅文为大著作。特出一门，盖郑重之。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绿图》曰：“渾渾囔囔，棼棼雉雉，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丹书》曰：“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

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

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夷吾谏，拒以怪物。固知玉牒金缕，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鹑东鹄，南茅北黍，空谈非征，勋德而已。是以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铭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

(黄眉)
确甚。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

(叶眉)战国之文，盛于李斯，盖亦开汉之风气者。

未可以法家少之。(李旁)评秦碑佳处最确。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禎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

(许无念眉)汉光武《东封泰山碑》有云：宗庙

坠坏社稷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扬、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

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讖，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馀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

(纪眉)以下以符命连类及之。

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李旁）此文大为扬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故称“《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

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

锷，（杨眉）“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不特封禅之准，他文亦当如此。（陈眉）作举（？）乐之金针。（黄眉）能如此，自无格

不美，岂惟封禅？封禅文固可不作也。（李旁）惟昌黎优为之。观《平淮西》及《南海神庙》二碑可见。则为伟矣。虽

复道极数殫，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轍

焉。（纪眉）数语教人以自为，亦凡文类然。

赞曰：封勒帝绩，对越天休。（陈眉）逖听高岳，声英克彪。壮采。

树石九旻，泥金八幽。鸿律蟠采，如龙

如虬。

(叶评)帝王封禅,不过如郊望之礼报天地耳。齐桓方伯,而欲僭天子之文,故管仲以怪物止之,盖谏也。后世意徵符瑞、求神仙,妄诞极矣。文人又设奇钩异眩惑人主,殊失古道。彦和欲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是则古乐章之体可以式靡去艳。

(清评)古之群儒,几于聚讼,致使人主自定仪注,何可无稽也。

章表第二十二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杨眉)骈丽语,却极工致语。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

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

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

（陈眉）言人必言，则为式；
言人不能言，则第一。

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李旁）《出师表》冠绝千古，四字未足尽之。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

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轡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

(钟眉)取譬不独切事之妙，而独立可称名言。

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

(梅眉)俊元作俦。(曹眉)若承上文，俦字亦通。

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鸛鵒》，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联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序》，

(李旁)阮以下，越石《劝进表》

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

(纪眉)此一段无甚发明。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

(陈眉)“丽于黼黻文章”，亦汉武读《上林》等赋耳。

何益？未可为章表则也。

亦可以喻于斯乎？

赞曰：敷表降阙，献替黼宸。言必贞明，义则弘伟。

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清评)告君不得无体。三致意焉，足见诚恳矣。

奏启第二十三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

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勋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政无膏润，形于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谏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后汉群贤，嘉言罔伏。杨秉耿介于灾异，陈蕃愤懣于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于史职，蔡邕铨列于朝仪，博雅

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灾屯流移。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钟眉）今之奏本伤繁，当尊此两言正之。（黄眉）此句不可多得之三代而下。（纪眉）此评未允，三代而下，名臣之奏多矣。

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

（杨眉）“明宪清国”四字，正而安。

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按劾；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李旁）光曾献媚董贤，因其败而劾之，亦险士耳。若

夫傅咸劲直，而按辞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其志也。后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弗差。然函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必深峭。《诗》刺谗人，投畀豺虎；（钟眉）文而狸字方虎即此。《礼》疾无礼，方之鸷狸。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似善骂，多失折衷。

（陈眉）善骂者，三家村

中长舌器垢耳。若称按奏，必有不忍出人遇之心。

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李旁）最得大体。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纪眉）酌中之论。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陈眉）妙句。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

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干。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纪眉）界限分明。亦启之大略也。

又表奏确切，号为说言。说者，正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荡荡，矫正其偏，故曰说言也。孝成称班伯之说言，言贵直也。自汉置八能，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错受《书》，还上便宜。后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机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蹇谤，事举人存，故无待泛说也。（纪眉）与《祝盟》篇结处同意。

赞曰：皂饰司直，肃清风禁。笔锐干将，墨含淳醢。

虽有次骨，无或肤浸。献政陈宜，事必胜任。

(叶评)奏启之文，以陈利弊，别贤愚，期于开导君心而止。自汉以来，诸儒竞以文字为工，连篇累牍，惟明主能详览，之下恐未必解也。我朝奏疏，悉从浅近，虽文艺未精，然于治道甚切，可谓得大要矣。

(清评)纤密瞻腴，作者何其核而练也。

议对第二十四

“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

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宅揆之举，舜畴五人；三代所兴，询及刍蕘。《春秋》释宋，鲁桓预议。及赵灵胡

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杂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文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于议也。至如吾丘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之之陈于珠崖，刘歆之辨于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芝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李旁）虽不从而充之荒著矣。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瑗博古，而铨贯有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钟眉）□古无□曲当。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弗剪，颇累文骨。亦各有美，风格存焉。

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弛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理不谬摇其枝，字不妄舒其藻。（李旁）只是见透。又郊祀必洞于礼，戎事必练于兵，佃谷先晓于农，断讼务精于律。（陈眉）宋伯司马之职尽矣，司农爽鸠之职又尽矣。然后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缚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纪眉）四语扼要。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

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游辞所埋矣。（钟眉）后人病痛，前人已说尽，所以名世。（纪眉）洞究文弊。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人贵媵而贱女；楚珠鬻郑，为薰桂之楮，郑人买楮而还珠。若文浮于理，未胜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于兹矣。（陈眉）秦女楚珠，喻奇。

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杨眉）对策与射策不同。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古者造士，选事考言。汉文中年，始举贤良，晁错对策，蔚为举首。及孝武益明，旁求俊乂，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入仕，斯固选贤要术也。观晁氏之对，验古明今，辞裁以辨，事通而赡，超升高第，信有征矣。仲舒之对，祖述《春秋》，本阴阳之化，究列代之变，烦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孙之对，简而未博，然总要以约文，事切而情举，（陈眉）问后世用而后择之。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钦之对，略而指事，辞以治宣，不为文作。及后汉鲁丕，辞气质素，以儒雅中策，独入高第。凡此五家，并前代之明范也。魏晋以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虽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汉饮博士，而雉集乎堂；晋策秀才，而麀兴于前，（李旁）人材关乎国运。

晋自难与汉
代比隆。

无他怪也，选失之异耳。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

(纪眉)语尤精确。前“辨洁”四句论文章，此四句论意旨。

议对之要，包
括无遗矣。

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

赞曰：议惟畴政，名实相课。断理必刚，摘辞无懦。

对策王庭，同时酌和。治体高秉，雅谟远播。

(叶评)立议之道，贵符于古制，切于时务，不在聘华丰丽也。若听议之道，一以善断为尚。不然室言盈庭，谁执其咎，将冒诗人之刺矣。

(清评)古以此求真儒，而士亦有以应之者，今殆成故事耳。

书记第二十五

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黄眉）可证解作鞭策之谬。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曹眉）论文必本于经，故中肯綮。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琰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

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弥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

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怗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其义美矣。迄至东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崔寔奏记于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奏笺于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廙谢恩，喻切以至；陆机自理，情周而巧，笺之为美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

（李旁）庾子山、李义山最为擅长。

盖笺记之分也。

（钟眉）种种体裁，莫不曲为画出，而此特妙。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

（杨眉）以下诸条，古今解者不同，彦和为得之。（纪眉）此种皆系杂文，缘第十四先列杂文，不能更标此目，故附之《书记》之末，以备其目。然与书

记颇不伦，未免失之牵合；况所列或不尽文章，人之论文之书，亦为不类。若删此四十五行，而以“才冠鸿笔”句直接“笺记之分”句下，较为允协。

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

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李旁）各举一证，实之，极详核。籍者，借也。岁

借民力，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李广，为吏所簿，别情伪也。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

（杨眉）庄子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淮南》《万毕》，皆其类也。占者，覘也。星辰飞伏，伺候乃见，登观书云，故曰占也。式者，则也。阴阳盈虚，五行消息，变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法者，象也。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世金竹，

（李旁）博奥如读《尔雅》、《白虎通》。

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契者，结

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缙，其遗风欤！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髡奴》，则券之谐也。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关者，闭也。

（杨眉）今之公文有关。

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应详。《韩非》云：“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盖谓此也。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温舒截蒲，即其事也。议政未定，故短牒咨谋。牒之尤密，谓之为籤。籤者，纤密者也。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列者，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可见也。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钟眉）如此雅辞，求之后世之文，恐亦不及。邹穆公云“囊漏储中”，皆其类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

俚”，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

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

（曹眉）有司字妙。（纪眉）二十四种杂文，体裁各别，总括为难，不

得不如此儻
侗敷衍。

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

（纪眉）此处仍以书记结，与中间所列无涉，文意不甚相属。知是前类杂文，无

类可附，强入之
《书记》篇耳。

赞曰：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既驰金相，亦运木讷。

万古声荐，千里应拔。庶务纷纶，因书乃察。

（清评）其用甚广，故旁推曲引，以底于尽。

神思第二十六

(曹眉)文,神物也,故以《神思》先之。上篇“神道设教”,与之相应。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纪眉)甘苦之言。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纪眉)“虚静”二字,妙入微茫。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

(纪眉)补出积学、酌理,方非徒骋聪明。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恻辞,(纪眉)观理真则思

归一线,直凑单微,所谓“用志不分,乃疑于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

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钟眉)文章能事于此,思过半矣。(李旁)少陵所谓“意

匠惨淡经营中”。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钟眉)淋漓酣畅。方其搦翰,气倍辞

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陈眉)作文之难如此，然易亦在此。何则？

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纪眉)此一段乃黜驰骛其思之弊，正是

鞭紧上文。(李旁)非深知甘苦者不能道。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

际，疏则千里。(陈眉)天巧神合，岂关思索鬼工。或理在方寸而求之

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黄眉)词人所心苦而口不能言者，被君直指其

所以然。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

情也。(纪眉)意在游心虚静，则腠理自解，兴象自生，所谓自然之文也。而“无务苦虑，不必劳情”等字，反似教人不必冥搜力索。

此结字未稳、词不达意之处，读者毋以词害意。人之禀才，迟速异分，(黄眉)迟速由于禀才。若

垂之于后，则迟速一也，而迟常胜速。枚皋百赋无传，相如赋皆在人口，可验矣。文之制体，大小殊功。

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

《都》以一纪。(陈眉)诸子迟速中亦互有巧拙，不得尚速也。虽有巨文，亦思

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禹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李旁)文无难易，惟其是耳。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

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陈眉)要乱要贫。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纪眉)指出本原功夫，总结前二段。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陈眉)此际有一非博非一之灵始得。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迫，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纪眉)补出刊改乃工一层，及思入希夷，妙绝蹊径，非笔墨所能摹写一层，神思之理，乃括尽无余。

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叶评)文无神思，虽才富辞繁，仅同书肆。古来名手能于虚际行文，政其思力高妙也。

(清评)前论文体已尽，此盖言思之首篇，函冒宏远。

体性第二十七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譎，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纪眉）如以“各师”句接“所凝”句，更为简净。其异如面。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曲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钟眉）“肇自血气”一语，可谓穷源星宿。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陈眉）诸家亦一口道破。（黄眉）由文辞得其情性，虽并世犹难之，况异代乎？如此裁鉴，千古无两。（纪眉）此

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百世以下，何由得其性情？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李旁）读其文，如见其人，知言之明，不差一字。

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黄眉）此入门之时要端正也，学者不可以不知。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曹眉）此入门之时要端正也，学者不可以不知。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纪眉）归到慎其先入，指出实地工夫。盖才难勉强，而学可自为，故篇内并衡，而结穴侧注。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赞曰：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

骨髓。

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叶评)先立八体，次第分属，体格严正。自贾生以下，凡十二名家，止一语断定。知人品物，莫此为确。

(叶评增)为文虽本性情，然亦有不尽然者。学习移人，表里非一，安能言隐以至显乎？要其归途，不过八体，摹体定习，因性练才，文之司南，率用此道，舍是而谈体性，未有不流于郑紫者矣。

(清评)足核众家，几无遁影。

风骨第二十八

(杨评)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也，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

(曹眉)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

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

(杨眉)此分风骨之异，论文之极妙者。(李旁)杨云：此分风骨之异，论文之极妙者。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纪眉)比喻精确。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

无力。

(黄眉)即后所云“雉窜文囿”也。(李旁)南宋以后属文者，都不解此。

是以缀虑裁

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

征鸟之使翼也。

(李旁)以下六句，旧错在“负声无力”下，今改正。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陈眉)子桓故妙。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黄眉)气是风骨之本。(纪眉)气即风骨，更无

本末，此评未是。 夫翬翟备色，而翮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

(钟眉)比喻之妙，使人会心甚远。

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

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纪眉)“风骨乏采”是

陪笔，开合以尽意耳。

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

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杨评)此论发自刘子，前无古人。徐季海移以评书，张

彦远移以评画，同此理也。(李旁)比喻入神。杨云：此论发自刘子，前无古人。徐季海移以评书，张彦远移以评画，同此理也。

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黄眉)风骨又必从经典

子史中出。

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黷。

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

获巧意，危败亦多，(纪眉)才锋既隼，往往纵横逾法，故又补此段，以防其弊。岂空结

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

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

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杨评)引“文明以健”，尤切。明即风也，健即骨也。诗有格有调，格犹骨

也，调犹风也。(钟眉)引“文明以健”，妙甚。明即风也，健即骨也。

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赞曰：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叶评增)文家专尚风骨。无风则意绪不抽，无骨则体格失实。风骨兼全，乃为宜称。具是者其西汉以上乎？下此不复论矣。

(清评)六朝之文莫要于骨，莫妙于风，兼而论之，得指归矣。

通变第二十九

(纪眉)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徵。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

矣。(陈眉)岂特文为然。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推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黄眉)楚、汉而下尤切中。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叶评)比之“夏忠商质”之论，更为精核。
(李旁)二语切中。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曹眉)古今一风也。通变之术，亦主风矣。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纪眉)文士通病，由时近者易摹，年远者难剿耳。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钟眉)阅世之论，会心之言。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陈眉)还宗经诰，则讹浅自化，不烦矫翻。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轍，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

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入乎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

(纪眉)此段言前代佳篇，虽巨手不能凌越，以见汉篇之当师，非教人以因袭。

宜善会之。 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叶评)文体代变，皆由开国之初，其天子大

臣，一时好尚，而后世遂以为风然，亦气运使然，不得不不变者。至若豪杰之士，则能主张世运，挽回风气，如唐文竞趋靡丽，而韩愈力为芟除，八代之衰，一朝而起。信乎通变惟其人，不惟其时也。

定势第三十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纪眉)自篇首至“自然之势”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势。

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曹眉)势亦主

风，射矢、曲湍之喻，往往见之。(陈眉)曲直合，乃为势，不然，则千里一泻，全无险折矣。

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黄眉)行乎其不得不行，转也；止乎其不得不止，安也。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缚：(纪眉)“模经”四句与“综意”四句是一开一合文字。“激水”三句乃单承“综意”四句也。

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钟眉)谈名理，时出隽逸之句。

是以绘事图色，(纪眉)自“绘事图色”以下，言势无定格，各因其宜，当随其自然而取之。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

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郢，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纪眉）补此层，圆足周到。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钟眉）“矢执”二字，疑有误。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两难得而俱售也。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纪眉）此连下“桓谭”、“曹植”云云为一段，北平先生于“本采”句下误多一乙，遂令下四行为赘文。

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辩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纪眉）此以下，又爬梳势字，以补渗漏。刘桢云：“文之体势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陈眉）以壮言称势，时贤得无坐此。（黄眉）此慷慨任气之失。（李旁）势与气不同。

又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陈眉）何能相离。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黷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李旁）好用新句奇字者，读此索然。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陈眉）慧心巧覷。（黄眉）此

取新效奇之法。（李旁）识精，则不求奇而自奇。（纪眉）法字有病。此揭其秘技，非标为定则也。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纪眉）数语切中膏肓。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赞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

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枉辔学步，力止寿陵。

(叶评)辞已尽而势有馀,此文家绝艺,腐史差可语此。若颠倒文句,回互不常,其韩退之乎?退之力学腐史,终不能及,则其势殊也。

情采第三十一

(纪眉)因情以敷采,故曰情采。齐梁文胜而质亡,故彦和痛陈其弊。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鞶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杨评)鸟迹,字也;渔网,纸也。(陈眉)好细缕。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曹眉)形声之文本于情。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

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研味《李》、《老》，(纪眉)“李”当作“孝”，“《孝》、《老》”犹云“《老》、《易》”，六朝人多此生捏字法。

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杨眉)予尝戏云：美人未尝

不粉黛，粉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尝不读书；读书未必皆奇才。(李旁)情非文不能达，然必有真情，乃有真文。

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纪眉)此一篇之大旨。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曹眉)诗与赋别，正在情文先后。(钟眉)文生情，情生文，辨得深细，大于文章家有益。(黄眉)笃论。何以

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杨眉)屈原《楚辞》，有疾痛而自呻吟也；东方朔以下拟《楚辞》，强呻吟

而无疾痛者也。

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陈眉)酷发恬淡之伪。(黄眉)古今文人读此不汗下者有几。

(纪眉)赵怡山诗中有人之论，源出于此。
(李旁)王夷甫谓：少无宦情，谁则信之？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

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杨眉）庄子云：言隐于荣华。是以“衣锦褰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摘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贍。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叶评增）为情造文，为文造情。凡诗人篇什，辞人赋颂，与夫诸子之徒，莫不以情文为先后。然情经文纬，若能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使华实并茂，则风雅之兴，即在今日。立文者可无意乎？

（清评）风骨之溢，宜为情采，故当表里成篇。

熔裁第三十二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疣，实侈于形。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

（钟眉）文心甘苦，知之实深。（纪眉）此一段论熔，犹今人所谓炼意。

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纪眉）以下论裁，犹今人所谓炼词。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

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纪眉）兼此两层，其理乃足。 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黄眉）唐宋大家之文，两句道尽。 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陈眉）心有关至极处。（纪眉）二语精深。 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桔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纪眉）平允。 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

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声律第三十三

(曹眉)声律以风胜,知风则律调矣。
(纪眉)即沈休文《与陆厥书》而畅之,后世近体,遂从此定制。齐梁文格卑靡,独此学独有千古,钟记室以私憾排之,未为公论也。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钟眉)一说便透。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徵。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摘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曹眉)外听,风声也;内听,风骨也。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黄眉)叠韵二字,同在一韵;双声二字,同一字母。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黄眉)论声病,详尽于沈隐侯。(李旁)“飞”、“沉”二字精晰。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连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

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纪眉)妙参活法。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陈眉)更有韵

在色香之外。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杨旁)东董是和，东中是韵。(李旁)杨云：东董是和，东中是韵。

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纪眉)句末韵脚，有谱可凭，句内声病，涉笔易犯，非精究音学者不知。故往往阅之斐然，

而诵之拗格。彦和特抽出另言，以此之故。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簫；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簫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纪眉)此又深一层，言宫商虽和，又有自然、勉强之分。(李旁)此丝不如竹之说。陈思、潘岳，吹簫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杨眉)伟长饶齐气，士衡多楚声。《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馀声，失黄钟之正响也。(纪眉)此一段又言韵不可参以方音。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

（纪眉）此
喻确。

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
遇，（纪眉）言
自然也。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
佩玉，左宫右徵，（陈眉）归
到佩玉。以节其步，声不失序。
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赞曰：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
唇吻。

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
难隐。

（清评）声律之不讲久矣，此故包今古之胜会。

章句第三十四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
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
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
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

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
(纪眉)此一段论章法。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
(陈眉)亦深于歌舞。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
(钟眉)作文篇章大义，说得了然。(李旁)

意在笔先，乃有结撰，安可枝枝节节为之？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
(纪眉)与《熔裁》篇一段参看。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
(纪眉)此一段论句法，然但考字数，无所发明，殊无可采。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

《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纪眉）此因句法而类及押韵及语

助。论押韵特精，论语助亦无高论。

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陈眉）调于二都之间，便称能手。然

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

（李旁）正不必拘此。

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黄眉）宋祖谓“语助助得甚事”，亦未就文体论耳。

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

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陈眉）深得闲字之理，所谓

文不在实字，而在虚字处。

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赞曰：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

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清评)此事人所易忽才(?)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子正所欲为留心。

丽辞第三十五

(纪眉)骈偶于文家为下格，然其体则千古不能废。其在六代犹为时尚，故别作一篇论之。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

(钟眉)从造化说来，觉天地日月山川花木鸟兽俱似为丽辞而设。

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

(朱郁仪)宋画吴冶，

语出《淮南子》。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人巧，浮假者无功。(纪眉)精论不磨。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李旁)反对即不合掌之谓。正对为劣。(黄眉)丁卯、浣花诗格之卑，只为正对多也。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陈眉)反对妙契。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鄠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纪眉)“又以”四句，当云“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又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于文义乃顺。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黄眉)重出之病。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

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驂，弩为右服也。(黄眉)不均之病。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踟蹰而行也。(黄眉)孤立之病。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陈眉)确喻。(黄眉)庸冗之病。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纪眉)“张华”一段，申反对正对；“是以”以下，

申言对事对。“若气无”以下，就四对推入一层，言对偶虽合法，而无骨采亦不可。北平先生以四病并列，失其旨矣。

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清评)丽辞准风骨、情采之中，则联对之要务也。

比兴第三十六

《诗》文弘奥，包韞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

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钟眉）分别比兴，较注疏更精。附理者

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

以托讽。（黄眉）朱子传《诗》，谓有不取义之兴，未为知言。（李旁）彦和于兴字尚少理会，故其言甚略。盖随

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贞一，故夫人象义。义取其贞，无疑于夷禽；德贵其别，不嫌于鸛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义也。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纪眉）以上平论兴比，以下言兴亡而比传。兴义亦不全亡，但诗中偶用，赋颂无闻耳。炎

汉虽盛，而辞人夸毗，（陈眉）夫诚能夸毗者，《上林》、《子虚》之类耶？诗刺道

丧，故兴义销亡。（曹眉）诗字当作讽。兴近于风，比近于赋。兴义销亡，故风气愈下。（谭眉）疑当作讽

刺。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遝，倍旧章矣。

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黄眉）非特兴义销亡，即比体亦与三百篇中之比差别。大抵

是赋中之比，循声逐影，拟诸形容而已，无如《鹤鸣》
之陈海，《鸛鹑》之讽谕也。（纪眉）以下畅论比义。

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宋玉《高唐》云：“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此比声之类也；枚乘《菟园》云：（杨旁）“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此则比貌之类也；贾生《鵬赋》云：“祸之与福，何异纠缠。”此以物比理者也；（陈眉）读赋者须如此具眼。王褒《洞箫》云：（杨旁）“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云：“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张衡《南都》云：（杨旁）“起郑舞，蚩曳绪。”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纪眉）亦有太切，转成滞相者。言不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一端，要各有当，文无定体，要归于是。

赞曰：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

拟容取心，断辞必敢。攒杂咏歌，如川

之澹。

(叶评)楚骚汉赋,所以推广诗人之体而诗义以亡,至后世流于四六,极于章句,而比赋皆亡,又不独兴体也。使彦和在今日,其感叹当何如耶!

(清评)此理本于论诗而广之,诸体尤属亮心。

夸饰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人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虽《诗》、《书》雅言,风俗训世,事必宜广,文亦过焉。(纪眉)先以六经说入,分两层钩剔,语自斟酌,

非刘子玄惑经之比。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

(钟眉)甚言之也。甚言之,情始警惕,与后之夸饰不同。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

靡孑遗;(陈眉)善读《诗》者,必无《北山》之泥。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

漂杵之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且夫鸱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

饴？并意深褒赞，故义成矫饰。大圣所录，以垂宪章。孟轲所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也。

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鹍鹄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馀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至《西都》之比目，《西京》之海若，验理则理无可验，穷饰则饰犹未穷矣。又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张衡《羽猎》，困玄冥于朔野。变彼洛神，既非魍魎；惟此水师，亦非魍魎；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此欲夸其威而饰其事，义睽刺也。至如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嵯峨揭业，熠耀焜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也。于是后进之才，奖气挟声，轩翥而欲奋飞，腾掷而羞跼步，（黄眉）昌黎诗句多如此。辞人炜烨，春藻不能程其艳；言在萎绝，寒谷未足成其凋；（钟眉）叙事，情夸者有之。至于写情，虽渊云妙墨，恐未易其万一也，谈何容易！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泣偕；信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矣。

然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若能酌《诗》、《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泰，

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纪眉）文质相扶，点染

在所不免。若字字摭实，有同史笔，实有难于措笔之时。彦和不废夸饰，但欲去泰去甚，持平之论也。

赞曰：夸饰在用，文岂循检。言必鹏运，气靡鸿渐。

倒海探珠，倾昆取琰。旷而不溢，奢而无玷。

（叶评增）属事联类，亦文家所难。屈宋幽艳，扬马閎肆，差足与此。徐庾吴富，点染政不易工也。

（清评）举名则虚多实鲜，按义则切事谋情。

事类第三十八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

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李旁）秦汉以前，徵事之富，无过《左》、《国》。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鵬赋》，始用鸛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陈眉）诸文来

历，不可不知。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陈眉）病处两路俱擒。（纪眉）确有此二种人。学贫者迍邐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纪眉）此一段言学欲博。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黄眉）才禀天授，非人力所能为，故以下专论博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杨眉）宋人所谓用则不差，

问则不知。(钟眉)此等言痛,虽名士不为。

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李旁)词不足,不可以成文。狐腋非一皮能温,鸡蹠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据理须核,(黄眉)徒博而校练不精,其取事据理不能约核,无当也。吾见其人矣。(纪眉)此一段言择欲精。(李旁)尽文人之能事。

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靚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纪眉)此一段以曹陆为鉴,言用事宜审。

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李旁)古事相沿成讹者多矣。

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纪眉)千人万人,自指汉时之歌舞者,不过借陶唐、葛天点缀其事,非即指上二事也。子建固误,彦和亦未详考也。

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

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

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叶评)博学之家，谬误者少，夸诞者多。盖才浮则所用之事毕浮，彼固以为于义无伤，而不知综核者议其后矣。若才学并富，文情双至，代不数人，盖难责备也。

(清评)微言之家，须知此义。

练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苍颉造之，鬼哭粟飞；黄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声教，书必同文；轘轩之使，纪言殊俗，所以一字体，总异音。《周礼》保氏，掌教六书。秦灭旧章，以吏为师。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八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亦半。

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

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岂直才悬，

抑亦字隐。（陈眉）字隐之说，为才解嘲。（钟眉）子云《太玄》实然。（纪眉）胸富卷轴，触手纷纶，自然瑰丽，方为巨作。若

寻检而成，格格然着于句中，状同镶嵌，则不如竟用易字。文之工拙，原不在字之奇否。沈休文三易之说，未可非也。若才本肤浅，而务于炫博以文

拙，则风更下矣。（李旁）故曰学者不可不略识字。

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时并习易，人谁取难？今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矣。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

时所共废，虽易斯难：（黄眉）六经之文，有三尺童子胥知者，有师儒宿老所未习者，岂有一定之难

易哉？缘于世所共晓与共废耳。趣舍之间，不可不察。

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史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字形单复，妍媸异体。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

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纪眉）此论当知。

诡异者，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吶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况乃过此，其可观乎！

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纪眉）此则无甚关系。状貌山川，古

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齟齬为瑕，（李旁）江海诸赋，满纸联边，正自可厌。

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陈眉）贫乃见善。（纪眉）“富于”二句，甘苦之言。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黹而篇暗。（钟眉）以肥瘠论字，妙甚。

（纪眉）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李旁）工拙不在此。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纪眉）此尤无关系。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

至于经典隐暖，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子思弟子，“於穆不似”，音讹之异也。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傅毅制诰，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陈眉）爱讹亦然。（纪眉）此补出承讹一层，为明知而爱奇故用者

言。今人文字动称夏五月为夏五，亦“淮雨”之类矣。史之阙文，圣人所慎，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

赞曰：篆隶相熔，《苍》、《雅》品训。古今殊迹，

妍媸异分。

字靡易流，文阻难运。声画昭精，墨采腾奋。

(清评)字学之奥，有裨经史，此足洞其源。

隐秀第四十

(朱郁仪眉)《隐秀》一篇，脱数百字，不可复考。

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

(钟眉)隐秀二字，将文章家一种幽冷之趣道出。

(黄眉)陆平原云“一篇之警策”，其秀之谓乎？

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

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渚之韞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凉飍动秋

草。(谢耳伯眉)“凉飍动秋草”上或怨曲也。句下必脱数行。前云隐之为体，此当论秀之为用。(李孔章眉)凉飍怨曲，上下信有脱

文，但后篇俱发秀义，恐非脱秀之为用。

始正而末奇，

(李旁)自此以下，诸本俱脱误不可读，今搜求补之，阙

十字。

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彼波起辞间，是谓之秀。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若远山之浮烟霭，变女之靓容华。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熔；（纪眉）纯任自然，彦和

之宗旨，即千古之定论。（李旁）是谓秀骨天成。深浅而各奇，穠纤而俱妙。若挥之则有馀，而揽之则不足矣。

夫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故能藏颖词间，昏迷于庸目；露锋文外，惊绝乎妙心。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譬诸裁云制霞，不让乎天工；斫卉刻葩，有同乎神匠矣。若篇中乏隐，等宿儒之无学，或一叩而语穷；句间鲜秀，如巨室之少珍，若百诘而色沮：斯并不足于才思，而亦有愧于文辞矣。

将欲征隐，聊可指篇：（纪眉）此转挂漏，且隐亦不止于诗。古诗之“离别”，乐府之《长城》，词怨旨深，而复兼乎比兴。陈思之《黄雀》，公幹之《青松》，格刚才劲，而并长于讽谕。叔夜之《赠行》，嗣宗之《咏怀》，境玄思澹，而独得乎优闲。士衡之疏放，彭泽之豪逸，心密语澄，而俱适乎壮采。

如欲辨秀，亦惟摘句。（纪眉）此亦更仆难数。“常恐秋节

至，凉飙夺炎热”，意凄而词婉，此匹妇之无聊也；“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志高而言壮，此丈夫之不遂也；“东西安所之，徘徊以旁皇”，心孤而情惧，此闺房之悲极也；

(黄评)《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

者即阙此叶，此后诸刻仍之，胡孝辕、朱郁仪皆不见完书。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槧本钞补，后归虞山，而传录于外甚少。康熙庚辰，何心友从吴兴贾

人得一旧本，适有钞补《隐秀》篇全文。辛巳，义门过隐湖，从汲古阁架上见冯己苍所传功甫本，记其阙字以归。如“疏放”、“豪逸”四字，显然为不学

者以意增加也。“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气寒而事伤，此羁旅之怨曲也。

凡文集胜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

并思合而自逢，非研虑之所课也。

(纪眉)精微之论。

或有晦塞为深，虽奥非隐；雕削取巧，虽美非秀矣。

(李旁)非酝酿之深，不可以强学而能。

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缁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缁，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

侈翰林，

(纪眉)此秀句乃泛称佳篇，非本题之秀字。

盖以此也。

(纪眉)此一页词殊不类，究属可疑。

“呕心吐胆”，似摭玉溪《李贺小传》“呕出心肝”语，“煅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周朴“月煅季炼”语。称渊明为彭泽，乃唐人语，六朝但有徵士之

称，不称其官也。称班姬为匹妇，亦摭钟嵘《诗品》语。此书成于齐代，不应述梁代之说也。且《隐秀》之段，皆论诗而不论文，亦非此书之体。似乎明

人伪托，不如从原本缺之。癸巳三月，以《永乐大典》所收旧本校勘，凡阮本所补悉无之，然后知其真为伪撰。

赞曰：文隐深蔚，馀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

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

(清评)短篇甚峭，较为警策。

指瑕第四十一

(纪眉)文字之瑕，殊不胜指。此标举数篇以示戒，毋以挂漏为疑。

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钟眉)古人不简乃尔，想见在昔帝王之宽。《明帝颂》云“圣体浮轻”，浮轻有似于蝴蝶，永蛰颇疑于昆虫，(李旁)摘瑕足令前人输服。施之尊极，岂其当乎？左思《七讽》，说孝而不从，反道若斯，馀不足观矣。潘岳为才，善于哀文，然悲内兄，则云感口泽，伤弱子，则云心如疑，《礼》文在尊极，而施之下流，辞虽足哀，义斯替矣。

若夫君子拟人，必于其伦，而崔瑗之诔李公，

比行于黄、虞，向秀之赋嵇生，方罪于李斯。与其失也，虽宁僭无滥，然高厚之诗，不类甚矣。

凡巧言易标，拙辞难隐，斯言之玷，实深白圭。繁例难载，故略举四条。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而晋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赏际奇至”之言，终有“抚叩酬酢”之语，每单举一字，指以为情。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

(曹眉)此段驳得不是。《雅》、《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纪眉)此种类繁多。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

近代辞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语求蚩，反音取瑕，虽不屑于古，而有择于今焉。又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李旁)释皎然斥为钝贼，自非苛论。刘子已先发之矣。全写则揭篋，傍采则探

囊，然世远者太轻，时同者为尤矣。(黄眉)尝疑韩昌黎云：“惟古于词必已

出，降而不能乃剿贼，后皆指前公相袭。”所谓必已出者如何，必非杜撰之比也。然不杜撰，恐又人相袭矣。昌黎谓樊绍述“文从字顺”，果可信乎？

若夫注解为书，所以明正事理；(纪眉)此条无与文章，殊为汗漫。然谬于研求，或率意而断。《西京赋》称“中黄、育、获”之畴，而薛综谬注，谓之“阍尹”，是不闻执雕虎

之人也。又《周礼》井赋，旧有“匹马”；而应劭释匹，或量首数蹄，斯岂辩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车两而马匹，匹两称目，以并耦为用。盖车贰佐乘，马俚骖服，服乘不只，故名号必双，名号一正，则虽单为匹矣。匹夫匹妇，亦配义矣。夫车马小义，而历代莫悟；辞赋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钻灼经典，能不谬哉？夫辩匹而数首蹄，选勇而驱阍尹，失理太甚，故举以为戒。丹青初炳而后渝，文章岁久而弥光。若能隐括于一朝，可以无惭于千载也。

赞曰：羿氏舛射，东野败驾。虽有俊才，谬则多谢。

斯言一玷，千载弗化。（纪眉）《指瑕》原为巨手言之。
令章靡疚，亦善之亚。

养气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

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研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缙，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鳧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

（钟眉）文人读之寒心。
（李旁）江淹才尽，岂真

取笔还景
纯哉！

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

（黄眉）学宜
苦而行文须

乐。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

性，(李旁)呕心乃已，长吉所以不寿。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纪眉)此非惟养气，实亦

涵养文机。《神思》篇虚静之说，可以参观。彼疲困躁扰之余，乌有清思逸志哉！

意得则舒怀以命笔，

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

(李旁)愿与海内文人共佩服斯言。

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

方也。(陈眉)借文资气。

赞曰：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叶评)圣贤博文，在益其气；才士鼓气，在起其文。用心既殊，盈竭应之，故贵乎其有本也。

(清评)作文之乐，亦因可想。

附会第四十三

(纪眉)附会者,首尾一贯,使通篇相附而会于一,即后来所谓章法也。

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童学文,(纪眉)此三行可节。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摘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

凡大体文章,类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干。是以附辞会义,务总纲领,(纪眉)此为命意布局时言。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钟眉)如此论文,岂浅学所知。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

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杨眉)二语虽出《吕氏春秋》,移以论文,殆可以哭鬼舞神矣。(李旁)

杨云语出《吕氏春秋》。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此附会之术也。

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

必疏体统。(纪眉)此所谓有句无篇。故宜拙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

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

率故多尤，需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依附者甚众。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纪眉）此为行文时言。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驷牡异力，而六轡如琴，（陈眉）“如琴”二字创。馭文之法，有似于此。去留随心，修短在手，齐其步骤，总轡而已。

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难于造篇，易字艰于代句，（李旁）有以恶文求芟削者，举此答之。此已然之验也。昔张汤拟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遭，并事理之不明，而词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钟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晋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杨眉）此事亦可引止见止。以此而观，则知附会巧拙，相去远哉！

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词切理，如引轡以挥鞭。克终底绩，寄深写远。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则遗势郁湮，馀风不畅。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纪眉）此言收束亦不可苟。诗家以结句为难，即是此意。惟首尾相援，则附会之体，固亦无以加于此矣。

赞曰：篇统间关，情数稠迭。原始要终，疏条

布叶。

道味相附，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

总术第四十四

(纪眉)此篇文有讹误，语多难解。郭象云：“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纪眉)此一段辨明文笔，其言汗漫，未喻其命意之本。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颜延年以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请夺彼矛，还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岂非言文？若笔为言文，不得云经典非笔矣。将以立论，未见其论立也。予以为：发口为言，属翰曰笔，常道曰经，述经曰传。经传之体，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六经》以典奥为不刊，非以言笔为优劣也。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杨眉)《汉书》引《逸书》：“九变复贯，知言之选。”

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

(纪眉)此一段剖析得失，疑是分明。然与前后二段不甚相属，亦未喻其意。

落落之玉，或乱乎石；碌碌之石，时似乎玉。精者要约，匮者亦鲜；博者该赡，芜者亦繁；(钟眉)千古矮人，正苦于此。(李旁)议论集中屡见，何必复赘。辩者昭晰，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或义华而声悴，或理拙而文泽。知夫调钟未易，张琴实难。伶人告和，不必尽窈窕之中；动角挥羽，何必穷初终之韵；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纪眉)大旨主于意在笔先，以法驭题。

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悦来，(李旁)妙语。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黄眉)四者兼之为难。可视可听而不可味，尤不可嗅者，品之下也。

(李旁)声色臭味俱佳耳。

断章之功，于斯盛矣。

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

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

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

乘一总万，举要治繁。思无定契，理有恒存。

时序第四十五

(曹眉)时序者，风之递降也。观风可以知时，如薰风主夏，朔风主冬之类。

(黄眉)文运升降，总萃此篇。今学子读毕《五经》、《史》、《汉》后，以此等文进之，胜于多读八家文也。

(纪眉)此评谬陋。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

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钟眉）一时风雨骤至，古色乱飞。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陈眉）一时名士风流。（李旁）滔滔衮衮，气称其辞。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炜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己。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鹜：（李旁）汉武表章六经，尤为功高千古。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李旁）独遗董江都何耶？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

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李旁）匡稚圭

亦当时杰出者。

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李旁）除赋外，不得谓祖述屈子。

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讖，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谏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章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李旁）两汉儒术之盛，过唐宋远矣。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

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陈眉）浅陋中故多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余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

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李旁）不应独漏文举。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琰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侶，（李旁）诸人不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钟眉）一语感伤，忽入楚峡。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

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曹眉)“秉哲”一作“东哲”，亦通，与“升储”一句觉有照应。

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

亦彼时之汉武也。(陈眉)好文，亦逊之。(叶眉)自秦火之后，兴起绝学者，汉武是赖，故前列其盛，而此复以明

帝比隆，盖重之也，章法又有照应。

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屯遭，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治)文变染乎世情，(陈眉)“治”字

衍。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风采，(李旁)可作萧梁以前一篇文章学总传。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箴，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貳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驎于

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纪眉)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实亦有所避于恩怨之间。

赞曰：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

(叶评)文人才士之盛，自稷下、兰陵、柏梁、建安而下，至东晋明帝，雅好文会，然未有如萧梁之隆也。自天子诸王太子，皆著书成集，而群下之能文者，蔚然并兴，即彦和职不过通事，自号云门，其才不胜收也。

(清评)古今人才，不能出其范围，论世论人而获其隲。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人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叶眉）悼时伤物，古今诗人同此幽抱。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钟眉）写得景物悠然，会心诗人，妙矣。又宛出诗人之外。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纪眉）“随物宛转，与心徘徊”八字，极尽流连之趣。会此方无死句。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李旁）诗情毕露。“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嚶嚶”学草虫之韵。“皎日”、“曄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

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

“绿叶”、“紫茎”。凡摘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纪眉)此病易犯，近体尤忌之。

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陈眉)体物则妙于形似。(纪眉)此刻画之病，六朝多有。吟咏所发，志

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黄眉)陈子昂谓齐梁间采丽竞繁，而寄兴都

绝，正坐此也。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陈眉)率尔乃精思

之极。(纪眉)入微之论。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旧弥新矣。(黄眉)化臭腐为神奇，秘妙尽此。(纪眉)此脱化之法。是

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

(曹眉)“是以四序”四句，此风雅也。(黄眉)天下事那件不从忙里错过，文亦然矣。(纪眉)四语尤精。凡流传佳句，都是有意无意之中，偶然得一二

语，都无累牍连篇、苦心力造之事。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

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纪眉)拖此一尾，烟波不尽。

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

吐纳。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

答。(陈眉)四言之佳者。(钟眉)神来之语。(纪眉)诸赞之中，此为第一，政因题目佳耳。(李旁)在诸赞中

最为清
旷。

(叶评)古诗频(?)以感触而作，故澹怀如雪，奇致如云，读之令人起舞。后世辞人赋客，游魂荡思，动经岁月，盖市才之构，自与寄兴不同，不得以古今为优劣也。

(清评)清新贍丽，集中之要篇也。

才略第四十七

(纪眉)《时序》篇总论其世，《才略》篇各论其人。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则有皋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则有赞，五子作歌，辞义温雅，万代之仪表也。商、周之世，则仲虺垂诰，伊尹敷训，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足师矣。(黄眉)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真文囿之巨观。

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

圃，焜耀似罽锦之肆，蕞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扞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

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乐毅报书辨而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荀况学宗，而象物名赋，文质相称，固巨儒之情也。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贾谊才颖，陵轶飞兔，议愜而赋清，岂虚至哉！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膏润于笔，气形于言矣。仲舒专儒，子长纯史，而丽缛成文，（李眉）古人惟专乃精。亦诗人之告哀焉。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核取精意，理不胜辞，（钟眉）长卿之于屈、宋，相去自远。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王褒构采，以密巧为致，附声测貌，泠然可观。子云属意，辞义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

桓谭著论，富号猗顿，宋弘称荐，爰比相如，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谕，不及丽文

也。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二班两刘，奕叶继采，旧说以为固文优彪，歆学精向，然《王命》清辩，《新序》该练，璿璧产于昆冈，亦难得而逾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风者矣。杜笃、贾逵，亦有声于文，迹其为才，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赋铭，志慕鸿裁，而才力沉隤，垂翼不飞。马融鸿儒，思洽识高，吐纳经范，华实相扶。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延寿继志，瑰颖独标，其善图物写貌，岂枚乘之遗术欤！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柏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李旁）篇中品藻，多确不可易者。有偏美焉。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铭。然自卿、渊已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

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憎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陈眉）千古公论、确论。（李旁）以丕较植，自为不及。未

为笃论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刘楨情高以会采，应玚学优以得文；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琰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张华短章，奕奕清畅，（李旁）茂先尚未到此。其《鹪鹩》寓意，即韩非之《说难》也。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馥于哀诔，非自外也。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龙朗练，以识检乱，故能布采鲜净，敏于短篇。孙楚缀思，每直置以疏通；挚虞述怀，必循规以温雅；其品藻流别，有条理焉。傅玄篇章，义多规镜；长虞笔奏，世执刚中；并楨幹之实才，非群华之韡萼也。（钟眉）品人评文，莫不可当。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可谓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刘琨雅壮而多风，卢湛

情发而理昭，亦遇之于时势也。

景纯艳逸，足冠中兴。《郊赋》既穆穆以大观，《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袁宏发轫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陈眉）晋才一代月旦，深有味言之。

宋代逸才，辞翰鳞萃，世近易明，无劳甄序。

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鄴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何也？岂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贵乎时也。

赞曰：才难然乎！性各异禀。一朝综文，千年凝锦。

馀采徘徊，遗风籍甚。无曰纷杂，皎然可品。

（清评）古今论文之家，殊无此典博妍秀之作。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难哉！(纪眉)难字一篇之骨。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黄眉)“不薄今人爱古人”，老杜所以度越百家。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叶眉)先秦之言，竟作六朝佳话。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钟眉)同时而轻者，只是知之不深耳。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陈眉)相轻便是相重。(李旁)韩、柳互相推让，末世罕觐。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杨眉)即应上汉武、秦皇、班固、曹植、楼护。(纪眉)确有此三种。酱

甌之议，岂多叹哉！

夫麟凤与麇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麇，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纪眉）此似是而非之见，虽相赏识，亦非知音。

（李旁）悠悠斯世，谁为识真者？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纪眉）又进一层。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已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纪眉）千古症结，数言洞见。

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纪眉）扼要之论，探出知音之本。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陈眉）刘勰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钟眉）数语见刘子之心。世远莫见其面，覩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

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

(纪眉)此一段说到音本易知，
乃弥觉知音不逢之可伤。

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陈眉)书亦称香。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赞曰：洪钟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篋，妙鉴乃订。

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叶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魏文帝志之矣。至若知己之难，千载同慨。彦和有如此才，惟沈休文以为奇绝，未闻梁帝宠而异之也。以文臣遇文主，竟等寻常，况不得其主，不际其时者乎！感慨系之。

程器第四十九

《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钟眉）直笔而书，出尽千古文人之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黻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李旁）文举、正平犹是古民之疾。仲宣轻锐以躁竞，孔璋僇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乞货，路粹铺啜而无耻，潘岳诡祷于愍怀，陆机倾仄于贾、郭，（陈眉）忽为平仄，中理中情。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类，并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

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

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器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纪眉）此亦有激之谈，不为典要。

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濬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李旁）大节既亏，安得从减！若夫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陈眉）黄香文少概见。徐幹之沉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陈眉）位隆则不诮，非无疵也。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陈眉）所以无行者必非文人。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纪眉）此种亦

纯是客气。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弭中，散采以彪外，梗楠其质，豫章其干；摘文

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陈眉)知文章之变，即是无法。(黄眉)此篇于文外补修行立功，制作之体乃更完密。

赞曰：瞻彼前修，有懿文德。声昭楚南，采动梁北。

雕而不器，贞干谁则。岂无华身，亦有光国。

序志第五十

(钟眉)《序志》即子长之自叙也。
(纪眉)此全书之总序。古人之序皆在后。《史记》、《汉书》、《法言》、《潜夫论》之类古本，尚班班可考。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

(叶眉)年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

无穷。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

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黄眉）读欧阳子《送

徐无党序》文，岂好辩哉？不得已也！爽然自失矣。

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

（李旁）殆亦想因所致。

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

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

（陈眉）《雕龙》为梦见孔子作耶，乃质之沈约何也？

自生

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

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

（钟眉）刘子好名之心，自道破不讳。

五礼资之

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

本弥甚，将遂讹滥。

（纪眉）全书针对此数语立言。
（李旁）彦和亦未能免此。

盖《周

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

奥，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

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叶眉）全此四者，著作之道备矣。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怵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曹眉）彦和虽是子类，然会其大全，要之中正，所以为难。（李旁）作者自命在此。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

（钟眉）好。正好奇之非，数语说尽。（叶眉）以彦和之才，必会通古义，不敢立新求异，此善用其才者。（纪眉）平允之见。如此，乃可以著书；亦如此，其书乃传。

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

按譬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纪眉）结处自

负不浅。但言不尽意，圣人所难；识在瓶管，何能矩矱？
茫茫往代，既沉予闻；眇眇来世，倘尘彼观也。

赞曰：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

(叶评)人各有能有不能，注经者需理，衡文者需才，彦和不效马、郑者，长于才，短于理也。然则文人止用其所长，立名后世而已，固不能兼擅，又岂可相非乎！

(许驥评)注释自马、郑而下如杜征南、郭景纯，可谓该博矣。若夫盗窃庄注，遗讥后世，则不如无注也。士立志不朽者，非文章何由自见哉！

附 录

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 纪录稿两种(整理稿)

一、文心雕龙札记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

汉世无集名,故《七略》只有诗赋而无文,建安以后始有集部。至晋荀勖分经、史、子、集为四部。挚虞作《文章流别》为选总集之始。原总集之初意,只因分集易散而作,故仅选集散篇文之佳者。因其他已成书者,不至散失,无庸选也。后昭明太子忘其本意,以为集以外皆不得称文,故惟选集部之文,然为例亦不纯,经(序)、史(赞论)、子(《典论》、《过秦论》)等亦有径入者,然总集之初命意,非谓一切佳文,皆在其集中也。

《文心雕龙》始言文、笔之分。盖文、笔之分,实始东汉。然此分之界限,亦各不同。在东汉以诗赋为文,奏札为笔。六朝人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唐人又以诗歌为文,颂铭为笔。(见《一切经音义》)至于阮元之说(言骈体始可称文),更不足道。至于《易》之《文

言》，梁武帝解为“文王之言”，是也。（盖“元者，善之长也。亨者，美之会也”等句，《左传》已引之可证。）

古人之文，大都骈丽有韵，此由古人语简，又不箸竹帛，故必骈而有韵，乃易于记忆。

《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

1. 原 道

“夫玄黄色杂”至“此盖道之文也”：据此数语，则并无字者，亦得称“文”矣。

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文”“章”二字，当互调，当云：“形立则文成，声发则章生。”乐竟为一章。

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此解《文言》，不如梁武之说谛。

制诗缉颂：“制”为“制”之误。

2. 征 圣

夫子文章，可得而闻：此亦未必专指有字之文。

稚圭劝学：此四字为后人所补。

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此二语，文章之要旨。

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晋宋以前之文，类皆衔华而佩实，固不仅孔子一人也。至齐梁以后，渐偏于华矣。（故魏徵言：笃尚艺文，重浮华而弃忠信。）

3. 宗 经

六朝之时，南人文章不能宗经，北人则宗经，如宇文泰使苏绰

拟《大诰》，此宗经之证。唐世文章盖出于苏绰，故必佶屈聱牙。至中唐以后，以至于宋，又渐不宗经而学子矣。

书标七观：见《尚书大传》。

五石、六鹤，以详略成文：见《穀梁传》。

《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因有五例故也。

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仪礼》有“祝辞”。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当梁之时，文学浮靡，达于极点，侯景说帝“文章赋咏不出桑中”，而徐、庾之徒亦起于是时。故斯时刘起于南，苏起于北，皆思以质朴救弊。故《宗经》一篇实为彦和救弊之言。自宋代欧、曾、王、苏以降，以迄今，兹弊又不在淫艳，而专在肤泛矣。

4. 正 纬

纬亦有真有伪。

而八十一篇者：所谓八十一纬也。

虫以叶成字：汉昭帝宫中事。

通儒讨核，谓起哀平：《后汉书·张衡传》已如此说。

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撰讖以定礼：先有今文学派，后有纬书，故以之通经定礼。

尹敏戏其深瑕：尹敏造讖，曰：“君无口，为汉辅。”以愚光武，光武不信之。

三国以后，纬书渐微。梁武、隋炀且禁之矣。彦和生当梁武之世，故《正纬》一篇亦间有迎合之意。

5. 辨 骚

赋推郢卿，骚推屈原。

而楚人之多才乎：骚独起于楚者，因《周南》、《召南》，起于南阳（今湖南）、南郡（今荆州）之间（见《韩诗外传序》）。于此可知中国

诗赋本为楚所始兴，屈原以楚人，而新作《离骚》，固其所也。

淮南作《传》：史公即抄为《屈传》。

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按：《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

体慢于三代：“慢”当从元本作“宪”，发也。

亦自铸伟辞：凡古人作文，皆出自铸，不肯抄袭前人也。

6. 明 诗

此篇彦和颇有心得。

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商只有风、雅，无颂。至周始备。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汉世四言，唯韦孟尚可观，馀均无说焉。

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嵇不及阮。

争价一句之奇：自谢灵运始有此弊，古无是也。

离合之辞：谓长短之句。

7. 乐 府

《艺文志·诗赋略》不分立。诗赋本乎风雅，乐府本乎颂。故乐府亦多无韵者。

乐盲被律：此句未详所谓。

虽慕韶夏：韶夏唯于行大礼时用之。

魏武帝之乐府，尚多悲愤，有关于社会者。

8. 论 赋

《艺文志》屈原赋与他赋不分。

拓字于《楚辞》也：“拓”字不误。

通言则诗赋互称，分言则赋特诗中之一体也。

诗本无赋，通言诗亦有赋，分言则赋为六体之一。郑玄（整理者按：下缺。又，此末二条之上有记录人眉批：“此二条俟质。”）

二、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

原道第一

文学定谊诠国学讲习会略说

文集始于建安，晋荀勖分经、史、子、集，可证也。

魏文帝《典论》、贾谊《过秦论》皆子书类，《文选》亦收此二论，可知文笔固无可分。

《易》“文言”，梁武帝解作“文王之言”，是也。盖“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等句，《左传》已引之，可证。

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文”、“章”二字，当互置。

制（音专）诗缉颂：“制”者，“制”字之误。

征圣第二

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二语文学之圭臬也。晋以前文章，概文实兼备，非仅圣人为然。齐梁而后，渐染浮靡之习。

宗经第三

梁时苏绰拟《大诰》，效《尚书》体，开初唐文学之端。

铭诔箴祝：《仪礼》有“祝辞”。

四教所先：四教者，文、行、忠、信。

侯景言简文帝“赋咏不出桑中”，可知梁时文学，浮靡达于极点。《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

正 纬 第 四

而八十一篇者：所谓八十一纬也。

梁武帝深恶纬书，彦和之作是篇，亦间有迎合之意。

纬书今文学派之流亚也。

尹敏校纬书，加“君无口，为汉辅”二语，世祖知其加沾。

辨 骚 第 五

而楚人之多才乎：案《韩诗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汉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门州，及襄阳、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阳，今河南南阳府、汝州之境。于此可知中国诗赋本为楚所始兴，屈原起于楚，作《离骚》，亦其所也。

“木夫九首”之木。（整理者按：此则文意似不完整。）

体漫于三代：“漫”当从元本作“宪”，发也。

明 诗 第 六

严马之徒：严助、司马相如也。

四言诗，唯韦孟为可观。

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阮嗣宗诗甚佳，嵇则不及也。

争价一句之奇：古诗无此敝。

乐 府 第 七

乐府本于颂，二者皆多无韵。

虽摹韶夏：韶夏唯于行大礼时用之。

诠赋第八

通言诗赋同，别言则赋为诗之一体。
至于“草区禽族”，此类赋权舆于荀卿。

颂赞第九

《风》、《雅》、《颂》三者，在古亦间混杂，如《大雅》“其风肆好”，则《雅》兼言《风》矣。

《说文》无讚字，止作赞。与相谊，同为助。

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史记》止称“太史公曰”，“讚”实始于《汉书》，所以助本文所未了者。《礼记》：“赞，大行。”亦助之谊也。

仲洽，即挚虞。

颂有褒无贬，讚则兼有之。

祝盟第十

祝即后世之“呪”。

祝币史辞：当作“祝币更辞”。

“然则策本书赠”至“因周之祝文也”八句：失当。

铭箴第十一

夫箴诵于官（述己之官守，所以戒其主也），铭题于器：是也。
铭、碑、颂三者实同。汉碑多有称颂、称铭者，唯铭、碑必题于器，颂则可不必也。

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蒿里之谥，铭发幽石：始者偶然得之，后乃人为，即后世神道碑之起原。

诔碑第十二

诔与碑实异，如秦世所勒之碑，概称扬己之功德。

序事如传：为诔之正体，古言“诔”，今言“行状”，唯有韵与无韵之分耳。

其本则传，其文则铭：碑，据彦和所言，正与后世之“家传”相似，唯碑则兼称扬，有异于“家传”耳。

“若夫殷臣诔汤”至“盖诗人之则也”六句：皆颂体，非诔也。

古者树碑于中庭，此言“树之两楹”者，难解。

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是也。

哀吊第十三

《礼记》：“知生者吊，知死者伤。”郑云：“伤者，伤辞。”即此言哀辞也。吊则如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宋大水，公使吊焉，皆吊生者。

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故贾生吊屈原，相如吊二世，皆赋也；扬雄吊屈原，即《反离骚》，亦赋也。陆机之吊魏武，间涉讥刺，则吊之分体也。

杂文第十四

连珠，乃纯然骈文。

谐隐第十五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隐书》十八篇，可知谐隐即诗赋

之一种，为有韵之文，即《东方朔传》所载，亦有韵，故不当列诸杂文后。

史传第十六

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

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言”、“事”二者，实难分，如《尚书》，则间有记事，《国语》则间有记言。

传，即专，即“六寸箴”，所以记事者也，即《孟子》“于传有之”之传。《史记》列传，传之正体也。若《左传》、《毛诗故训传》，皆注疏类，传之变体也。

史迁《史记》，体例皆有所本。《汉书·张骞传》赞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是史迁以前已有“本纪”。“世家”，即“世本”之遗规，唯“表”则为其创体，但与“谱”似，恐即“谱”之变耳。

而氏族难明：《左传》、《世本》皆左丘明所作。《左传》论事实，《世本》载氏族，故于《左传》不再出氏族，《史记》则合《左传》、《世本》而一之。

秉当世之大政者，皆得有《本纪》，故项羽、吕后皆列《本纪》。彦和所言颇涉正统、闰统之见。

荀况称：“录远略近”；当作“录近略远”。

作史以“表”、“志”为最难。彦和于史学颇疏，故止能论“纪”、“传”，不能评“表”、“志”。盖彦和亦一“文胜质”之人。

诸子第十七

录为《鬻子》：彦和所见《鬻子》，已系伪书，唯贾生所引当尚真。

人道见志之书：是子书者，凡发表个人意见者，皆得称之，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

而烟燎之毒不及诸子：王充《论衡》亦言之，其实非也。何者？

经书多言礼制，历史为不可移易之物，若子书则各有是非，议论易涉纵横，为害尤巨。既禁经书，断无不禁子书之理。其所以不残缺者，亦有故。盖子书为当时人书，训诂易解，而信奉其说者易于记忆故也。

虽标论名，归乎诸子：古人云“论”，皆成书；非如后世之单篇论说。

论说第十八

魏之初霸，术兼名法：《隋书·经籍志》所列名家，皆臧否人物，与先秦名家有异。

论说以明晰事理为贵，故文字不厌其繁。彦和务简之说，非也。

论说以释例议礼为最难（指骈文言）。释例若辅嗣之《易略例》，则得矣。议礼若魏晋间议丧服诸文，虽以汪中之能文，亦不能为其后世也。

羞学章句：古人每言不为章句，通训诂而已。

章句之存于今者，唯赵岐《孟子章句》，每章有章旨，殊无要谊，故人羞学之。

（周兴陆整理）

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

周兴陆

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撰成《文心雕龙札记》，已是20世纪学术经典之一，世人皆知。其师章太炎也讲授过《文心雕龙》，知道的人可就不多了。不论是研究章太炎还是研究“龙学”的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章太炎的“龙学”成绩。章太炎早年在日本“国学讲演会”上讲演《文心雕龙》，章氏弟子们的记录稿，至今还尘埋在上海图书馆。多年来颇为热闹的“章学”和“龙学”，竟然没有给予它应有的关注。

章太炎对《文心雕龙》深有研究，早年在日本国学讲演会、晚年在苏州都讲授过《文心雕龙》。而此稿是仅见的讲演记录稿。稿子封面题“朱逖先撰《文心雕龙剖记》不分卷民国间稿本”，包括两种稿本：一为蓝格竖行稿纸，内封题“文心雕龙剖记”，反面题“蓝本五人钱东潜、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张卓身”。正文半叶十行，字体为草书，多有涂抹。另一稿本是右角印有“松屋制”的薄本。内封无题字，正文半叶十行，钢笔字，首页题“文学定谊论国学讲习会略说”。记录人为朱希祖、朱宗莱、沈兼士、张传琨、龚宝铨等人。其中有一张进度表，标明讲习进度和参加者，进度为：“三月十一日，一至八；三月十八日，九至十八；三月廿五日，十九至廿九；四月初一，三十至卅八；四月初八，卅九至五十。”每周一次，五周而毕其事。章太炎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不久即开设并主讲“国学讲习会”，这些人在1906年至1910年内都在日本留学，而且都师事章太炎。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回忆说：“民元前四年（1908）我始偕朱宗莱、龚宝铨、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作人昆仲、钱家治

前往(章太炎处)受业。”章氏回国后,弟子作鸟兽散,难以重新聚首听其师的讲演;而且,朱宗莱已于191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龚宝铨也于1922年病逝,因此这份记录稿上题的“国学讲习会”,只能是指章氏在日本成立的“国学讲习会”。其中一个记录稿的纸张印有“松屋制”三个小字,“松屋”是什么意思呢?国内没有这个专名。我曾就此请教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大木康先生,大木康教授回信说:“‘松屋’不是地名。‘松屋’是一家专门制造原稿纸店(厂)的名字,如中国的‘朵云轩’之类。”这日本造的纸张,也证明了这是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的记录稿。

一、泛文学观的表现

《文心雕龙》的文学观念,其实是较为复杂的,它一方面反对晋宋文章的“讹难”“翻新”,另一方面本身就是用骈体写成的;它的创作理论主要是建立在诗赋骈文创作实践基础上,而文体论部分又论述了三十余种实用文体。正是因为其文学观念的复杂性,《文心雕龙》在清代中后期骈散文的交锋中能够为对立的两派提供理论资源,得到清代学者的重视。纪昀心中的文学范围,要比刘勰狭窄得多,对于刘勰广论各体文章,把二十四种杂文体纳入《书记》篇,他严厉批评说是“笼统敷衍”;而骈文派阮元等人则从《文心雕龙·总术篇》寻找到“文笔论”的理论支持,因此又将刘勰与萧统一起纳入骈文论一派。近代刘师培、黄侃等骈文派学者从刘勰《文心雕龙》中寻找理论支撑点,而散文派也同样如此。桐城派后劲林纾的《春觉斋论文》认为“《文心雕龙》为最古论文之要言”,此书与桐城派的另一位文论家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都多处称引《文心雕龙》,特别是对其“文体论”部分津津乐道。章太炎已经摆脱了畸骈畸散的胶着,强调文学的务实治用,大大扩展“文学”的范围,但他同样也从《文心雕龙》中找到其理论的基石。

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国学讲习会上发表《论文学》的讲演(后

增删成《文学论略》，发表于《国粹学报》，后又易名《文学总略》收入《国故论衡》，提出“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的杂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念，同样也表现在他对《文心雕龙》的讲解中。《剖记》记录章太炎的话说：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问其工拙优劣，故即簿录表谱，亦皆得谓之文，犹一字曰书，全部之书亦曰书。（下文引自《剖记》者，不再赘注）

这正是《文学总略》里所谓“榘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彪彰为准”的说法。从这种“泛文学”观念出发，章太炎称赞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观，说：

《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至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他人者也。

彦和以史传列诸文，是也。昭明以为非文，误矣。

甚至于《文心·原道》里论“道之文”的一段文字，章太炎也从中推导出“并无字者，亦得称‘文’”的结论。章太炎执拗地提出“泛文学”观念，其用意是在针砭阮元等人骈丽文学观的偏狭。而阮元的骈丽文学观是靠推尊萧统《文选》而树立起来的。所以，章太炎要破除骈丽文学观，就不得不从瓦解萧统《文选》入手。集部起源于建安以后，到齐梁时期诗文总集已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著录总集 554 部。其中萧统《文选》是最为著名的一部。萧统对“总集”的理解，见于他的《文选序》，《序》说：“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这实际上是梁代文人讲究辞藻、声律、对偶的华美的文学观念的反映。章太炎在《文学总略》里就批评萧统编纂《文选》“以能文为本”，不录经、史、子的做法，并反证说子书中像《庄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也具有“沉思”、“翰藻”。在《剖记》里，章太炎也严厉地批评萧统，说：

汉世无集名，故《七略》只有诗赋而无文，建安以后始有集

部。至晋荀勖分经、史、子、集为四部。挚虞作《文章流别》为选总集之始,原总集之初意,只因分集易散而作,故仅选集散篇文之佳者。因其他已成书者,不至散失,无庸选也。后昭明太子忘其本意,以为集以外皆不得称文,故推选集部之文,然为例亦不纯,经(序)、史(赞论)、子(《典论》、《过秦论》)等亦有迳入者,然总集之初命意,非谓一切佳文,皆在集中也。

章太炎所谓“总集之初意,因分集易散而作,故仅选集散篇文之佳者”云云,是与《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是一致的。如《提要》说:“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萧统一方面是由于遵循这种体例而不录经、史、子,另一方面他又说总集是“以能文为本”,试图将文章与经、史、子明确分开,表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独立性的加强。但是他又选了经中的《序》、史中的《论赞》、子书中的曹丕《典论·论文》和贾谊的《过秦论》,所以,章太炎批评他“为例亦不纯”,还是有道理的。郁沅曾说萧统“不能从根本性质上把握艺术文学的特征,因而把并非艺术文学的史论、序述也归于文学之中”^①。

阮元等骈文派的另一个理论依据是孔子曾作《易传》中的《文言》。阮元的《文言说》就借孔子的“文言”来张目,说:“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韵比偶之法,错综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文心雕龙·原道》也是把“文言”理解为“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但是章太炎却宁愿取梁武帝对“文言”的解释。《割记》记录章太炎论“文言”说:“《易》‘文言’,梁武帝解作‘文王之言’,是也。”在《文学总略》里他也说:“《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他之所以不同意刘勰而采取梁武帝的解释,并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只是要破除阮元骈丽观的理论基础罢了。此外,阮元等人热衷讨论的“文笔”说,也遭到章太炎的排斥。他说:

《文心雕龙》始言文、笔之分。盖文、笔之分，实始东汉。然此分之界限，亦各不同。在东汉以诗赋为文，奏札为笔。六朝人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唐人又以诗歌为文，颂铭为笔（见《一切经音义》）。至于阮元之说（言骈体始可称文），更不足道。

并抓住《文选》的驳杂批评说：

魏文帝《典论》、贾谊《过秦论》皆子书类，《文选》亦收此二论，可知文笔固无可分。

章太炎在讲演《文心雕龙》中，称赞刘勰的大文学观，纠谬萧统编纂《文选》，排斥“文笔”说，对“文言”二字别立新解，等等，都无非是破除阮元等的骈丽文学观，建树自己的泛文学观念。但是，他的这种文学观念，“实质上只是通过取消文学的特性而倒退到了一个混沌的世界”^②。尽管他持这种文学观有着实际的目的，就是挽救“今之文科”“尚文辞而忽事实”、“重文学而轻政事”^③的弊端；但却是与20世纪初文学观念的近代化趋向是相违背的，也难以得到世人的认同。除了鲁迅的“默然不服”外，就是这位记录者朱希祖，也由信而疑。朱希祖1916年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④，是持章太炎的所谓“泛文学观”；但是两年后，他发表文章《文学论》^⑤，自我检讨说：“鄙人二年以前，亦持此论，今则深知其未谛”，“二年以来，颇觉此说之不安”。

二、文学史观与文体论

章太炎从泛文学观念出发，对古代文学历史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总体上说，他的文学史观是“半截子的发展观”，“呈现出一半儿进化论，一半儿退化论的特点”^⑥。这也表现在他讲演《文心雕龙》的相关论述中。他论《征圣》篇“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几句，说：

二语，文学之圭臬也。晋以前文章，概文实兼备，非仅圣

人为然。齐、梁而后，渐染浮靡之习。

晋、宋以前之文，类皆衔华而佩实，固不仅孔子一人也。至齐、梁以后，渐偏于华矣。（故魏徵言：笃尚艺文，重浮华而弃忠信。）

章太炎推崇魏晋的文章，称赞魏晋文章衔华佩实，这与他在《论式》里所提出“以魏晋为法”的观念是一致的。在《与人论文书》、《葑汉闲话》等文章中也表达同一意思。如《葑汉闲话》就说：“观晋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饰，真如飘风涌泉，绝非人力。萧《选》以‘沉思’‘翰藻’为主，故所弃反多耳。”而齐、梁以后，文章渐趋华伪。章太炎把刘勰的《文心雕龙》放到这个背景中，指出刘勰针砭现实的意义：

侯景言简文帝“赋咏不出《桑中》”，可知梁时文学，浮靡达于极点。《宗经》一篇，殆彦和救弊之言欤！

在南朝弥漫着浮艳华伪文风的同时，北方的苏绰效法《尚书》体，拟作《大诰》，提出宗经复古。章太炎肯定苏绰宗经复古的文学史意义，说：

梁时苏绰拟《大诰》，效《尚书》体，开初唐文学之端。

六朝之时，南人文章不能宗经，北人则宗经，如宇文泰使苏绰拟《大诰》，此宗经之证。唐世文章盖出于苏绰，故必佶屈聱牙。至中唐以后，以至于宋，又渐不宗经而学子矣。

当梁之时，文学浮靡，达于极点，侯景说帝“文章赋咏不出桑中”，而徐、庾之徒亦起于是时。故斯时刘起于南，苏起于北，皆思以质朴救弊。故《宗经》一篇实为彦和救弊之言。自宋代欧、曾、王、苏以降，以迄今，兹弊又不在浮艳，而专在肤泛矣。

但是，苏绰的复古宗经，为了政治上的托古改制，生硬模仿《尚书》的文风，违背了文学发展的规律，最终还是失败的^⑦。而章太炎竟以为唐代文章劣于苏绰，并进一步贬斥宋代以后的文风，而没有认识到唐宋以后文章新变的积极意义，这显示了朴学家崇尚质

实,反对夸饰的立场,却是倒退、保守的文学史观。

章氏《国故论衡·辨诗》是关于诗歌体制和诗歌史的专论,从总体上看,他对诗歌史的评价也是持倒退的历史观,认为《三百篇》是四言之至,但是到汉魏,四言就衰微了。随之五言诗兴起,而五言之势至唐代又殒尽。自杜甫以下,转入七言,而七言“其势则不可久”,至韩愈、孟郊、元稹、白居易又衰落了。关于诗歌的兴起,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曾提出“诗歌之文学,独出于北方之学派者”,而章太炎则从“夏音即楚音”的角度加以发挥,认为诗赋起源于南方。他讲论《辨骚》“楚人之多才乎”一句说:

案:《韩诗序》曰:“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汉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门州,及襄阳、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阳,今河南南阳府、汝州之境。于此可知中国诗赋本为楚所始兴,屈原起于楚,作《离骚》,亦其所也。

骚独起于楚者,因《周南》、《召南》,起于南阳(今湖南)、南郡(今荆州)之间(见《韩诗外传序》)。于此可知中国诗赋本为楚所始兴,屈原以楚人,而新作《离骚》,固其所也。

这与王国维之论,虽异实同,都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文学,实是20世纪初盛行的风气。关于乐府,《辨诗》里说:“乐府或时无韵,是犹《周颂》诸篇,不应常节,盖其逗留曲折,非韵所持,固诗之特异也。”在讲演中则径直表述为:“诗赋本乎《风》《雅》,乐府本乎《颂》,故乐府亦多无韵者。”对于乐府诗的评价,他也是以尚质的标准称赞被钟嵘《诗品》列入下品的曹操乐府,说:“魏武之乐府,尚多悲愤,有关于社会者。”对于谢灵运的诗歌追求辞彩繁富,他提出严厉的批评,讲论《明诗》篇“争价一句之奇”句说:“古诗无此弊,自谢灵运始有此弊。”在《国故论衡·辨诗》里,他论谢灵运说:

玄言之杀,语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云物,则谢灵运为之主。然则《风》、《雅》道变,而诗又几为赋。

两者可以相互发明。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诗学观念还是较为保守的,如他说

“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对于新兴的五言诗没有给予足够的认识，对于晋代以来的华美诗风，给予过多的否定。这些都是儒家诗论的束缚，与钟嵘《诗品》相比，显得较为保守。钟嵘《诗品》不仅专对五言诗而论，还能肯定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对于谢灵运，也给予上品的位置。但是章太炎在讲演中却称赞《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此篇，彦和颇有心得。”细究起来，章太炎不是肯定刘勰能不违背儒家文学观，他对儒家文学观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讲解《辨骚》“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二句时，他说：“《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正是对汉人解释《离骚》“依经立论”的批判；在讲论《诸子》篇时还说过：“是子书者，凡发表个人意见者，皆得称之，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充满着近代反对儒家专制思想的光辉。他肯定刘勰的《明诗》篇，是称赞其中“尚质”的观念。在讲论《史传》篇时，他还责怪刘勰不能评论“表”与“志”，批评刘勰“亦一‘文胜质’之人”。显然，这都是他泛文学观念的表现。

章太炎是近代大力破除经学偶像的学者，在讲解《文心雕龙》时，他说过“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之类话。但是，章太炎并不反对“宗经”的观念，对中古而下，文章不能宗经，他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讲解《宗经》时说：“自宋代欧、曾、王、苏以降，以迄今，兹弊又不在淫艳，而专在肤泛矣。”如果说匡正六朝“淫艳”之弊，是刘勰《宗经》之意旨的话，那么可以说，匡正宋代以来的“肤泛”之弊，则正是章太炎论文学的出发点。

章太炎喜爱魏晋文章，对汉魏晋的文体也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讲论《哀吊》中“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时，他举例说：

故贾生吊屈原，相如吊二世，皆赋也，扬雄吊屈原，即《反离骚》，亦赋也。陆机之吊魏武，间涉讥刺，则吊之分体也。

章太炎在《正庸送》曾说过：“贾谊《吊屈原》，相如《吊二世》，录在赋篇。其特为文辞，而迹可见于今者。若弥衡《吊张衡》，陆机

《吊魏武帝》，斯皆异时致闵，不当棺柩之前，与旧礼言吊者异。”正好可与上面所论对参。刘勰在《诔碑》篇论碑体说：“其本则传，其文则铭。”把“碑”与“传”等同起来。章太炎辨析这两种文体的不同，说：

碑，据彦和所言，正与后世之“家传”相似。唯碑则兼称扬，有异于“家传”耳。

后来，骆鸿凯在《文选学》里说：“碑文之作，乃子孙为其父祖，弟子为其师尊，亲故为其亲故。揆之人情，宜以颂扬为本。”正可印证章氏所论不虚。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建立在魏晋时期文体发展新变的基础上，而章太炎论文体则更多地从朴学的立场探询某种文体的渊源和本来的文体规范，因此，对《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章太炎时有辨正。如刘勰将“赞”与“颂”两种文体合在一起，的确，自东汉以来，“赞”和“颂”的文体界限渐渐消泯了。而章太炎作文字学的溯源，说“赞”的本义是“与相谊，同为助”，强调赞与颂的分别，说“颂有褒无贬，赞则兼有之。”^⑧他辨析铭、碑、颂，说：“铭、碑、颂三者实同。汉碑多有称颂、称铭者，唯铭、碑必题于器，颂则可不必也。诔与碑实异，如秦世所勒之碑，概称扬己之功德。”最近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开始注意到“文体论”，章太炎的论断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三、《文心雕龙》的文字校勘

通过把讲演记录稿中《文心雕龙》的文字与现存各种版本相对照，可以发现章太炎讲演《文心雕龙》，主要依据的是养素堂黄叔琳辑注本。黄叔琳辑注，充分吸收了前代“龙学”成果，特别是大量迻录明代梅庆生的校注，是清代“龙学”的重要著作。章太炎精于朴学，因此能够在前代学者的校勘之外，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也需要我们联系“龙学”史，给予辨析。

(1)《原道》篇“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从未有人指

出二句的问题,而章太炎说:“‘文’、‘章’二字,当互置。当云:‘形立则文成,声发则章生。’”章氏的依据是《说文解字》。《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文学总略》也曾说:“言其采色发扬谓之文;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

(2)《原道》篇“制诗缉颂”,黄叔琳未校。章氏说:“‘制’者,‘制’字之误。”按:明徐燊校云:制,当作“制”;后来,李详1909年发表的《文心雕龙补注》也说:“此‘制’字疑为‘制’之讹。”

(3)《辨骚》篇“体慢于三代”,黄叔琳校曰:“元作宪,朱据宋本《楚辞》改。”但是章太炎不同意黄叔琳的校正,章氏说:“‘慢’当从元本作‘宪’,发也。”后来出世的唐写本正是“宪”,可见元本不误。章太炎的辨正是正确的。

(4)《明诗》篇“离合之辞”,黄叔琳注:“《文章缘起》孔融作四言离合诗。”但是,章太炎却解释说:“谓长短之句。”这是错误的。后来,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纬书多言卯金刀以射刘字,又当涂高射魏字,音之于射曹字。”可从。

(5)《诠赋》篇“拓宇于楚辞也”,黄叔琳注:“‘拓’疑作‘括’。”章太炎辨正说:“‘拓’字不误。”清姚范、纪昀、李详均说“拓”字不误,唐写本正是作“拓”字,可见章氏的校勘是正确的。

(6)《祝盟》篇“祝币史辞”,“史”字诸家无异文,但章太炎校曰:“当作‘祝币更辞’”。似乎无据。《左传·成公五年》:“祝币,史辞,以礼焉。”《左传·昭公十七年》:“祝,用币;史,用辞。”

(7)《诔碑》篇“若夫殷臣诔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这数句中“诔汤”的“诔”,应是“詠”字之误。唐写本正作“詠”。明清本包括黄叔琳本都作“诔汤”,所以造成误解。纪昀坦言:“‘诔汤’之说未详。”章太炎讲解这六句提到的《玄鸟》、《生民》说:“皆颂体,非诔也。”其实章氏是误解刘勰把《玄鸟》和《生民》视为“诔”。如果知道这原是“咏汤”之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8)《诔碑》篇“宗庙有碑,树之两楹”句,章太炎质疑说:“古者

树碑于中庭，此言‘树之两楹’，难解。”清人刘宝楠也说两楹不得有碑，刘勰有误。^⑨后来范文澜对此给予切当的解释。其《文心雕龙注》说：“‘树之两楹’：谓碑树于中庭，其位置当东楹、西楹两楹之间。”

(9)《史传》篇“荀况称：‘录远略近’”，语出《荀子·非相篇》“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但是，刘勰的意思正与荀子相反。所以一直引起后人的疑问。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就开始怀疑这句有误，以为正确的说法是“远略近详。”近几十年来的“龙学”研究者对此句是否舛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依据《韩诗外传》三“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一句，校正说“‘录远略近’四字之消次甚明，当乙作‘录近略远’或‘略远录近’始合。”^⑩现在，我们从这份记录稿看出，章太炎早在1906年就已经径直指出“录远略近”，“当作‘录近略远’。”

此外，章太炎在讲演中还考辨刘勰一些论断是否精当。如《诸子》篇说秦火“烟燎之毒不及诸子”，章氏辨析说：

王充《论衡》亦言之，其实非也。何者？经书多言礼制，历史为不可移易之物，若子书则各有是非，议论易涉纵横，为害尤巨。既禁经书，断无不禁子书之理。其所以不残缺者，亦有故。盖子书为当时人书，训诂易解，而信奉其说者，易于记忆故也。

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后来范文澜《注》也指出彦和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恐非事实。像这类富有心得的论断，在《文心雕龙剖记》里还有一些，如“论说以明晰事理为贵，故文字不厌其繁。彦和务简之说，非也”等等，对于研究“龙学”和中古时期的文体，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我们珍视。

① 郁沅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② 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页。

- ③ 章太炎《救学弊论》，另，胡适曾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里说，章太炎是有意与今文学家工华妙之辞相抗而提出文贵质朴的主张。
- ④ 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
- ⑤ 载《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
- ⑥ 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52页。
- ⑦ 参见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83页。
- ⑧ 刘师培讲解《文心雕龙·颂赞篇》也有相似的见解，见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54页。
- ⑨ 刘宝楠《汉石例》卷一，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46页。
- ⑩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5页。

文心雕龙私记

杭县叶瀚学

北齐刘勰《文心雕龙》为吾国修辞学之最古者。其书先辨文体，次论修辞，末终言时代、人才。评论语有心得。坊间通行黄叔琳评注本，注既疏陋，评尤迂鄙，余读之心窃病焉。爰于暇日札录平素所见，表明其得失，揭橥其微旨，目曰“私记”，盖以是为吾一家言云尔。

《雕龙》之论文体，分文笔二者。文指有韵之文言，即古所谓辞；笔指无韵之文言，即古所谓文。自《辨骚》至《谐隐》，皆文也；自《史》、《子》至《书记》，皆笔也。然道、经、纬、子、史，皆专门著述，不得以文论，故强著述而为文，乃西汉末辞章家之见，谓摹拟之文，即为著述，是实为论学之障蔽，不可不加以辨别也。

《文心雕龙》论修辞法分三要：曰思想，《神思》、《体性》二篇是已；曰篇格，《风骨》至《总术》各篇是也；曰评论，《时序》至《程器》是已。《序志》一篇，乃全书之序，此其大要也。

《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蔽在耑为文计，非真论学，故不足取。然时尚习于轻绮，而独欲归本学理，自是彦和见地独高处。然古人著书，初非有意为文也，盖著述文以见理深浅分高下，非以絺章饰句分优劣。彦和之言，似尚未见及此也。

《雕龙》一书，评论学术，虽不免为辞章家积习所囿，然《辨骚》以下各篇，于文体流变、作家美疵，言之均深得其意。如《辨骚》篇云：“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此数语最有分寸。盖古诗以四言为正体，五七杂言均为慢体。诗之由四言而变为五七言也，实由《楚辞》始，视古则

为慢，而在战代则为风雅。举例而证，若荆卿《易水》、项重瞳《垓下》、汉高《大风》，体皆衍乎《楚辞》，可知风雅于战国，非虚言矣。于以知《骚经》尚为慢体之诗，非若赋之别拓新字。此所以轩翥诗后，奋飞辞前乎！

《辨骚》篇末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盖对宋玉后诸赋家力求艳侈，去屈子典诰规讽诸意日远，故为是言也。

《雕龙·明诗》篇，专论四五言以其时所尚然也。惟六朝之时，四言既繁缛远古，而五言亦渐就流靡，故首以言志持情，端其本末，以清润雅丽正其趋，亦深得风人本旨矣。

五言肇始，殆难确考。刘氏以《行露》半章、《沧浪》全歌、优施《暇豫》之辞、汉成时《邪径》之谣，谓倡自三代，成于两汉，亦假拟之语，非定论也。余则谓五七言之变化，当自《楚辞》出。《九歌》《招魂》多五七言错出。与其征之远古，何如求之近世。且汉魏来五言古多孕育于《楚骚》，而祖祢乎《三百》，阅源孰近，亦可知己。

苏李赠答、班婕妤《怨歌》、《古诗十九首》，是后汉三国时人作，必非本人所为。枚乘九首、傅毅《孤竹》，以诗格言，恐亦同时人所拟。观后汉班孟坚《咏史》、蔡文姬《悲愤》，词意皆古拙质直，诎前汉诗人其结句谋篇，转视后来为工乎？夫岂其然！

刘氏论建安七子，谓子建、仲宣为兼善，太冲、公幹为偏美。此以辞华才调为宗，而不以气势、兴会为尚，故其言如此，非笃论也。厥后潘、陆衍子建之绪，而采丰骨柔，不逮远甚。惟太冲《咏史》、景纯《游仙》，师法公幹，尚能具体。又正始而后，刘宋之初，足冠冕诗界，惟阮步兵、陶彭泽。阮旨遥深，陶怀夷旷，其人才力，实非时代所能限制也。

宋齐之交，当推鲍、谢。康乐游山水之诗，革老庄淡泊之风，开模山范水之派。明远飞动俊爽，开有唐射洪、谪仙之先，亦晋宋后一巨擘也。

杂言、杂体，《雕龙》于篇末略及之，不入正论，所见甚是。至新体诸作，于时未及，故不复陈叙。

《雕龙·乐府》篇首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此即与诗界划分清。篇末又云：“昔子政有言，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此彦和于《明诗》篇外，别为《乐府》篇之旨也。

又曰：“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乐体、乐心，分晰极明，乃知诗也者，赋情志而不入歌；乐也者，被声律而饰以文也。又知诗之杂言，本古乐诗，而汉魏以来，文人用以为题，不能入乐，乃变为杂言，故《乐府》篇云：“无诏伶人，事谢弦管也。”今则不特古乐府不能考明其乐体，且并宋元来词曲，亦多若诗之杂言，不能复协弦管矣。

《雕龙·诠赋》篇曰：“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据是知赋者，命自诗钟，居自骚广，与诗骚同源而别派，亦至显矣。

清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谓：“赋有三派：一屈原，一宋玉，一荀卿。”然《雕龙》于赋仅数荀、宋而不及屈，以赋自骚出而实与赋殊，故以为赋之始而不列于赋。按：彦和说是也。

赋有大小，详见本篇。两汉著称，多为大赋。三国而后，则小赋日盛。《雕龙》区别体制，甚为分明。

《诠赋》篇末，甚病侈艳之辞，曰：“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又曰：“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可知彦和之意，在矫绮靡而返乎丽则矣。

《雕龙·颂赞》篇，于颂体正变，言之甚详。惟史岑《和熹皇后颂》与作《出师颂》者为二人。见李善《文选注》。彦和此篇，或系误引。

《雕龙》论颂之体制曰：“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可谓明切。陆士衡《高祖功臣颂》，直是史家论赞，故彦和谓为末代之讹体。他若屈原《橘颂》、王子渊《洞箫颂》、马融《广成颂》，本为赋体而假颂名，似不得一同论列。要之，古人颂辞合正格者，仅扬子云《赵充国颂》、史孝山《出师颂》耳。

《雕龙》以赞为颂之细条，似不明颂赞之别。盖颂只扬功德，赞则兼具褒贬，此其异也。史迁纪传之赞，即系论文。范曄作《后汉书》，始以散文为论，韵言为赞。此等分别，由骈俪渐兴而然，非其本始。若原始而论，则颂本于《诗》，赞本于《春秋》。渊源各殊，不能合并。彦和以颂赞为一，故分晰不能明澈也。

《雕龙·祝盟》篇说祝之源流，谓始于祷神而失于诅祝。按：诅祝之兴，诚起于衰世，然《周礼·司盟》云：“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郑康成注引《春秋传》：“郑伯使卒出豕，行出犬鸡，以诅射颍考叔者。”《毛诗·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传》：“三物：犬豕鸡也。民不相信，则盟诅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鸡。”又《毛诗·大雅·荡》：“侯作侯祝。”《传》：“作、祝，诅。”是祝诅并周时所用，并非为礼之失。彦和此言似失考。

《雕龙》谓“《楚辞·招魂》为祝辞之组纆”。黄叔琳评疑其非。按：《礼记·礼运》：“当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后。”郑注：“招之于天，此即招魂所托始。”足证《招魂》亦告神之词，为祝辞之类也。

《雕龙》以祭文哀策亦属祝辞。按：祭以告亡者之灵，哀策以启灵輶之迁，亦为告神之词，与哀辞吊文不同。

《礼记·檀弓》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据是知盟诅之事亦起于后世，故《雕龙》云：“在昔三王，盟诅不及。”又云：“周衰屡盟，以及要契。”则彦和亦以盟辞之作为末造之事也。

《雕龙》论祝盟之体，谓祝本乎哀敬，盟恃夫忠信，可谓洞究本原矣。

读《文心雕龙私记》

黄霖

叶瀚(1861,一作1863—1933),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字浩吾,室名十二琴斋、晚学庐。早年入张之洞幕。1887年曾发起成立农学会,又与湘乡曾广铨、钱塘汪康年、吴县汪钟霖等发起成立蒙学公会。1901年到上海,创办速成师范学校,参加爱国学社,一时“在教育界甚知名”^①。1903年加入兴中会。后赴云南,游日本。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前后十数年。后回杭州,任浙江大学教授。所著《穀梁释经重辞说》、《扬雄方言存没考》、《六艺通谊》、《上古史》、《中国通史》、《元史札记》、《中国学术史长编》、《中国美术史》及诗文稿等近六十种,合称《晚学庐丛稿》。

今存《文心雕龙私记》一册,亦为《晚学庐丛稿》之一,系未完稿本。作者之所以写作此稿,乃由不满黄叔琳的评注而起。他认为,黄本“注既疏漏,评尤迂鄙”,于是将平日所见录出,以表明他一己之观点,故曰“私记”。

叶瀚此文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价值,就在于较早地结合刚从日本引进的一些修辞与文体的观点来重新认识《文心雕龙》。1902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岛村泷太郎著《新美辞学》一书,其第二节在谈到中国美辞学的变迁时,就提到了《文心雕龙》。1905年5月,上海的开明书店、文明书局和南洋中学堂联合发行了中国第一部现代修词学专著——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同年8月,广智书局又推出了一部由康有为的学生龙伯纯所著的修辞学专著《文字发凡》。汤著所开列的参考书中,除了有日本的几位学者的著作之外,就列了中国的《文心雕龙》与清代唐彪的《读书作文

谱》。龙氏也引述了不少中国古代的修辞论著。同时,汤、龙两书都在论修辞时注意论文体,如龙著在介绍不同的文体分类时,就介绍了一种“四类五十九种”的分法,基本上即据中国传统的分类法,将文体分成四大类,每一类又分若干种,如第一类叙事体,下分叙、记、传、录、志等十五种;第二类议论体,下分议、论、说、解、辩等二十六种;第三类辞令类,包括诏、诰、册、榜等十二种;第四类是诗赋类,包括诗、辞、赋、风、雅、颂等六种。这种分法,与《文心雕龙》十分接近。这无疑也会给叶瀚研究《文心雕龙》以较大的启发。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心雕龙私记》开宗明义就说:

北齐刘勰《文心雕龙》为吾国修辞学之最古者。其书先辨文体,次论修辞,末终言时代、人才。

对于《文心雕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近一个多世纪来,研究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好用一言以概括,或认为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或认为是一部文章学著作。而叶瀚则认为它是一部修辞学著作,先辨文体,次论修辞,大致还是从《文心雕龙》的文本出发来作一定的概括的。根据这样的思路,他认为《文心雕龙》的结构即是:

文心雕龙(道、经、纬等非文,略)	辨文体	文	《辨骚》至《谐隐》
		笔	《史》、《子》至《书记》
	论修辞	思想	《神思》、《体性》二篇
		篇格	《风骨》至《总术》
		评论	《时序》至《程器》
	序言		《序志》

这一思路十分明晰,也自成一说。后陈延杰作《读文心雕龙》(1926)、刘节作《刘勰评传》(1927)都主要是从修辞与文体的角度来论《文心雕龙》的。他们假如未受叶瀚的直接影响,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假如说揭橥《文心雕龙》的大旨为“吾国修辞学之最古者”是叶瀚作《私记》的主要创获的话,那么勇于对刘勰所论直率地提出批

评,“表明其得失”,则是《私记》的主要特色。毫无疑问,在总体上,叶瀚对《文心雕龙》是肯定的,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而且认为它的“评论语有心得”。对于《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等篇的不少具体论点都给予赞扬,说“《辨骚》以下各篇,于文体流变、作家美疵,言之均深得其意”。但与此同时,他对《文心雕龙》也进行了不少批评。相对而言,他的批评语还是比较多的。这与他之前之后的《文心雕龙》研究者相比,都是比较突出的。

他对《文心雕龙》最大的不满是论文与论学不分,著述与文相混淆。这集中地反映在对于《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四篇的批评上。他认为,这些篇章原是论学,“皆专门著述,不得以文论”,而《文心雕龙》又恰恰以文来论学,所以其“蔽在尚为文计,非真论学”。总之,道、经、纬之类是学术问题,论学术是著述而不是文章,“著述文以见理深浅分高下,非以絺章饰句分优劣”,《文心雕龙》将学术问题置于论文著作中本属不伦不类,又以辞章家的眼光来论学就更不足取。叶瀚将《文心雕龙》文、学不分归咎于“西汉辞章家”。但在实际上,从先秦到两汉,文、学不分乃是普遍的现象。魏晋六朝起,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逐渐自觉,但直至清末,中国文人的“文学观”还是很杂。真正对文学的特征有清醒的认识,将“杂文学”与“纯文学”区别开来,就要到叶瀚写这篇文章的时代。因而,在近现代接受了西方文学观影响的叶瀚对《文心雕龙》的这种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

叶瀚对于具体篇章的批评,或是或非,或作进一步生发,或提问题以讨论,或作直接的否定,不是一概而论。如评《辨骚》“《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四句曰:“此数语最有分寸。”评《明诗》篇曰“深得风人本旨”,并进一步举例阐发。然同时对五言诗的起源问题、苏李诗等真伪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又直接指出刘氏论建安七子谓“子建、仲宣为兼善,太冲、公幹为偏美”为“非笃论”。其论《颂赞》篇,首先肯定刘氏论颂体“可谓明切”,论“颂体正

变,言之甚详”,但同时批评刘氏引史岑《和熹皇后颂》为“误引”,将“本为赋体而假颂名”的屈原《橘颂》、王子渊《洞箫颂》、马融《广成颂》“一同论列”为不妥,且“以赞为颂之细条”也有“分晰不能明澈”处。我们不能否认叶瀚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但有些问题还可讨论。如对于《橘颂》等作品是赋体还是颂体的问题,历来有不少辩说。如何焯云:“古人赋颂,通为一名。”刘永济在这基础上撰《屈赋通笺叙论》,详论“颂、诵、赋三名,汉人混用。”^②后范文澜亦云:“《孟子·万章篇》‘颂其诗’,颂诗,即诵诗也。故《橘颂》即《橘诵》,亦即《橘赋》。推之汉人所作,尚存此意。王褒《洞箫颂》即《洞箫诵》,亦即《洞箫赋》。马融《广成颂》即《广成诵》,亦即《广成赋》。盖诵与赋二者音调虽异,而大体可通,故或称颂,或称赋,其实一也。”^③以上诸家,均从辨名的角度来论颂、赋混一,但颂、赋之间确有不同,若从《橘颂》等篇的文本实际出发而论,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尚不若刘师培《左庵文论》将《橘颂》等定之为“颂之变体”为确切^④,这既承认了它们的特殊性,又认同了它们与颂的同一性。假如从文本实际所表现的文体特性来看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叶氏所论,也确有所见。不过,叶氏有的批评则明显失当,如对《颂赞》篇“史岑之述熹后”一句的批评,实为无的放矢,因历史上有两个史岑,刘勰未曾混淆,故不存在“误引”的问题。

叶氏所学,范围极广,尤长于史学,对《文心雕龙》一书,实未专攻,仅据平时札记,录成一编,亦仅论至《祝盟》而已。今不知下文是散佚不存,还是本未成书。就今所见部分而言,虽不十分精深,却亦颇多创见。它作为二十世纪之初刚用现代眼光来研究《文心雕龙》的著述,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① 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3页。

② 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32页。

③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上册第161页。

④ 詹鍈《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2页。

文心雕龙札记

章太炎 讲授

璪錄

(印雜貨店也)

林錢棘泠言

文心彫龍勸言

萬木下

藍卒五人

錢東樞

朱甌先

朱蓬公

沈魚士

張卓身

文心雕龍

上海圖書館藏

古者凡字皆曰文不向其工拙優劣故即傳錄未逆

此中得之文狀一字曰文全於其意也

漢書七十四祗有詩賦而無文

又公玉晉書勅分紙出子人為的詩執筆而大付

筆法別為選題今之好原適人之和意決因

人易散而作故德選

不至散失

此不乃稱文故選今論之文名為例亦不純

序史書論

亦有遂入也。然猶今之初命意如此一切佳文
出在世人中。蓋文者三分實七分虛
天心龍虎相言文章之分東材均而人志均而才均然此分
之四等限亦各有向背以奏札詩姓為文為文章六
經人必有均乃又天均為孝廉人必得親為文
銘銘凡一四字義至于況之說更不足焉。玉于易
之文多果金玉帝知為文王之言是也。(蓋五元女孫)
之長也高也至之會也才力大也引之多也
古人云大都咸均此由古人體尚又不似竹帛故也駢字
有均乃曰易于記憶中乃時執傳世也。

文心雕龙于凡有字中因皆以之文故行世也
曰歌谣逸比侑以文心曰今古不世今已此
美和又高出于他人也

原道

夫玄黃色雜此蓋道之文也按此則曰并字字出
而得文矣

形立則章成矣章成則文生焉
夫章二字皆互補
當云形立則文成矣章成則章生
樂竟為
一章

而乾坤兩儀制曰之之之也天地之心也此制之
君以田疇之說
制之曰之制之

2. 徵聖王

夫子文章可也而曰此上未也者指有字之文

雅圭勸子此の字を人前補

均知也之所以立辭俾其所以成義也此二語為文

章之章其要旨也

書宋小方集

然則至文之雅頤固衡華而修實也
晉宋
 以爲之文類皆謝事不佩實
國不傳凡氣也
 以
 以謝傷于柔
 國矣
 故新微之馬者
 藝文
 重浮華而棄忠信

3. 宗經

六經之時
 人與家
 乃能宗經
 此人則宗經
 以字文
 秦使策
 神
 故宗經
 以
 唐世
 文業
 蓋
 必使
 屈
 勢
 牙
 至中唐
 以後
 至于
 宋
 又漸
 不宗
 經而
 字
 子
 矣

七
也

蘇子瞻

一六六

四

庚子

時

初教

十一

117

4.

故不能宗經傳焉以 当果之時以 乃底达
 于極上 乃果說高又重說詠不才棄中而
 徐廣之說以 起于此時故時時刻起于抑
 勃起于此出因以廣朴拘禁大故宗行一
 實乃為和收禁之以 自宋代既為王
 蘇以降以 迄今在禁者不在以 而豔而者在
 廣後矣

4. 正緯

緯亦有真者何

而八十一篇中所謂八十一篇也

由以華成字原以帝宮中子

通儒討西教得志袁平以儒者張彥傳已入

此說

市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授識以宣祀先有今

天子派由有緯者均通經宣祀

尹敏戲其深既尹敏造識曰君若口為漢輔

以聖聖光武不信之

三口以收緯考漸漸果武隋煬且其

矣產和生當采武世故以緯一

二同有迎名

5. 辨駭

賈推邠卿駭推屈原

而楚人之多才乎駭狃起于楚其因周南召南

楚

南易

今湖南

南郡今荆州

之間

見楚傳序

故地里上郭有蘭皋也

于此乃知中口詩楚

為楚之所必與在屈楚人而此作詭路因共

所也

淮南子傳史少叔為屈傳

及序宣差
難心乃皆合
維曉
又依
三
山
按
離
跨
與
強
鄉
實
不
如
伴

大矣
是
序
人
附
云
之
談

俾慢於三代
慢當以元
休憲
其也

亦自鑄
偉
義
凡
古
人
休
文
出
出
自
鑄
不
肯
如
就
亦
人
也

6. 明詩

此
如
三
言
和
文
有
心
得

自
言
既
旦
周
雅
以
圖
南
方
只
有
風
雅
毛
經
五

周
如
南
南

諱初の言事孟音唱諱世の言唯事孟多又
餘均无祝多

唯稔志清峻既旨逢際稔不及阮
争便一向之言自尔又逢始此被大古无是也
甜合之世收得也知之句

（一）樂府

菰文志詩賦累不六之
李亦以故市府之無均并

樂盲被律此句未詳西昌

皇朝年詔夏詔反惟于以礼时用之
親王等之系府多為然懷古圖于社會也

(8) 詮賦

蘇文志屈原賦乃他賦分八

拓宇於此義也拓字不誤

通之則詩賦互稱公之則賦特詩中之一律也

詩本也賦通之詩本有賦公之則賦為六律之

一部玄

生二系
侯居

△ △

文学定谊论国学讲习会略说

章太炎 讲授

文心雕龍

原道第一

上海圖書館藏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文心雕龍原道第一

徵聖第二

故知正言。所以立辭體要。所以成辭。語之與。之。主。本。其。言。以。所。之。章。擬。之。意。是。其。備。非。僅。聖。人。為。然。亦。梁。而。後。漸。染。以。漸。非。止。也。

宋經第三

宋時蘇綽擬士誥。立為書體。開初書。與。士。止。端。錦。誄。歲。祀。儀。禮。亦。祀。辭。

四教所是。四教者。又。行。忠。信。

侯。皇。不。言。簡。之。帝。賦。詠。不。出。梁。中。可知。宋時。之。與。士。止。端。染。以。漸。非。止。也。宋經。亦。備。弘。壽。和。救。救。士。止。端。

正緯第四

而八十一篇者所謂八十一緯也

梁武帝深悉緯書考和之作是篇法開有迎合
上意

緯書今多學派上法亞也

子鉉校緯書加其無口為漢輔二語世祖知其加法

辨疑第五

而楚人出多乎 案韓詩序曰二南其地在南

都南陽也開漢南部今湖北荊州府荊門州及襄陽

城南立曰三存也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上境云

此可知中國詩賦本為楚所始興至原起于楚作
離騷去其所也

木夫九言也本

體謂于三代「溫當」元書也

明詩第六

司馬也徒「書」司馬相如也

四言詩唯「書」可觀

唯秘志清遠阮之遙深阮嗣宗詩甚佳然則不及也

事偶「句」也奇「十」詩無此新

樂下存八卷七

卷七

樂府本于頌二者皆屬樂部

雖華韶夏商周行大禮時用上

註疏第一

通言詩賦同別言則賦為詩之一體

至於竹區嘉族此類賦權連于奇卿

頌讚第九

風雅頌三者存古六開亦混雜如工雅其風

肆好則雅兼言風矣

故文無讚字止作贊物相證同為助

及經史圖書託讚頌賦是記止傳太史公曰讚

實始於漢書。所以為本之所未。者禮之類也。

行也。易也。證也。

仲治即繫於此。

通亦證也。題證之類也。

和盟第十

和即後世也。

和即後世也。和即後世也。

和即後世也。和即後世也。

和即後世也。

和即後世也。和即後世也。

銘碑公三考意同漢碑多一傳須傳銘者唯銘
碑必題于墓須別可平也

若乃飛廉并三柳上錫蓋公平高里之遠銘
豈幽石始者偶然得之遂乃人為自昂後世稱
碑之起

誄碑第十二

誄物碑宜用矣如素世所勸之碑既傳揚已也
功德

序書如傳為誄止正體古言誄今言行狀唯
才新無新之小百

其本則傳其文則謬碑據考和所言正與後
世之家傳相似唯碑則兼傳揚亦異于家傳
耳

若夫殷臣誅湯至蓋誅人之創也六句皆頌體
非誄也

古者樹碑于中庭以誌之樹也兩樹者難解
夫碑蓋以誌也蓋碑之創也

哀平人第十三

禮記「知生者事之矣死者復之」鄭之傳者復辭也
此之辭也男則如妻穆公使人男公之重耳

宋大北公使弔馬皆弔生書

華過劉經則化而為龍故靈生弔金原相如

弔二世皆龍也楊雄弔金原即互雜騷文也

陸機弔魏道開涉機諷則弔之此體也

襍文第十四

連珠乃純然駢文

諧隱第十五

漢書教之詩賦時載隱事十八篇可知諧隱

即詩賦之一種也詩賦之即車馬傳所載之

才制也平當列諸襍文後

史傳第十六

考知以史傳引諸文是也昭明以爲非人誤矣

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言事則春秋事經則春秋

尚書則春秋記事則春秋國語則春秋記事

傳即春秋即六十四部所以記事者皆在傳

有止止傳史記引傳傳止止體也書在傳

詩故引傳皆注疏類傳止止體也

史記史記體例皆平所平漢書張建傳體例

禹本紀言何出昆侖是史記以前已平本紀

世家即世本之體類唯表則爲其創體但史

譜似恐即譜也辨之耳

而氏族難明左傳世年皆主即所作左傳詳
事蓋世年載氏族故左傳不再出氏族史記
則言左傳世年而一也

事蓋世年止此考皆得左年紀故項伯名信皆
別年紀考和所言顯涉正統閏統之見

荀悅傳錄遠略近高作錄近略遠

作史以表志為命難考和子史通子顯陳故出諸和
傳不能評表志蓋考和六文勝實也人

譜之第十七

經為聖人之書如所見經者已保為真唯可
生所引當為真

入經是主也書曰子書者以經者個人書是
者皆得保也若論經者經者子書類也後
孔過甚乃安入經類

而煙燒土者不及諸也王夫論衡之言也其實
非也何者經書之言體制雖遠為不可移易之
物若子書則各言其是非談論易涉縱橫害
尤且既禁經書則雖不禁子書上理其所以不
殘缺者者乎故蓋子書為當時人書則易解

而信奉其說者易於記憶故也

雖標篇之歸乎諸古人之論皆成書非如後世
上單篇論說

論說第十八

魏之初霸術兼名法隋書經籍志所列名家
皆藏于人物與生業名家十一

論說以明斷事理為貴故文之有斷其繁者
務簡其說非也

論說以釋例議禮為最難（指駢文）釋例若
輔嗣上易例則得是議禮若魏晉問議

喪服諸之難に注中も能文か不能其後世
道徳の章句を人毎に下爲其の通訓は
章句を有する者唯趙はあり其の由來は
旨殊無要故に人盡用之也

文 心 雕 龍

共六人

上女
未上女△

第 次 篇 目

日 期

潜未逃蓬並卓

一	二	三	四	五
一ノ八	九ノ十八	十九ノ廿九	三十ノ卅六	三十九ノ半 (定)

三月十一	三月十八	三月廿五	四月初一	四月初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夢

文心雕龙私记

叶瀚撰

文心雕龍初記

机縣葉瀚學

北齊劉勰文心雕龍為吾國脩辭學之最古者其書

先辨文體次論脩辭末終言時代人才評論語有心

得坊間通行黃叔琳評注本汪琬疏陋評尤迂鄙余

讀之心竊病焉為於暇日札錄平素所見表以世以

失揭鑒其類惜目曰初記蓋以是為第一家言云爾



雕龍之論文體分文筆二者文指有韻之文言即左
所謂辭筆指有韻之文言即左所謂文自辨騷至諸
隱皆文也自史子至書記皆筆也此道鍾偉子史皆
專門著述不得以文論故強著述而為文乃西漢末
辭章家之見謂摹擬之文即為著述是實為論學之
障蔽不可不加以辨別也

文心雕龍論脩辭法分三要曰思想神思體性二篇
是已曰篇格風骨至總術各篇是已曰評論時序至
程器是已序志一篇乃全書之序以其大要也

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四篇藏在篇為文計非真論學
故不足取出時尚習於輕綺而獨欲歸本學理自是
產和見地獨為嚴密古人著書初非有意為文也蓋

善述文以見理深淺分高下非以締章飾句分優劣
吾和之言似未見及此也

雕龍一書評論學術雖不免為辭章家積習所囿然
辨騷以下各篇於文體原委作家美惡言之均深得
其意如辨騷篇云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
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辭賦之英傑也此數語最

有分判蓋古詩以四言為正體五七雜言均為慢體
詩之由四言而變為五七言也實由楚辭視古則
為慢而在戰代則為風雅舉例而證若荆卿易水項
重瞳垓下漢高天風體皆衍乎楚辭可知風雅於我
國非虛言矣於以知騷體為慢體之詩非若賦之
別拓新宇此所以軒轅詩後奮飛辭前乎

辨騷篇末曰酌奇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差
對宋玉後諸賦家力求蘊侈去屈子典誥規規諸云
日遠故為先言也

雕龍明詩篇專論四五言以其時所尚也惟六朝
之時四言既繁傳述古而五言六漸就流靡故首以
言志持端其本末以清潤雅麗正其趨亦深得風人

本名矣
五言肇始殆難確考劉氏以行露序章滄浪全歌優
施暇豫之辭漢成時邪徑之譟謂但自三代成於兩
漢三假擬之語非定論也余則謂五七言之變化當
自楚辭出九歌招魂多五七言銘出與其微之遠古
何如求之近世且漢魏來五言古多採育於楚騷而

祖福牙三石洞源執近亦可知也

蘇李贈崔班婕妤怨歌古詩十九首是後漢三國時
人作必非本人所為枚乘九首傅毅孤竹以詩格重
恐六同時人所擬觀後漢班孟堅詠史蔡文姬悲憤
詞意皆在拙質直詎前漢得人其法句律篇體初自
來為工乎大宜其也

劉氏論建安七子謂子建仲宣為兼善太冲公幹為
偏美此以辭華才調為宗而不以氣勢興會為尚故
其言如此非篤論也願收諸陸弼子建之緒而采聖
骨柔不逮遠矣惟太冲詠史景純游仙師法公幹為
餘具體又正始而後劉宋之初是冠冕詩界惟阮步
吾陶彭澤阮旨遠保陶恬夷曠世人士力實非時代

所能限制也

宋齊之交為推鮑謝康樂游山水之詩羣老莊後伯
之風開模山範水之派以遠飛動俊爽間有康時格
彌仙之先六言常以一巨擘也

雜言雜體雕龍篇末略及之不入正論所見者是
至如體裁作於古未及故不復陳敘

雕龍樂府篇首云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此即與
詩界劃分清篇末又云昔子政有言詩與歌別故略
其樂篇以明標區界此章和移取詩篇別為樂府篇之
旨也
又曰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在聲聲仰務調
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樂體樂心分此極明

乃知待也者賦情志而不入歌樂也者被聲律而飾
以文也又知詩之雜言本古樂詩而漢魏以來文人
用以為題不能入樂乃變為雜言故樂府篇云無託
伶人事謝佺管也今則不特古樂府不能改以世樂
體且並宋元來詞曲六多若詩之雜言不能協佺
管矣

雕龍詮賦篇曰此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
也據是知賦者命自詩鍾居自騷廣與詩騷同源而
別派三玉顯矣
清張惠言七十一家賦鈔序謂賦有三派一屈原一宋
玉一荀况此雕龍詮賦僅數篇宋而不及屈以賦自
騷出而實與賦殊故以為賦之祖而不列於賦按彥

和說是也
賦有大小詳見本篇兩漢著稱多為大賦三國而後
則小賦日盛雕龍區別體製甚為分明
詮則賦篇末甚病侈豔之辭曰文雅新而有質色雅
樸而有本又曰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
莫益勸戒可知矣和之意在矯侈靡而返乎麗則矣

雕龍頌贊篇	柱頌體正變言之	如詳惟史考和奏皇	后頌與作出	師頌者為二人見李善文選注考和此	篇或仔誤引	雕龍論頌之體制曰頌惟典雅辭必清鏗敷寫似賦	而不入華侈之域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成之域可	謂明切陸士衡高祖功臣頌直是史家論贊故考和

功	雕	出	王	融	謂
德	龍	師	古	廣	為
贊	以	頌	人	成	未
則	贊	身	頌	頌	代
兼	為		合	本	之
其	頌		正	為	祀
褒	之		格	賦	體
貶	但		者	體	他
此	條		僅	而	若
其	似		揚	假	屈
異	不		子	頌	原
也	明		雲	名	橘
史	頌		趙	似	頌
遷	贊		免	不	王
化	之		國	得	子
傳	別		頌	上	淵
之	蓋		史	同	蕭
贊	頌		孝	論	頌
即	祇		山	列	馬
係	揚			要	

論	文	范	曄	作	改	漢	書	以	教	文	為	論	韻	言	為	贊	此	等	
分	別	由	駢	儷	漸	興	而	然	非	其	本	然	若	原	始	而	論	則	項
本	於	詩	贊	本	於	春	秋	因	源	者	殊	不	能	合	併	彥	和	以	項
贊	為	一	故	分	析	不	能	明	微	也									
雕	龍	祝	盟	篇	說	祝	之	源	流	謂	然	於	禱	神	而	失	於	祖	祝
按	祖	祝	之	興	誠	起	於	義	世	立	周	禮	司	盟	云	盟	萬	民	之

犯命者祖其不信者鄭康成注引春秋傳鄭仍使卒
出獵行出犬難以祖射穎考叔者毛詩小雅何人斯
出此三物以祖爾斯傳三物犬豕雉也民不相信則
盟祖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雉又毛詩大雅蕩侯作
侯祝傳作祝祖是祝祖並周時所用並非為禮之失
若和此言似失攷

第以啓靈舉之遷六為告神之詞與哀禱而文不同	雕龍以祭文哀策六屬祝辭按祭以告正者三靈哀	辭之類也	於天此即招魂所託以陰招魂六告神之詞為祝	記禮運當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後節注括之	雕龍謂楚辭為祝辭之組纓黃舛琳評於其非按禮

禮記檀弓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	疑據是知盟祖之事一起於成世故雕龍云在若三	王盟祖不及又云周襄王盟以及要契則齊和亦以	盟辭之作爲末造之事也	雕龍論祝盟之體謂祝本乎哀敬盟恃夫忠信可謂	洞究本原矣

后 记

或许是由于长期与“中国文学批评史”打交道的缘故吧，我不知不觉地好像有一种“批评”的情结。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想：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往只是注意研究前人批评文学创作的现象，从纵向的史的描述，再到横向的论的梳理，虽然不断地在深入，但眼睛只注意对文学创作的批评和由此而上升的一些理论，为什么不进一步去注意对于这种批评的批评呢？换句话说，“文学创作”可以作为批评与研究的对象，“文学批评”同样也可以作为批评与研究的对象。于是我就想探索一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或“中国文论研究史”的问题。

同时促使我考虑这一问题的是由于对历代《文心雕龙》批语的收辑。我对《文心雕龙》感兴趣，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记得当时复旦古典组定了六部经典，这就是《诗经》、《楚辞》、《史记》、《文选》、《文心雕龙》与杜诗。《诗经》、《楚辞》相对量不大，边听课边可以通读与背诵。《史记》的量就比较大，我花了一个暑假稀里糊涂地读了一通三家注。《文心雕龙》较难读，我就在另一个暑假里硬着头皮把它翻译了一通。当时，陆侃如、牟世金两先生的翻译本还没有出版，除了靠范文澜的注本外，也接触了明清的其他一些注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4年跟从朱东润老师做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在他给我开出的书目中，当然有

《文心雕龙》。可惜一会儿“四清”，一会儿“文革”，我并未能沉进去。后来，事过境迁，疲于奔命，也不允许我去围着《文心雕龙》转，但我对它还是不能忘情。后来，我发现学校图书馆所藏王欣夫先生的遗书中，特多《文心雕龙》的善本，其中有一种隆庆年间鲁王府刻本，为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后出增订本已收录）、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均未著录。我就充分利用这近水楼台做起了各本批语的汇辑工作。当然，还有一些秘本孤籍分藏在各地，我只能乘出差开会之机，寻访抄录。有的书，曾使我跑过国内外不少图书馆，例如钟惺评本，好几家图书馆所藏之本，只是有名无实，即虽书名或正文前标明为钟惺评点，但在正文中实无评语。后来还是在日本无意中找到了一种真正有钟惺评点的本子。这样，经过多年访求，断断续续，终于把目前所知《文心雕龙》的评本一网打尽，也可谓是了却了平生一愿。今将这些批语汇成一帙，但愿能为“《龙》学家”们研究《文心雕龙》及作《〈文心雕龙〉研究史》之类专著提供一点方便，同时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学者提供一些比较难得的材料。

《文心雕龙》的批语曾以汇辑的形式发表在王元化先生主编的《学术集林》第十五、十六辑上。今重新作了校订增补后嵌入正文，以便观览。在汇辑与整理过程中，曾得到吴兆路、吴双、杨艳琪、杨峰诸君的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史学论略》，原是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时提交的论文，曾收录在《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语言文学卷）》中。这篇文章试图勾勒中国文学批评史学发展的概貌。它实际上表明了我之所以收辑《文心雕龙》批语的更深层次的一种意愿，故附之于前，以代前言。

最后所附三文，都是近现代研究《文心雕龙》的罕见材料。章太炎讲授《文心雕龙》的两种记录稿，在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中虽曾提到，但他未能确证是章太炎的讲课记录。我的学生周兴陆君花了功夫，作了论证，并写了专文，分别载于《中华读书报》、

《复旦学报》等报刊。叶瀚的《文心雕龙私记》，也是由兴陆给我提供了线索，并在上海图书馆文献提供部的帮助下得以阅读与复制的。由于这三种材料未为《龙》学方家普遍注目，又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重要性，故一并录之于后，并附以相关的整理稿与解读文章，以供参考。

王运熙老师研究《文心雕龙》自成一家，享誉当世，今虽年老目衰，仍欣然握管题签，其关爱、勉励之情，自不能忘。

本书能得以出版，全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黄霖

2003年10月30日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